杂阿含经五十卷（第一卷～第十卷）

刘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小乘阿含部

杂阿含经卷第一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观色无常，如是观者，则为正观。正观者，则生厌离；厌离者，喜贪尽；喜贪尽者，说心解脱。如是观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如是观者，则为正观。正观者，则生厌离；厌离者，喜贪尽；喜贪尽者，说心解脱。如是，比丘，心解脱者，若欲自证，则能自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如观无常，苦、空、非我亦复如是。”

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于色当正思惟，观色无常如实知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，于色正思惟，观色无常如实知者，于色欲贪断；欲贪断者，说心解脱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当正思惟，观识无常如实知。所以者何？于识正思惟，观识无常者，则于识欲贪断；欲贪断者，说心解脱。如是心解脱者，若欲自证，则能自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如是正思惟无常，苦、空、非我亦复如是。”

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于色不知、不明、不断、不离欲，则不能断苦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不知、不明、不断、不离欲，则不能断苦。诸比丘，于色若知、若明、若断、若离欲，则能断苦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知、若明、若断、若离欲，则能堪任断苦。”

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于色不知、不明、不断、不离欲、心不解脱者，则不能越生、老、病、死怖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不知、不明、不断、不离欲贪、心不解脱者，则不能越生、老、病、死怖。

“比丘，于色若知、若明、若断、若离欲，则能越生、老、病、死怖。诸比丘，若知、若明、若离欲贪、心解脱者，则能越生、老、病、死怖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知、若明、若断、若离欲贪、心解脱者，则能越生、老、病、死怖。”

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于色爱喜者，则于苦爱喜；于苦爱喜者，则于苦不得解脱、不明、不离欲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爱喜者，则爱喜苦；爱喜苦者，则于苦不得解脱。诸比丘，于色不爱喜者，则不喜于苦；不喜于苦者，则于苦得解脱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不爱喜者，则不喜于苦；不喜于苦者，则于苦得解脱。

“诸比丘，于色不知、不明、不离欲贪、心不解脱，贪心不解脱者，则不能断苦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不知、不明、不离欲贪、心不解脱者，则不能断苦。于色若知、若明、若离欲贪、心得解脱者，则能断苦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知、若明、若离欲贪、心得解脱者，则能断苦。”

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于色不知、不明、不离欲贪、心不解脱者，则不能越生、老、病、死怖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不知、不明、不离欲贪、心不解脱者，则不能越生、老、病、死怖。

“诸比丘，于色若知、若明、若离欲贪、心解脱者，则能越生、老、病、死怖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知、若明、若离欲贪、心解脱者，则能越生、老、病、死怖。”

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于色爱喜者，则于苦爱喜；于苦爱喜者，则于苦不得解脱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爱喜者，则爱喜苦；爱喜苦者，则于苦不得解脱。

“诸比丘，于色不爱喜者，则不喜于苦；不喜于苦者，则于苦得解脱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不爱喜者，则不喜于苦；不喜于苦者，则于苦得解脱。”

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无常及苦空，非我正思惟，

无知等四种，及于色喜乐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过去、未来色无常，况现在色！圣弟子，如是观者，不顾过去色，不欣未来色，于现在色厌、离欲、正向灭尽。如是，过去、未来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况现在识！圣弟子，如是观者，不顾过去识，不欣未来识，于现在识厌、离欲、正向灭尽。如无常，苦、空、非我亦复如是。”

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色无常，无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，非我者亦非我所。如是观者，名真实正观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无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，非我者亦非我所。如是观者，名真实正观。圣弟子，如是观者，厌于色，厌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厌故不乐，不乐故得解脱，解脱者真实智生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色无常，无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，非我者即非我所。如是观者，名真实正观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无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，非我者即非我所。如是观者，名真实正观。圣弟子，如是观者，于色解脱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解脱。我说是等解脱于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苦恼。”

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色无常，若因、若缘生诸色者，彼亦无常。无常因、无常缘所生诸色，云何有常？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若因、若缘生诸识者，彼亦无常。无常因、无常缘所生诸识，云何有常？

“如是，诸比丘，色无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。无常者则是苦，苦者则非我、非我者则非我所。圣弟子，如是观者，厌于色，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。厌者不乐，不乐则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色无常，若因、若缘生诸色者，彼亦无常。无常因、无常缘所生诸色，云何有常？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若因、若缘生诸识者，彼亦无常。无常因、无常缘所生诸识，云何有常？

“如是，比丘，色无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。无常者则是苦，苦者则非我，非我者则非我所。如是观者，名真实正观。圣弟子，如是观者，于色解脱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解脱，我说是等为解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苦恼。”

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众生于色不味者，则不染于色；以众生于色味故，则有染著。如是众生于受、想、行、识不味者，彼众生则不染于识；以众生味受、想、行、识故，彼众生染著于识。

“诸比丘，若色于众生不为患者，彼诸众生不应厌色；以色为众生患故，彼诸众生则厌于色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不为患者，彼诸众生不应厌识；以受、想、行、识为众生患故，彼诸众生则厌于识。

“诸比丘，若色于众生无出离者，彼诸众生不应出离于色；以色于众生有出离故，彼诸众生出离于色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于众生无出离者，彼诸众生不应出离于识；以受、想、行、识于众生有出离故，彼诸众生出离于识。

“诸比丘，若我于此五受阴不如实知味是味、患是患、离是离者，我于诸天、若魔、若梵、沙门、婆罗门、天、人众中，不脱、不出、不离，永住颠倒，亦不能自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“诸比丘，我以如实知此五受阴味是味、患是患、离是离故，我于诸天、若魔、若梵、沙门、婆罗门、天、人众中，自证得脱、得出、得离、得解脱结缚，永不住颠倒，亦能自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

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昔于色味有求有行，若于色味随顺觉，则于色味以智慧如实见；如是于受、想、行、识味有求有行，若于受、想、行、识味随顺觉，则于识味以智慧如实见。

“诸比丘，我于色患有求有行，若于色患随顺觉，则于色患以智慧如实见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患有求有行，若于识患随顺觉，则于识患以智慧如实见。

“诸比丘，我于色离有求有行，若于色随顺觉，则于色离以智慧如实见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离有求有行，若于受、想、行、识离随顺觉，则于受、想、行、识离以智慧如实见。

“诸比丘，我于五受阴不如实知味是味、患是患、离是离者，我于诸天、若魔、若梵、沙门、婆罗门、天、人众中，不脱、不离、不出，永住颠倒，不能自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“诸比丘，我以如实知五受阴味是味、患是患、离是离，我于诸天，若魔、若梵、沙门、婆罗门、天、人众中，已脱、已离、已出，永不住颠倒，能自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

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过去四种说，厌离及解脱，

二种说因缘，味亦复二种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异比丘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善哉！世尊，今当为我略说法要。我闻法已，常独一静处，修不放逸；修不放逸已，当复思惟：‘所以善男子出家，剃除须发，身著法服，信家、非家、出家，为究竟无上梵行，现法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’”

尔时，世尊告彼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比丘快说此言！云‘当为我略说法要，我闻法已，独一静处，修不放逸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。’如是说耶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，比丘，若随使使者，即随使死；若随死者，为取所缚。比丘，若不随使使，则不随使死；不随使死者，则于取解脱。”

比丘白佛：“知已，世尊。知已，善逝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汝云何于我略说法中，广解其义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色随使使、色随使死；随使使、随使死者，则为取所缚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随使使、随使死，随使使、随使死者，为取所缚。世尊，若色不随

使使、不随使死；不随使使、不随使死者，则于取解脱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不随使使、不随使死；不随使使、不随使死者，则于取解脱。如是，世尊，略说法中，广解其义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比丘于我略说法中，广解其义。所以者何？色随使使、随使死，随使使、随使死者，则为取所缚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随使使、随使死，随使使、随使死者，则为取所缚。比丘，色不随使使、不随使死；不随使使、不随使死者，则于取解脱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不随使使、不随使死，不随使使、不随使死者，则于取解脱。”

时，彼比丘闻佛所说，心大欢喜，礼佛而退，独在静处，精勤修习，住不放逸。精勤修习，住不放逸已，思惟所以善男子出家，剃除须发，身著法服，信家、非家、出家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。

时，彼比丘即成罗汉，心得解脱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异比丘来诣佛所。所问如上，差别者：“随使使、随使死者，则增诸数；若不随使使、不随使死者，则不增诸数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汝云何于我略说法中，广解其义？”

时，彼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色随使使、随使死，随使使、随使死者，则增诸数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随使使、随使死，随使使、随使死者，则增诸数。世尊，若色不随使使、不随使死，不随使使、不随使死者，则不增诸数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不随使使、不随使死，不随使使、不随使死者，则不增诸数。如是，世尊，我于略说法中，广解其义。”如是乃至得阿罗汉，心得解脱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有异比丘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合掌白佛言：“善哉！世尊，为我略说法要。我闻法已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住不放逸，所以善男子出家，剃除须发，身著法服，信家、非家、出家学道，为究竟无上梵行，现法身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彼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作是说：‘世尊，为我略说法要，我于略说法中，广解其义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住不放逸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。’汝如是说耶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。比丘，非汝所应之法，宜速断除。断彼法者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。”

时，彼比丘白佛言：“知已，世尊。知已，善逝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云何于我略说法中，广解其义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色非我所应，宜速断除；受、想、行、识非我所应，宜速断除。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。是故，世尊，我于世尊略说法中，广解其义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比丘，汝于我略说法中，广解其义。所以者何？色者非汝所应，宜速断除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非汝所应，宜速断除。断除已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。”

时，彼比丘闻佛所说，心大欢喜，礼佛而退，独一静处，精勤修习，住不放逸；精勤修习，住不放逸已，思惟所以善男子出家，剃除须发，身著法服，正信、非家、出家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。

时，彼比丘成阿罗汉，心得解脱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异比丘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为佛作礼，却住一面，而白佛言：“善哉！世尊，为我略说法要。我闻法已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作如是说：‘世尊，为我略说法要。我闻法已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’耶？”

时，彼比丘白佛言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。若非汝所应，亦非余人所应，此法宜速除断。断彼法已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。”

时，彼比丘白佛言：“知已，世尊。知已，善逝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云何于我略说法中，广解其义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色非我、非我所应，亦非余人所应，是法宜速除断。断彼法已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非我、非我所应，亦非余人所应，宜速除断。断彼法已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。是故，我于如来略说法中，广解其义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云何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义？所以者何？比丘，色非我、非我所应，亦非余人所应，是法宜速除断。断彼法已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非我、非我所应，亦非余人所应，是法宜速除断。断彼法已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。”

时，彼比丘闻佛所说，心大欢喜，礼佛而退，独一静处，精勤修习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。

时，彼比丘心得解脱，成阿罗汉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异比丘从座起，为佛作礼，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为我略说法要。我闻法已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；不放逸住已，思惟所以善男子正信家、非家、出家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彼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今作是说：‘善哉！世尊，为我略说法要。我闻法已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’耶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。比丘，结所系法宜速除断。断彼法已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。”

时，彼比丘白佛言：“知已，世尊。知已，善逝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汝云何于我略说法中，广解其义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色是结所系法，是结所系法宜速除断。断彼法已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结所系法，是结所系法宜速除断。断彼法已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。是故我于世尊略说法中，广解其义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于我略说法中，广解其义。所以者何？色是结所系法，此法宜速除断。断彼法已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是结所系法，此法宜速除断。断彼法已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。”

时，彼比丘闻佛所说，心大欢喜，礼佛而退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心得解脱，成阿罗汉。

深经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异比丘从座起，为佛作礼，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为我略说法要。我闻法已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；不放逸住已，思惟所以善男子正信、非家、出家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彼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今作是说：‘善哉！世尊，为我略说法要。我闻法已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’耶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。比丘，动摇时，则为魔所缚；若不动者，则解脱波旬。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知已，世尊。知已，善逝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汝云何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义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色动摇时，则为魔所缚；若不动者，则解脱波旬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动摇时，则为魔所缚；若不动者，则解脱波旬。是故我于世尊略说法中广解其义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于我略说法中，广解其义。所以者何？若色动摇时，则为魔所缚；若不动者，则解脱波旬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动摇时，则为魔所缚；若不动者，则解脱波旬。”乃至自知不受后有，心得解脱，成阿罗汉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比丘名劫波，来诣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如世尊说，比丘心得善解脱。世尊，云何比丘心得善解脱？”

尔时，世尊告劫波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能问如来心善解脱。善哉！劫波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。劫波，当观知诸所有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悉皆无常；正观无常已，色爱即除；色爱除已，心善解脱。如是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悉皆无常；正观无常已，识爱即除；识爱除已，我说心善解脱。劫波，如是，比丘心善解脱者，如来说名心善解脱。所以者何？爱欲断故。爱欲断者，如来说名心善解脱。”

时，劫波比丘闻佛所说，心大欢喜，礼佛而退。

尔时，劫波比丘受佛教已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，心善解脱，成阿罗汉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尊者罗睺罗往诣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知、云何见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能令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使系著？”

佛告罗睺罗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能问如来：‘云何知、云何见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令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使系著’耶？”

罗睺罗白佛言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佛告罗睺罗：“善哉！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。罗睺罗，当观若所有诸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悉皆非我、不异我、不相在，如是平等慧正观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异我、不相在，如是平等慧如实观。如是，罗睺罗，比丘如是知、如是见。如是知、如是见者，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使系著。罗睺罗，比丘若如是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使系著者，比丘是名断爱欲，转去诸结，正无间等，究竟苦边。”

时，罗睺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罗睺罗：“比丘云何知、云何见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使系著？”

罗睺罗白佛言：“世尊为法主、为导、为覆。善哉！世尊当为诸比丘演说此义，诸比丘从佛闻已，当受持奉行。”

佛告罗睺罗：“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。”

罗睺罗白佛：“唯然，受教！”

佛告罗睺罗：“当观诸所有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异我、不相在，如是平等慧如实观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异我、不相在，如是平等慧如实观。比丘如是知、如是见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使系著。罗睺罗，比丘如是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使系著者，超越疑心，远离诸相，寂静解脱，是名比丘断除爱欲，转去诸结，正无间等，究竟苦边。”

时，罗睺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使增诸数，非我非彼，结系动摇，

劫波所问，亦罗睺罗，所问二经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异比丘来诣佛所，为佛作礼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如世尊说多闻，云何为多闻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今问我多闻义耶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比丘当知：若闻色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寂静法，是名多闻；如是闻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寂静法，是名多闻。比丘，是名如来所说多闻。”

时，彼比丘闻佛所说，踊跃欢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异比丘来诣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如世尊所说法师，云何名为法师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义耶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若于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寂静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寂静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”

时，彼比丘闻佛所说，踊跃欢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异比丘来诣佛所，头面作礼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如世尊说法次法向，云何法次法向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今欲知法次法向耶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比丘，于色向厌、离欲、灭尽，是名法次法向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于识向厌、离欲、灭尽，是名法次法向。”

时，彼比丘闻佛所说，踊跃欢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异比丘来诣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世尊所说，得见法涅槃，云何比丘得见法涅槃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今欲知见法涅槃耶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于色生厌、离欲、灭尽，不起诸漏，必正解脱，是名比丘见法涅槃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于识生厌、离欲、灭尽，不起诸漏，心正解脱，是名比丘见法涅槃。”

时，彼比丘闻佛所说，踊跃欢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异比丘名三蜜离提，来诣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如世尊说说法师，云何名为说法师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汝今欲知说法师义耶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若比丘于色说厌、离欲、灭尽，是名说法师；如是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于识说厌、离欲、灭尽，是名说法师。”

时，彼比丘闻佛所说，踊跃欢喜，作礼而去。

多闻善说法，向法及涅槃，

三蜜离提问，云何说法师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往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在耆阇崛山中。时，有长者子名输屡那，日日游行，到耆阇崛山，诣尊者舍利弗，问讯起居已，却坐一面，语舍利弗言：“若诸沙门、婆罗门于无常色、变易、不安隐色言，我胜、我等、我劣，何故沙门、婆罗门作如是想，而不见真实？

若沙门、婆罗门于无常、变易、不安隐受、想、行、识而言，我胜、我等、我劣，何故沙门、婆罗门作如是想，而不见真实？”

“若沙门、婆罗门于无常色、不安隐色、变易言，我胜、我等、我劣，何所计而不见真实？于无常、变易、不安隐受、想、行、识言，我胜、我等、我劣，何所计而不见真实？输屡那，于汝意云何？色为常、为无常耶？”

答言：“无常。”

“输屡那，若无常，为是苦耶？”

答言：“是苦。”

“输屡那，若无常、苦，是变易法。于意云何？圣弟子于中见色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。”

“输屡那，于意云何？受、想、行、识为常、为无常？”

答言：“无常。”

“若无常，是苦耶？”

答言：“是苦。”

“输屡那，识若无常、苦，是变易法。于意云何？圣弟子于中见识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。”

“输屡那，当知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色不是我、不异我、不相在，是名如实知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识不是我、不异我、不相在，是名如实知。输屡那，如是于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生厌、离欲、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时，舍利弗说是经已，长者子输屡那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时，长者子输屡那见法得法，不由于他，于正法中，得无所畏；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胡跪合掌，白舍利弗言：“我今已度，我从今日归依佛、归依法、归依僧，为优婆塞。我从今日已，尽寿命，清净归依三宝。”

时，长者子输屡那闻舍利弗所说，欢喜踊跃，作礼而去！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在耆阇崛山。时，有长者子名输屡那，日日游行，到耆阇崛山，诣舍利弗所，头面礼足，却坐一面。

时，舍利弗谓输屡那：“若沙门、婆罗门于色不如实知，色集不如实知，色灭不如实知，色灭道迹不如实知故，输屡那，当知此沙门、婆罗门不堪能断色。如是沙门、婆罗门于受、想、行、识不如实知，识集不如实知，识灭不如实知，识灭道迹不如实知故，不堪能断识。

“输屡那，若沙门、婆罗门于色如实知，色集如实知，色灭如实知，色灭道迹如实知故，输屡那，当知此沙门、婆罗门堪能断色。如是，输屡那，若沙门、婆罗门于受、想、行、识如实知，识集如实知，识灭如实知，识灭道迹如实知故，输屡那，当知此沙门、婆罗门堪能断识。

“输屡那，于意云何？色为常、为无常耶？”

答言：“无常。”

又问：“若无常者，是苦耶？”

答言：“是苦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若色无常、苦者，是变易法，圣弟子宁于中见色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。”

“输屡那，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为常、为无常耶？”

答言：“无常。”

又问：“若无常者，是苦耶？”

答言：“是苦。”

又问：“若无常、苦者，是变易法，圣弟子宁于中见识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输屡那，当知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于一切色不是我、不异我、不相在，是名如实知。输屡那，圣弟子于色生厌、离欲、解脱，解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苦恼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识不是我、不异我、不相

在，是名如实知。输屡那，圣弟子于识生厌、离欲、解脱，解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苦恼。”

时，输屡那闻舍利弗所说，欢喜踊跃，作礼已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在耆阇崛山。时，有长者子名输屡那，日日游行，到耆阇崛山，诣舍利弗所，头面礼足，却坐一面。

时，舍利弗告输屡那：“若沙门、婆罗门于色不如实知，色集不如实知，色灭不如实知，色味不如实知，色患不如实知，色离不如实知故，不堪能超越色。若沙门、婆罗门于受、想、行、识不如实知，识集不如实知，识灭不如实知，识味不如实知，识患不如实知，识离不如实知故，此沙门、婆罗门不堪能超越识。若沙门、婆罗门于色、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如实知，此沙门、婆罗门堪能超越色。若沙门、婆罗门于受、想、行、识、识集、识灭、识味、识患、识离如实知，此沙门、婆罗门堪能超越识。

“输屡那，于汝意云何？色为常、为无常耶？”

答言：“无常。”

“无常者，为苦耶？”

答言：“是苦。”

“输屡那，若色无常、苦，是变易法，圣弟子于中宁有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。”

“输屡那，于汝意云何？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为常、为无常？”

答言：“无常。”

“若无常者，是苦耶？”

答言：“是苦。”

“输屡那，若无常苦，是变易法，圣弟子于中宁有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。”

“输屡那，当知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于一切色，不是我、不畏我、不相在，是名如实知。输屡那，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于一切识，不是我、

不异我、不相在，是名如实知。输屡那，圣弟子于此五受阴正观非我、非我所，如是正观于诸世间，无所摄受；无摄受者，则无所著；无所著者，自得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时，长者子输屡那闻舍利弗所说，欢喜踊跃，作礼而去。

杂阿含经卷第二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色非是我。若色是我者，不应于色病、苦生，亦不应于色欲令如是、不令如是。以色无我故，于色有病、有苦生，亦得于色欲令如是、不令如是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比丘，于意云何？色为是常为无常耶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无常，世尊。”

“比丘，若无常者，是苦不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是苦，世尊。”

“若无常、苦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于中宁见有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是故，比丘，诸所有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异我、不相在，如是观察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比丘，多闻圣弟子于此五受阴非我、非我所，如实观察；如实观察已，于诸世间都无所取，无所取故无所著，无所著故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余五比丘：“色非有我。若色有我者，于色不应病、苦生，亦不得于色欲令如是、不令如是。以色无我故，于色有病、有苦生，亦得于色欲令如是、不令如是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比丘，于意云何？色为是常、为无常耶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无常，世尊。”

“比丘，若无常者，是苦耶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是苦，世尊。”

“比丘，若无常、苦，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是故，比丘，诸所有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非我所，如实观察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比丘，多闻圣弟子于此五受阴见非我、非我所，如是观察，于诸世间都无所取，无所取故无所著，无所著故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余五比丘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支提竹园精舍。

尔时，有三正士出家未久，所谓尊者阿㝹律陀、尊者难提、尊者金毗罗。

尔时，世尊知彼心中所念而为教诫：“比丘，此心、此意、此识，当思惟此，莫思惟此，断此欲、断此色，身作证具足住。比丘，宁有色，若常、不变易、正住不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色是无常、变易之法，厌、离欲、灭、寂没。如是色从本以来，一切无常、苦、变易法。如是知已，缘彼色生诸漏害、炽然忧恼皆悉断灭；断灭已，无所著；无所著已，安乐住；安乐住已，得般涅槃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”

佛说此经时，三正士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偷罗国跋提河侧伞盖庵罗树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住于自洲，住于自依；住于法洲，住于法依；不异洲、不异依。比丘，当正观察，住自洲自依、法洲法依，不异洲、不异依。何因生忧悲恼苦？云何有四？何故何系著？云何自观察未生忧悲恼苦而生，已生忧悲恼苦生长增广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世尊法根、法眼、法依，惟愿为说！诸比丘闻已，当如说奉行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比丘，有色，因色系著色，自观察未生忧悲恼苦而生，已生而复增长广大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比丘，颇有色常恒、不变易、正住耶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比丘，色是无常。若善男子知色是无常、苦、变易，离欲、灭、寂静、没，从本以来，一切色无常、苦、变易法知已，若色因缘生忧悲恼苦断，彼断已无所著，不著故安隐乐住，安隐乐住已，名为涅槃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”

佛说此经时，十六比丘不生诸漏，心得解脱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竹园毗舍离，清净正观察，

无常苦非我，五三与十六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不与世间诤，世间与我诤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，若如法语者，不与世间诤。世间智者言有，我亦言有。云何为世间智者言有，我亦言有？比丘，色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世间智者言有，我亦言有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世间智者言有，我亦言有。世间智者言无，我亦言无；谓色是常、恒、不变易、正住者，世间智者言无，我亦言无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常、恒、不变易、正住者，世间智者言无，我亦言无。是名世间智者言无，我亦言无。

“比丘，有世间世间法，我亦自知自觉，为人分别演说显示，世间盲无目者不知不见，非我咎也。诸比丘，云何为世间世间法，我自知，我自觉，为人演说，分别显示，盲无目者不知不见？是比丘，色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是名世间世间法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无常、苦，是世间世间法。比丘，此世间世间法，我自知自觉，为人分别演说显示，盲无目者不知不见。我于彼盲无目不知不见者，其如之何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世人为卑下业，种种求财活命，而得巨富，世人皆知。如世人之所知，我亦如是说。所以者何？莫令我异于世人。诸比丘，譬如一器，有一处人，名为揵茨，有名钵，有名匕匕罗，有名遮留，有名毗悉多，有名婆阇那，有名萨牢。如彼彼所知，我亦如是说。所以者何？莫令我异于世人故。

“如是，比丘，有世间法，我自知自觉，为人分别演说显示，知见而说，世间盲无目者不知不见；世间盲无目者不知不见，我其如之何！比丘，云何世间世间法，我自知

自觉，乃至不知不见？色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是为世间世间法；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是世间世间法。比丘，是名世间世间法，我自知自见，乃至盲无目者不知不见，其如之何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种种子。何等为五？谓根种子、茎种子、节种子、自落种子、实种子。此五种子不断、不坏、不腐、不中风，新熟坚实，有地界而无水界，彼种子不生长增广。若彼种新熟坚实，不断、不坏、不中风，有水界而无地界，彼种子亦不生长增广。若彼种子新熟坚实，不断、不坏、不腐、不中风，有地、水界，彼种子生长增广。

“比丘，彼五种子者，譬取阴俱识；地界者，譬四识住；水界者，譬贪喜。四取攀缘识住。何等为四？于色中识住，攀缘色，喜贪润泽，生长增广；于受、想、行中识住，攀缘受、想、行，贪喜润泽，生长增广。

“比丘，识于中若来、若去、若住、若没、若生长增广。比丘，若离色、受、想、行，识有若来、若去、若住、若生者，彼但有言，数问已不知，增益生痴，以非境界故。色界离贪，离贪已，于色封滞，意生缚断；于色封滞，意生缚断已，攀缘断；攀缘断已，识无住处，不复生长增广。受、想、行界离贪，离贪已，于行封滞，意生触断；于行封滞，意生触断已，攀缘断；攀缘断已，彼识无所住，不复生长增广。不生长故，不作行；不作行已住；住已知足；知足已解脱；解脱已，于诸世间都无所取、无所著；无所取、无所著已，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我说彼识不至东、西、南、北、四维、上、下，无所至趣，唯见法，欲入涅槃、寂灭、清凉、清净、真实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封滞者不解脱，不封滞则解脱。云何封滞不解脱？比丘，攀缘四取阴识住。云何为四？色封滞识住，受、想、行封滞识住，乃至非境界故，是名封滞，故不解脱。云何不封滞则解脱？于色界离贪，受、想、行、识离贪，乃至清净真实，是则不封滞则解脱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受阴：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。我于此五受阴，五种如实知：色如实知，色集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如实知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如实知，识集、识味、识患、识离如实知。

“云何色如实知？诸所有色，一切四大及四大造色，是名色，如是色如实知。云何色集如实知？于色喜爱，是名色集，如是色集如实知。云何色味如实知？谓色因缘生喜乐，是名色味，如是色味如实知。云何色患如实知？若色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是名色患，如是色患如实知。云何色离如实知？若于色调伏欲贪、断欲贪、越欲贪，是名色离，如是色离如实知。

“云何受如实知？有六受身：眼触生受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受，是名受，如是受如实知。云何受集如实知？触集是受集，如是受集如实知。云何受味如实知？缘六受生喜乐，是名受味，如是受味如实知。云何受患如实知？若受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是名受患，如是受患如实知。云何受离如实知？于受调伏欲贪、断欲贪、越欲贪，是名受离，如是受离如实知。

“云何想如实知？谓六想身。云何为六？谓眼触生想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想，是名想，如是想如实知。云何想集如实知？谓触集是想集，如是想集如实知。云何想味如实知？想因缘生喜乐，是名想味，如是想味如实知。云何想患如实知？谓想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是名想患，如是想患如实知。云何想离如实知？若于想调伏欲贪、断欲贪、越欲贪，是名想离，如是想离如实知。

“云何行如实知？谓六思身：眼触生思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思，是名为行，如是行如实知。云何行集如实知？触集是行集，如是行集如实知。云何行味如实知？谓行因缘生喜乐，是名行味，如是行味如实知。云何行患如实知？若行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是名行患，如是行患如实知。云何行离如实知？若于行调伏欲贪、断欲贪、越欲贪，是名行离，如是行离如实知。

“云何识如实知？谓六识身：眼识身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身，是名为识身，如是识身如实知。云何识集如实知？谓名色集，是名识集，如是识集如实知。云何识味如实知？识因缘生喜乐，是名识味，如是识味如实知。云何识患如实知？若识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是名识患，如是识患如实知。云何识离如实知？谓于识调伏欲贪、断欲贪、越欲贪，是名识离，如是识离如实知。

“比丘，若沙门、婆罗门于色如是知、如是见；如是知、如是见，离欲向，是名正向。若正向者，我说彼入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若沙门、婆罗门于色如实知、如实见，于色生厌、离欲，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；若心得解脱者，则为纯一；纯一者，则梵行立；梵行立者，离他自在，是名苦边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七处善、三种观义。尽于此法得漏尽，得无漏，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身作证具足住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云何比丘七处善？

“比丘，如实知色、色集、色灭、色灭道迹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如实知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识集、识灭、识灭道迹、识味、识患、识离如实知。云何色如实知？诸所有色、一切四大及四大造色，是名为色，如是色如实知。云何色集如实知？爱喜是名色集，如是色集如实知。云何色灭如实知？爱喜灭是名色灭，如是色灭如实知。云何色灭道迹如实知？谓八圣道：正见、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是名色灭道迹，如是色灭道迹如实知。云何色味如实知？谓色因缘生喜乐，是名色味；如是色味如实知。云何色患如实知？若色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是名色患，如是色患如实知。云何色离如实知？谓于色调伏欲贪、断欲贪、越欲贪，是名色离，如是色离如实知。

“云何受如实知？谓六受：眼触生受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受，是名受，如是受如实知。云何受集如实知？触集是受集，如是受集如实知。云何受灭如实知？触灭是受灭，如是受灭如实知。云何受灭道迹如实知？谓八圣道：正见乃至正定，是名受灭道迹，如是受灭道迹如实知。云何受味如实知？受因缘生喜乐，是名受味，如是受味如实知。云何受患如实知？若受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是名受患，如是受患如实知。云何受离如实知？若于受调伏欲贪、断欲贪、越欲贪、是名受离，如是受离如实知。

“云何想如实知？谓六想：眼触生想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想，是名为想，如是想如实知。云何想集如实知？触集是想集，如是想集如实知。云何想灭如实知？触灭是想灭，如是想灭如实知。云何想灭道迹如实知？谓八圣道：正见乃至正定，是名想灭道迹，如是想灭道迹如实知。云何想味如实知？想因缘生喜乐，是名想味，如是想味如实知。云何想患如实知？若想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是名想患，如是想患如实知。云何想离如实知？若于想调伏欲贪、断欲贪、越欲贪，是名想离，如是想离如实知。

“云何行如实知？谓六思身：眼触生思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思，是名为行，如是行如实知。云何行集如实知？触集是行集，如是行集如实知。云何行灭如实知？触灭是行灭，如是行灭如实知。云何行灭道迹如实知？谓八圣道：正见乃至正定，是名行灭道迹，如是行灭道迹如实知。云何行味如实知？行因缘生喜乐，是名行味，如是行味如实知。云何行患如实知？若行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是名行患，如是行患如实知。云何行离如实知？若于行调伏欲贪、断欲贪、越欲贪，是名行离，如是行离如实知。

“云何识如实知？谓六识身：眼识身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身，是名为识，如是识如实知。云何识集如实知？名色集是识集，如是识集如实知。云何识灭如实知？名色灭是识灭，如是识灭如实知。云何识灭道迹如实知？谓八圣道：正见乃至正定，是名识灭道迹，如是识灭道迹如实知。云何识味如实知？识因缘生喜乐，是名识味，如是识味如实知。云何识患如实知？若识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是名识患，如是识患如实知。云何识离如实知？若识调伏欲贪、断欲贪、越欲贪，是名识离如实知。比丘，是名七处善。

“云何三种观义？比丘，若于空闲、树下、露地，观察阴、界、入，正方便思惟其义，是名比丘三种观义。

“是名比丘七处善、三种观义。尽于此法得漏尽，得无漏，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取故生著，不取则不著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”

比丘白佛：“唯然，受教！”

佛告比丘：“云何取故生著？愚痴无闻凡夫于色见是我、异我、相在，见色是我、我所而取；取已，彼色若变、若异，心亦随转；心随转已，亦生取著，摄受心住；摄受心住故，则生恐怖、障碍、心乱，以取著故。愚痴无闻凡夫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见我、异我、相在，见识是我、我所而取；取已，彼识若变、若异，彼心随转；心随转故，则生取著，摄受心住；住已，则生恐怖、障碍、心乱，以取著故，是名取著。

“云何名不取著？多闻圣弟子于色不见我、异我、相在，于色不见我、我所、而取；不见我、我所而取已，彼色若变、若异，心不随转；心不随何故，不生取著，摄受心住；不摄受住故，则不生恐怖、障碍、心乱，不取著故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不见我、异我、相在，不见我、我所而取，彼识若变、若异，心不随转；心不随转故，不取著，摄受心住；不摄受心住故，心不恐怖、障碍、心乱，以不取著故，是名不取著。是名

取著、不取著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生则系著，不生则不系著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云何若生则系著？愚痴无闻凡夫于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不如实知故，于色爱喜、赞叹、取著，于色是我、我所而取；取已，彼色若变、若异，心随变异；心随变异故，则摄受心住；摄受心住故，则生恐怖、障碍、顾念，以生系著故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，是名生系著。

“云何不生不系著？多闻圣弟子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如实知。如实知故，不爱喜、赞叹、取著，不系我、我所而取；以不取故，彼色若变、若异，心不随变异；心不随变异故，心不系著，摄受心住；不摄受心住故，心不恐怖、障碍、顾念，以不生不著故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是名不生不系著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受阴。云何为五？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。若诸沙门、婆罗门见有我者，一切皆于此五受阴见我。诸沙门、婆罗门见色是我、色异我、我在色、色在我，见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、异我、我在识、识在我。愚痴无闻凡夫以无明故，见色是我、异我、相在、言我真实不舍；以不舍故，诸根增长；诸根长已，增诸触；六触入处所触故，愚痴无闻凡夫起苦乐觉，从触入处起。何等为六？谓眼触入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入处。

“如是，比丘，有意界、法界、无明界，愚痴无闻凡夫无明触故，起有觉、无觉、有无觉、我胜觉、我等觉、我卑觉、我知我见觉，如是知、如是见觉，皆由六触入故。多闻圣弟子于此六触入处，舍离无明而生明，不生有觉、无觉、有无觉、胜觉、等觉、卑觉、我知我见觉，如是知、如是见已，先所起无明触灭，后明触觉起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受阴。云何为五？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。若沙门、婆罗门以宿命智自识种种宿命，已识、当识、今识，皆于此五受阴；已识、当识、今识，我过去所经。如是色、如是受、如是想、如是行、如是识。若可礙可分，是名

色受阴。指所礙，若手、若石、若杖、若刀、若冷、若暖、若渴、若饥、若蚊、虻、诸毒虫、风、雨触，是名触礙，是故礙是色受阴。复以此色受阴无常、苦、变易。诸觉相是受受阴，何所觉？觉苦、觉乐、觉不苦不乐，是故名觉相是受受阴。复以此受受阴是无常、苦、变易。诸想是想受阴，何所想？少想、多想、无量想，都无所有，作无所有想，是故名想受阴。复以此想受阴是无常、苦、变易法。为作相是行受阴，何所为作？于色为作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为作，是故为作相是行受阴。复以此行受阴是无常、苦、变易法。别知相是识受阴，何所识？识色，识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是故名识受阴。复以此识受阴是无常、苦、变易法。

“诸比丘，彼多闻圣弟子于此色受阴作如是学：‘我今为现在色所食，过去世已曾为彼色所食，如今现在。’复作是念：‘我今为现在色所食，我若复乐著未来色者，当复为彼色所食，如今现在。’作如是知已，不顾过去色，不乐著未来色，于现在色生厌、离欲、灭患、向灭。多闻圣弟子于此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学：‘我今现在为现在识所食，于过去世已曾为识所食，如今现在。我今已为现在识所食，若复乐著未来识者，亦当复为彼识所食，如今现在。’如是知已，不顾过去识，不乐未来识，于现在识生厌、离欲、灭患、向灭，灭而不增，退而不进，灭而不起，舍而不取。于何灭而不增？色灭而不增，受、想、行、识灭而不增。于何退而不进？色退而不进，受、想、行、识退而不进。于何灭而不起？色灭而不起，受、想、行、识灭而不起。于何舍而不取？色舍而不取，受、想、行、识舍而不取。灭而不增，寂灭而住；退而不进，寂退而住；灭而不起，寂灭而住；舍而不取，不生系著；不系著已，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时，众多比丘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我卑下种子，封滞五转七，

二系著及觉，三世阴世食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信心善男子应作是念：‘我应随顺法，我当于色多修厌离住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多修厌离住。’信心善男子即于色多修厌离住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多修厌离住，故于色得厌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得厌；厌已，离欲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信心善男子正信、非家、出家，自念：‘我应随顺法，于色当多修厌住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多修厌住。’信心善男子正信、非家、出家，于色多修厌住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多修厌住已，于色得离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得离。我说是等，悉离一切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尊者阿难曰：“若信心长者、长者子来问汝言：‘于何等法知其生灭？’汝当云何答乎？”

阿难白佛：“世尊，若有长者、长者子来问我者，我当答言：‘知色是生灭法，知受、想、行、识是生灭法。’世尊，若长者、长者子如是问者，我当如是答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应如是答。所以者何？色是生灭法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是生灭法。知色是生灭法者，名为知色；知受、想、行、识是生灭法者，名为知识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尊者阿难曰：“若有诸外道出家来问汝言：‘阿难，世尊何故教人修诸梵行？’如是问者，云何答乎？”

阿难白佛：“世尊，若外道出家来问我言‘阿难，世尊何故教人修诸梵行’者，我当答言：‘为于色修厌、离欲、灭尽、解脱、不生故，世尊教人修诸梵行；为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修厌、离欲、灭尽、解脱、不生故，教人修诸梵行。’世尊，若有外道出家作如是问者，我当作如是答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应如是答。所以者何？我实为于色修厌、离欲、灭尽、解脱、不生故，教人修诸梵行；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修厌、离欲、灭尽、解脱、不生故，教人修诸梵行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为汝说坏、不坏法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诸比丘，色是坏法，彼色灭涅槃是不坏法；受、想、行、识是坏法，彼识灭涅槃是不坏法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郁低迦修多罗，如增一阿含经四法中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拘萨罗国人间游行，于萨罗聚落村北申恕林中住。

尔时，聚落主大姓婆罗门闻：沙门释种子于释迦大姓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、非家、出家学道，成无上等正觉，于此拘萨罗国人间游行，到婆罗聚落村北申恕林中住。又彼沙门瞿昙如是色貌名称，真实功德，天人赞叹，闻于八方，为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，于诸世间、诸天、魔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中，大智能自证知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为世说法，初、中、后善，善义善味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，演说妙法。“善哉应见！善哉应往！善应敬事！”作是念已，即便严驾，多将翼从，执持金瓶、金杖、伞盖，往诣佛所，恭敬奉事。到于林口，下车步进，至世尊所，问讯安不，却坐一面，白世尊曰：“沙门瞿昙，何论何说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我论因说因。”

又白佛言：“云何论因？云何说因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有因有缘集世间，有因有缘世间集；有因有缘灭世间，有因有缘世间灭。”

婆罗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为有因有缘集世间，有因有缘世间集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愚痴无闻凡夫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，不如实知。不如实知故，爱乐于色，赞叹于色，染著心住；彼于色爱乐故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是则大苦聚集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婆罗门，是名有因有缘集世间，有因有缘世间集。”

婆罗门白佛言：“云何为有因有缘灭世间，有因有缘世间灭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多闻圣弟子于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如实知。如实知已，于彼色不爱乐、不赞叹、不染著、不留住；不爱乐、不留往故，色爱则灭；爱灭则取灭，取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灭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婆罗门，是名有因有缘灭世间，是名有因有缘世间灭。婆罗门，是名论因，是名说因。”

婆罗门白佛言：“瞿昙，如是论因，如是说因。世间多事，今请辞还。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宜知是时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礼足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

彼时，毗迦多鲁迦聚落有婆罗门来诣佛所，恭敬问讯，却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我有年少弟子，知天文、族姓，为诸大众占相吉凶，言有必有，言无必无，言成必成，言坏必坏。瞿昙，于意云何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且置汝年少弟子知天文、族姓。我今问汝，随汝意答。婆罗门，于意云何？色本无种耶？”

答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“受、想、行、识本无种耶？”

答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汝言我年少弟子知天文、族姓，为诸大众作如是说，言有必有，言无必无，知见非不实耶？”

婆罗门白佛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于意云何？颇有色常住百岁耶？为异生异灭耶？受、想、行、识常住百岁耶？异生异灭耶？”

答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于意云何？汝年少弟子知天文、族姓，为大众说，成者不坏，知见非不异耶？”

答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于意云何？此法彼法，此说彼说，何者为胜？”

婆罗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此如法说，如佛所说显现开发。譬如有人溺水，能救获彼，能救迷方示路，暗惠明灯；世尊今日善说胜法，亦复如是显现开发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毗迦多鲁迦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即从座起，礼足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阴及受阴。云何为阴？若所有诸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总说色阴。随诸所有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，彼一切总说受、想、行、识阴，是名为阴。云何为受阴？若色

是有漏、是取，若彼色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生贪欲、瞋恚、愚痴及余种种上烦恼心法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，是名受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有漏、无漏法。若色有漏是取，彼色能生爱、恚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有漏是取，彼识能生爱、恚，是名有漏法。云何无漏法？诸所有色无漏非受，彼色若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彼色不生爱、恚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无漏非受，彼识若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不生爱、恚，是名无漏法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信二阿难，坏法郁低迦，

婆罗及世间，除漏无漏法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；还持衣钵，不语众，不告侍者，独一无二，于西方国土人间游行。

时，安陀林中有一比丘，遥见世尊不语众，不告侍者，独一无二；见已，进诣尊者阿难所，白阿难言：“尊者，当知世尊不语众，不告侍者，独一无二而出游行。”

尔时，阿难语彼比丘：“若使世尊不语众，不告侍者，独一无二而出游行，不应随从。所以者何？今日世尊欲住寂灭少事故。”

尔时，世尊游行北至半阇国波陀聚落，于人所守护林中，住一跋陀萨罗树下。时有众多比丘诣阿难所，语阿难言：“今问世尊住在何所？”

阿难答曰：“我闻世尊北至半阇国波陀聚落，人所守护林中跋陀萨罗树下。”

时，诸比丘语阿难曰：“尊者当知，我等不见世尊已久！若不惮劳者，可共往诣世尊？”哀愍故，阿难知时，默然而许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与众多比丘夜过晨朝，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；乞食已，还精舍，举卧具，持衣钵，出至西方人间游行，北至半阇国波陀聚落人守护林中。时，尊者阿难与众多比丘置衣钵，洗足已，诣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于一面坐。

尔时，世尊为众多比丘说法，示、教、利、喜。

尔时，座中有一比丘作是念：“云何知、云何见，疾得漏尽？”

尔时，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，告诸比丘：“若有比丘于此座中作是念‘云何知、云何见，疾得漏尽’者，我已说法言：当善观察诸阴，所谓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分、八圣道分。我已说如是法，观察诸阴。而今犹有善男子不勤欲作、不勤乐、不勤念、不勤信，而自慢惰，不能增进得尽诸漏。若复善男子于我所说法，观察诸阴，勤欲、勤乐、勤念、勤信，彼能疾得尽诸漏。愚痴无闻凡夫于色见是我，若见我者，是名为行。彼行何因？何集？何生？何转？无明触生爱，缘爱起彼行。彼爱何因？何集？何生？何转？彼爱受因、受集、受生、受转。彼受何因？何集？何生？何转？彼受触因、触集、触生、触转。彼触何因？何集？何生？何转？谓彼触六入处因、六入处集、六入处生、六入处转。彼六入处无常有为，心缘起法；彼触受、行受，亦无常有为，心缘起法。如是观者，而见色是我；不见色是我，而见色是我所；不见色是我所，而见色在我；不见色在我，而见我在色；不见我在色，而见受是我；不见受是我，而见受是我所；不见受是我所，而见受在我；不见受在我，而见我在受；不见我在受，而见想是我；不见想是我，而见想是我所；不见想是我所，而见想在我；不见想在我，而见我在想；不见我在想，而见行是我；不见行是我，而见行是我所；不见行是我所，而见行在我；不见行在我，而见我在行；不见我在行，而见识是我；不见识是我，而见识是我所；不见识是我所，而见识在我；不见识在我，而见我在识；不见我在识，复作断见、坏有见；不作断见、坏有见，而不离我慢；不离我慢者，而复见我，见我者即是行。彼行何因？何集？何生？何转？如前所说，乃至我慢。作如是知、如是见者，疾得漏尽。”

佛说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东园鹿母讲堂。

尔时，世尊于晡时从禅觉，于诸比丘前敷座而坐，告诸比丘：“有五受阴。云何为五？谓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。”

时，有一比丘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此五受阴，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耶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还座而问，当为汝说。”

时，彼比丘为佛作礼，还复本座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此五受阴，以何为根？以何集？以何生？以何触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此五受阴，欲为根，欲集、欲生、欲触。”

时，彼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为说五阴即受，善哉所说！今当更问。世尊，阴即受，为五阴异受耶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非五阴即受，亦非五阴异受；能于彼有欲贪者，是五受阴。”

比丘白佛：“善哉！世尊，欢喜随喜，今复更问。世尊，有二阴相关耶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如是！如是！犹若有一人如是思惟：‘我于未来得如是色、如是受、如是想、如是行、如是识。’是名比丘阴阴相关也。”

比丘白佛：“善哉所说！欢喜随喜，更有所问。世尊，云何名阴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诸所有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总说阴，是名为阴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如是，比丘，是名为阴。”

比丘白佛：“善哉所说！欢喜随喜，更有所问。世尊，何因何缘名为色阴？何因何缘名受、想、行、识阴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四大因、四大缘，是名色阴。所以者何？诸所有色阴，彼一切悉皆四大，缘四大造故。触因、触缘，生受、想、行，是故名受、想、行阴。所以者何？若所有受、想、行，彼一切触缘故，名色因、名色缘，是故名为识阴。所以者何？若所有识，彼一切名色缘故。”

比丘白佛：“善哉所说！欢喜随喜，更有所问。云何色味？云何色患？云何色离？云何受、想、行、识味？云何识患？云何识离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缘色生喜乐，是名色味；若色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是名色患；若于色调伏欲贪、断欲贪、越欲贪，是名色离。若缘受、想、行、识生喜乐，是名识味；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无常、苦、变易法，是名识患；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调伏欲贪、断欲贪、越欲贪，是名识离。”

比丘白佛：“善哉所说！欢喜随喜，更有所问。世尊，云何生我慢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愚痴无闻凡夫于色见我、异我、相在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见我、异我、相在，于此生我慢。”

比丘白佛：“善哉所说！欢喜随喜，更有所问。世尊，云何得无我慢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多闻圣弟子不于色见我、异我、相在；不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见我、异我、相在。”

比丘白佛：“善哉所说！更有所问。何所知、何所见，尽得漏尽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诸所有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异我、不相在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比丘，如是知、如是见，疾得漏尽。”

尔时，会中复有异比丘，钝根无知，在无明翳起恶邪见，而作是念：“若无我者，作无我业，于未来世，谁当受报？”

尔时，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，告诸比丘：“于此众中，若有愚痴人，无智无明，而作是念：‘若色无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无我，作无我业，谁当受报？’如是所疑，先以解释彼，云何比丘，色为常耶？为非常耶？”

答言：“无常，世尊。”

“若无常者，是苦耶？”

答言：“是苦，世尊。”

“若无常、苦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于中宁见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是故，比丘，若所有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非我所，如是见者，是为正见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便修厌，厌已离欲，离欲已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时，众多比丘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阴根阴即受，二阴共相关，

名字因二味，我慢疾漏尽。

杂阿含经卷第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受阴。云何为五？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。观此五受阴，是生灭法。所谓此色、此色集、此色灭；此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此识集、此识灭。云何色集？云何色灭？云何受、想、行、识集？云何受、想、行、识灭？爱喜集是色集，爱喜灭是色灭；触集是受、想、行集，触灭是受、想、行灭；名色集是识集，名

色灭是识灭。比丘，如是色集、色灭，是为色集、色灭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集，受、想、行、识灭，是为受、想、行、识集，受、想、行、识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受阴。何等为五？所谓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。善哉！比丘不乐于色，不赞叹色，不取于色，不著于色。善哉！比丘，不乐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不赞叹识，不取于识，不著于识。所以者何？若比丘不乐于色，不赞叹色，不取于色，不著于色，则于色不乐，心得解脱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不乐于识，不赞叹识，不取于识，不著于识，则于识不乐，心得解脱。若比丘不乐于色，心得解脱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不乐，心得解脱，不灭不生，平等舍住，正念正智。彼比丘如是知、如是见者，前际俱见，永尽无余；前际俱见，永尽无余已，后际俱见，亦永尽无余；后际俱见，永尽无余已，前后际俱见，永尽无余，无所封著。无所封著者，于诸世间都无所取；无所取者，亦无所求；无所求者，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受阴。何等为五？谓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。

“云何色受阴？所有色，彼一切四大，及四大所造色，是名为色受阴。复次，彼色是无常、苦、变易之法。若彼色受阴，永断无余，究竟舍离、灭尽、离欲、寂没，余色受阴更不相续、不起、不出，是名为妙，是名寂静，是名舍离，一切有余爱尽、无欲、灭尽、涅槃。

“云何受受阴？谓六受身。何等为六？谓眼触生受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受，是名受受阴。复次，彼受受阴无常、苦、变易之法，乃至灭尽、涅槃。

“云何想受阴？谓六想身。何等为六？谓眼触生想，乃至意触生想，是名想受阴。复次，彼想受阴无常、苦、变易之法，乃至灭尽、涅槃。

“云何行受阴？谓六思身。何等为六？谓眼触生思，乃至意触生思，是名行受阴。复次，彼行受阴无常、苦、变易之法，乃至灭尽、涅槃。

“云何识受阴？谓六识身。何等为六？谓眼识身，乃至意识身，是名识受阴。复次，彼识受阴是无常、苦、变易之法，乃至灭尽、涅槃。

“比丘，若于此法以智慧思惟、观察、分别、忍，是名随信行；超升离生，越凡夫地，未得须陀洹果，中间不死，必得须陀洹果。

“比丘，若于此法增上智慧思惟、观察、忍，是名随法行；超升离生，越凡夫地，未得须陀洹果，中间不死，必得须陀洹果。

“比丘，于此法如实正慧等见，三结尽断知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。比丘，是名须陀洹果；不堕恶道，必定正趣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然后究竟苦边。

“比丘，若于此法如实正慧等见，不起心漏，名阿罗汉；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舍离重担，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，正智心得解脱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受阴，谓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。愚痴无闻凡夫无慧无明，于五受阴生我见系著，使心系著而生贪欲。比丘，多闻圣弟子有慧有明，于此五受阴不为见我系著，使心结缚而起贪欲。

“云何愚痴无闻凡夫无慧无明，于五受阴见我系著，使心结缚而生贪欲？比丘，愚痴无闻凡夫无慧无明，见色是我、异我、相在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是我、异我、相在。如是愚痴无闻凡夫无慧无明，于五受阴说我系著，使心结缚而生贪欲。

“比丘，云何圣弟子有慧有明，不说我系著，使结缚心而生贪欲？圣弟子不见色是我、异我、相在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不见是我、异我、相在。如是，多闻圣弟子有慧有明，于五受阴不见我系著，使结缚心而生贪欲。若所有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正观皆悉无常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正观皆悉无常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受阴，谓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。比丘，若沙门、婆罗门计有我，一切皆于此五受阴计有我。何等为五？诸沙门、婆罗门于色见是我、异我、相在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见是我、异我、相在。如是愚痴无闻凡夫，计我、无明、分别如是观，不离我所；不离我所者，入于诸根；入于诸根已，而生于触，六触入所触，愚痴无闻凡夫生苦乐，从是生此等及余。谓六触身，云何为六？谓眼触入处

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入处。比丘，有意界、法界、无明界，无明触所触。愚痴无闻凡夫言有、言无、言有无、言非有非无、言我最胜、言我相似，我知、我见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多闻圣弟子住六触入处，而能厌离无明，能生于明。彼于无明离欲而生于明，不有、不无、非有无、非不有无、非有我胜、非有我劣、非有我相似，我知、我见。作如是知、如是见已，所起前无明触灭，后明触集起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。

尔时，世尊晡时从禅起，出讲堂，于堂阴中大众前，敷座而坐。尔时，世尊叹优陀那偈：

“法无有吾我，亦复无我所，

我既非当有，我所何由生？

比丘解脱此，则断下分结。”

时，有一比丘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无吾我，亦无有我所，我既非当有，我所何由生？比丘解脱此，则断下分结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愚痴无闻凡夫计色是我、异我、相在；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是我、异我、相在。多闻圣弟子不见色是我、异我、相在；不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是我、异我、相在，亦非知者，亦非见者。此色是无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无常；色是苦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是苦；色是无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无我；此色非当有，受、想、行、识非当有；此色坏有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坏有；故非我、非我所，我、我所非当有。如是解脱者，则断五下分结。”

时，彼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断五下分结已，云何漏尽，无漏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愚痴凡夫、无闻众生于无畏处而生恐畏。愚痴凡夫、无闻众生怖畏：无我、无我所，二俱非当生。攀缘四识住，何等为四？谓色识住、色攀缘、色爱乐、增进广大生长；于受、想、行、识住，攀缘、爱乐、增进广大生长。比丘，识于此处，若来、若去、若住、若起、若灭，增进广大生长。若作是说：更有异法，识若来、若去、若住、若起、若灭、若增进广大生长者。但有言说，闻已不知，增益生痴，以非境界故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，离色界贪已，于色意生缚亦断；于色意生缚断已，识攀缘亦断，识不复住，无复增进广大生长。受、想、行界离贪已，于受、想、行意生缚亦断；受、想

、行意生缚断已，攀缘亦断，识无所住，无复增进广大生长。识无所住故不增长，不增长故无所为作，无所为作故则住，住故知足，知足故解脱，解脱故于诸世间都无所取，无所取故无所著，无所著故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比丘，我说识不住东方、南西北方、四维、上、下，除欲见法，涅槃灭尽，寂静清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生灭以不乐，及三种分别，

贪著等观察，是名优陀那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常当修习方便禅思，内寂其心。所以者何？比丘常当修习方便禅思，内寂其心，如实观察。云何如实观察？此是色、此是色集、此是色灭；此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此是识集、此是识灭。

“云何色集，受、想、行、识集？愚痴无闻凡夫于苦、乐、不苦不乐受，不如实观察；此受集、受灭、受味、受患、受离不如实观察故，于受乐著生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如是纯大苦聚从集而生，是名色集，是名受、想、行、识集。

“云何色灭，受、想、行、识灭？多闻圣弟子受诸苦、乐、不苦不乐受，如实观察；受集、受灭、受味、受患、受离如实观察故，于受乐著灭，著灭故取灭，取灭故有灭，有灭故生灭，生灭故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灭，如是纯大苦聚皆悉得灭，是名色灭，受、想、行、识灭。

“是故，比丘，常当修习方便禅思，内寂其心。比丘，禅思住，内寂其心，精勤方便，如实观察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观察，如是分别、种种分别、知、广知、种种知、亲近、亲近修习、入、触、证二经，亦如是广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常当修习方便禅思，内寂其心。所以者何？修习方便禅思，内寂其心已，如实观察。云何如实观察？如实观察此色、此色集、此色灭；此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此识集、此识灭。云何色集？云何受、想、行、识集？比丘，愚痴无闻凡夫

不如实观察色集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故，乐彼色，赞叹爱著，于未来世色复生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如是广说。彼色生，受、想、行、识生已，不解脱于色，不解脱于受、想、行、识。我说彼不解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纯大苦聚，是名色集，受、想、行、识集。云何色灭，受、想、行、识灭？多闻圣弟子如实观察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，如实知。如实知故，不乐于色，不赞叹色，不乐著色，亦不生未来色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如是广说。色不生，受、想、行、识不生故，于色得解脱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得解脱。我说彼解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纯大苦聚，是名色灭，受想行识灭。是故，比丘，常当修习方便禅思，内寂其心，精勤方便，如实观察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观察，如是乃至作证十二经，亦应广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常当修习方便禅思，内寂其心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，修习方便禅思，内寂其心已，如实观察。云何如实观察？如实知此色、此色集、此色灭；此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此识集、此识灭。

“云何色集，受想行识集？愚痴无闻凡夫不如实知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。不如实知故，乐著彼色，赞叹于色；乐著于色，赞叹色故取；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如是纯大苦聚生，是名色集，受、想、行、识集。

“云何色灭，受、想、行、识灭？多闻圣弟子如实知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。如实知故，不乐著色，不赞叹色；不乐著、赞叹色故，爱乐灭；爱乐灭故取灭，取灭故有灭，有灭故生灭，生灭故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灭，如是纯大苦聚灭。云何多闻圣弟子如实知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识集、识灭、识味、识患、识离如实知？知彼故不乐著彼识，不赞叹于识；不乐著、赞叹识故，乐爱灭；乐爱灭故取灭，取灭故有灭，有灭故生灭，生灭故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灭，如是纯大苦聚灭，皆悉得灭。比丘，是名色灭，受、想、行、识灭。

“比丘，常当修习方便禅思，内寂其心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观察，乃至作证十二经，亦如是广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常当修习方便禅思，内寂其心，如实观察。云何如实观察？如实知此色、此色集、此色灭；此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此识集、此识灭。

“云何色集，受、想、行、识集？缘眼及色眼识生，三事和合生触；缘触生受，缘受生爱乃至纯大苦聚生，是名色集。如是，缘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缘意及法生意识，三事和合生触；缘触生受，缘受生爱，如是乃至纯大苦聚生，是名色集，受、想、行、识集。

“云何色灭，受、想、行、识灭？缘眼及色眼识生，三事和合生触；触灭则受灭，乃至纯大苦聚灭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缘意及法意识生，三事和合生触；触灭则受灭，受灭乃至纯大苦聚灭，是名色灭，受、想、行、识灭。

“是故，比丘，常当修习方便禅思，内寂其心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观察，乃至作证十二经，亦如是广说。

受与生及乐，亦说六入处，

一一十二种，禅定三昧经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有身集趣道及有身集灭道。云何有身集趣道？愚痴无闻凡夫不如实知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。不如实知故，乐色、叹色、著色、住色；乐色、叹色、著色、住色故，爱乐取；缘取有，缘有生，缘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苦恼，如是纯大苦聚生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广说，是名有身集趣道。比丘，有身集趣道，当知即是苦集趣道。

“云何有身集灭道？多闻圣弟子如实知色、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。如实知故，于色不乐、不叹、不著、不住；不乐、不叹、不著、不住故，彼色爱乐灭；爱乐灭则取灭，取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苦恼，纯大苦聚灭。如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如是，是名有身灭道迹。有身灭道迹，则是苦灭道迹，是故说有身灭道迹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当说有及当知，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有身边、有身集边、有身灭边。谛听！善思念之！当为汝说。云何有身边？谓五受阴。云何为五？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，是名有身边。云何有身集边？谓爱、当来有爱、贪、喜俱，彼彼乐著，是名有身集边。云何有身灭边？即此爱、当来有爱、贪、喜俱，彼彼乐著无余断、苦尽、离欲、灭、寂没，是名有身灭边。是故当说有身边、有身集边、有身灭边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当说有及当知，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有身、有身集、有身灭、有身灭道迹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

“云何有身？谓五受阴。云何为五？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，是名有身。

“云何有身集？当来有爱、贪、喜俱，彼彼染著，是名有身集。

“云何有身灭？当来有爱、贪、喜俱，彼彼乐著无余断、苦尽、离欲、灭，是名有身灭。

“云何有身灭道迹？谓八圣道：正见、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是名有身灭道迹。

“是名当说有身、有身集、有身灭、有身灭道迹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余如是说，差别者：当知有身，当知断有身集，当知证有身灭，当知修断有身道迹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当说有及当知，亦如是说。又复差别者：比丘知有身，断有身集，证有身灭，修断有身道，是名比丘断爱欲缚诸结等法，修无间等，究竟苦边。

又复差别者：是名比丘究竟边际，究竟离垢，究竟梵行，纯净上士。

又复差别者：是名比丘阿罗汉尽诸有漏，所作已作，已舍重担，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，正智心解脱。

又复差别者：是名比丘断关、度堑，超越境界，脱诸防逻，建圣法幢。

又复差别者：云何断关？谓断五下分结。云何度堑？谓度无明深堑。云何超越境界？谓究竟无始生死。云何脱诸防逻？谓有爱尽。云何建圣法幢？谓我慢尽。

又复差别者：是名比丘断五枝，成六枝，守护一，依四种，弃舍诸谛，离诸求，净诸觉，身行息，心善解脱，慧善解脱，纯一立梵行，无上士。

其道有三种，实觉亦三种，

有身四种说，罗汉有六种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说所知法、智及智者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

“云何所知法？谓五受阴。何等为五？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，是名所知法。

“云何为智？调伏贪欲、断贪欲、越贪欲，是名为智。

“云何智者？阿罗汉是。阿罗汉者，非有他世死、非无他世死、非有无他世死、非非有无他世死，广说无量，诸数永灭。

“是名说所知法、智及智者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重担、取担、舍担、担者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

“云何重担？谓五受阴。何等为五？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。

“云何取担？当来有爱、贪、喜俱，彼彼乐著。

“云何舍担？若当来有爱、贪、喜俱，彼彼乐著永断无余已、灭已，苦尽、离欲、灭没。

“云何担者？谓士夫是。士夫者，如是名，如是生，如是姓族，如是食，如是受苦乐，如是长寿，如是久住，如是寿命齐限。

“是名为重担、取担、舍担、担者。”

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
“已舍于重担，不复应更取，

重任为大苦，舍任为大乐。

当断一切爱，则尽一切行，

晓了有余境，不复转还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受阴。何等为五？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。愚痴无闻凡夫不如实知色、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。不如实知故，于色所乐、赞叹、系著住，色缚所缚，内缚所缚，不知根本，不知边际，不知出离，是名愚痴无闻凡夫。以缚生，以缚死，以缚从此世至他世；于彼亦复以缚生，以缚死，是名愚痴无闻凡夫。随魔自在，入魔网中，随魔所化，魔缚所缚，为魔所牵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

“多闻圣弟子如实知色、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。如实知故，不贪喜色，不赞叹，不系著住，非色缚所缚，非内缚所缚，知根本、知津济，知出离，是名多闻圣弟子。不随缚生，不随缚死，不随缚从此世至他世，不随魔自在，不入魔手，不随魔所作，非魔所缚，解脱魔缚，离魔所牵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受阴。何等为五？谓色受阴，比丘于色厌、离欲、灭、不起、解脱，是名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厌、离欲、灭、不起、解脱，是名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。比丘亦于色厌、离欲、灭，名阿罗汉慧解脱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厌、离欲、灭，名阿罗汉慧解脱。比丘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，阿罗汉慧解脱有何差别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如来为法根、为法眼、为法依，惟愿世尊为诸比丘广说此义！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！”

佛告比丘：“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未曾闻法，能自觉法，通达无上菩提，于未来世开觉声闻而为说法，谓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、八道。比丘，是名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未得而得，未利而利，知道、分别道、说道、通道，复能成就诸声闻教授教诫；如是说正顺，欣乐善法，是名如来、罗汉差别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受阴。何等为五？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。汝等比丘当观察于色，观察色已，见有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诸比丘白佛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色无我，无我者则无常，无常者则是苦。若苦者，彼一切非我、不异我、不相在，当作是观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弟子于此五受阴观察非我、非我所。如是观察已，于世间都无所取；无所取者，则无所著；无所著者，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断色欲贪，欲贪断已，则色断；色断已，得断知；得断知已，则根本断。如截多罗树头，未来不复更生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欲贪断，乃至未来世不复更生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色起、住、出，则苦于此起，病于此住，老、死于此出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如是说。比丘，若色灭、息、没，苦于此灭，病于此息，老、死于此没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过去、未来色尚无常，况复现在色！多闻圣弟子如是观察已，不顾过去色，不欣未来色，于现在色厌、离欲、灭尽向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

“比丘，若无过去色者，多闻圣弟子无不顾过去色；以有过去色故，多闻圣弟子不顾过去色。若无未来色者，多闻圣弟子无不欣未来色；以有未来色故，多闻圣弟子不欣未来色。若无现在色者，多闻圣弟子不于现在色生厌、离欲、灭尽向；以有现在色故，多闻圣弟子于现在色生厌、离欲、灭尽向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如是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三经，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说圣法印及见清净。谛听！善思！若有比丘作是说：‘我于空三昧未有所得’，而起无相、无所有、离慢知见者，莫作是说。所以者何？若于空未得者而言我得无相、无所有、离慢知见者，无有是处！若有比丘作是说：‘我得空’，能起无相、无所有、离慢知见者，此则善说。所以者何？若得空已，能起无相、无所有、离慢知见者，斯有是处！云何为圣弟子及见清净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佛为法根、法眼、法依，惟愿为说！诸比丘闻说法已，如说奉行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若比丘于空闲处树下坐，善观色无常、磨灭、离欲之法；如是观察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无常、磨灭、离欲之法。观察彼阴无常、磨灭、不坚固、变易法，心乐、清净、解脱，是名为空；如是观者，亦不能离慢、知见清净。复有正思惟三昧，观色相断，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相断，是名无相；如是观者，犹未离慢、知见清净。复有正思惟三昧，观察贪相断，瞋恚、痴相断，是名无所有；如是观者，犹未离慢、知见清净。复有正思惟三昧，观察我、我所从何而生？复有正思惟三昧，观察我、我所，从若见、若闻、若嗅、若尝、若触、若识而生。复作是观察：若因、若缘而生识者，彼识因、缘，为常、为无常？复作是思惟：若因、若缘而生识者，彼因、彼缘皆悉无常。复次，彼因、彼缘皆悉无常，彼所生识云何有常？无常者，是有为行，从缘起，是患法、灭法、离欲法、断知法，是名圣法印、知见清净；是名比丘当说圣法印、知见清净，如是广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毗耶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

尔时，有离车名摩诃男，日日游行，往诣佛所。时，彼离车作是念：“若我早诣世尊所者，世尊及我知识比丘皆悉禅思；我今当诣七庵罗树阿耆毗外道所。”即往诣彼富兰那迦葉住处。

时，富兰那迦葉外道众主，与五百外道前后围绕，高声嬉戏，论说俗事。时，富兰那迦葉遥见离车摩诃男来，告其眷属，令寂静住：“汝等默然！是离车摩诃男是沙门瞿昙弟子，此是沙门瞿昙白衣弟子，毗耶离中最为上首，常乐静寂，赞叹寂静。彼所之诣寂静之众，是故汝等应当寂静。”

时，摩诃男诣彼众富兰那所，与富兰那共相问讯，相慰劳已，却坐一面。时，摩诃男语富兰那言：“我闻富兰那为诸弟子说法：‘无因、无缘众生有垢，无因、无缘众生清净。’世有此论，汝为审有此，为是外人相毁之言？世人所撰，为是法、为非法，颇有世人共论、难问、嫌责以不？”

富兰那迦葉言：“实有此论，非世妄传。我立此论，是如法论；我说此法，皆是顺法，无有世人来共难问而呵责者。所以者何？摩诃男，我如是见、如是说：‘无因、无缘众生有垢，无因、无缘众生清净。’”

时，摩诃男闻富兰那所说，心不喜乐，呵骂已，从座起去，向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却坐一面，以向与富兰那所论事，向佛广说。

佛告离车摩诃男：“彼富兰那为出意语，不足记也。如是，富兰那愚痴，不辨、不善、非因而作是说：‘无因、无缘众生有垢，无因、无缘众生清净。’所以者何？有因、有缘众生有垢，有因、有缘众生清净。

“摩诃男，何因、何缘众生有垢？何因、何缘众生清净？摩诃男，若色一向是苦、非乐、非随乐、非乐长养、离乐者，众生不应因此而生乐著。摩诃男，以色非一向是苦、非乐，随乐、乐所长养、不离乐，是故众生于色染著；染著故系，系故有恼。摩诃男，若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一向是苦、非乐、非随乐、非乐长养、离乐者，众生不应因此而生乐著。摩诃男，以识非一向是苦、非乐，随乐、乐所长养、不离乐，是故众生于识染著；染著故系，系故生恼。摩诃男，是名有因、有缘众生有垢。

“摩诃男，何因、何缘众生清净？摩诃男，若色一向是乐、非苦、非随苦、非忧苦长养、离苦者，众生不应因色而生厌离。摩诃男，以色非一向乐、是苦、随苦、忧苦长养、不离苦，是故众生厌离于色；厌故不乐，不乐故解脱。摩诃男，若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一向是乐、非苦、非随苦、非忧苦长养、离苦者，众生不应因识而生厌离。摩诃男，以受、想、行、识，非一向乐、是苦、随苦、忧苦长养、不离苦，是故众生厌离于识；厌故不乐，不乐故解脱。摩诃男，是名有因、有缘众生清净。”

时，摩诃男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礼佛而退。

知法及重担，往诣观欲贪，

生及与略说，法印富兰那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支提竹园精舍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多闻圣弟子于何所而见无常、苦？”

诸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为法根、法眼、法依，惟愿为说！诸比丘闻已，当如说奉行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多闻圣弟子于色见无常、苦；于受、想、行、识见无常、苦。比丘，色为是常、无常耶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无常，世尊。”

“比丘，无常者是苦耶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是苦，世尊。”

“比丘，若无常、苦，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是故，比丘，所有诸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皆非我、非异我、不相在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弟子如是观察，厌于色、厌受、想、行、识；厌故不乐，不乐故解脱，解脱故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毗耶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多闻圣弟子于何所见非我、不异我、不相在，如是平等正观，如实知见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世尊为法根、法眼、法依，惟愿为说！诸比丘闻已，如说奉行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多闻圣弟子于色见非我、不异我、不相在，是名如实正观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色为是常、为无常耶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无常，世尊。”

又告比丘：“若无常者，是苦不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是苦，世尊。”

“比丘，若无常、苦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于中宁见有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是故，比丘，所有诸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皆非我、不异我、不相在，是名如实正观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弟子如是观察，于色得解脱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得解脱。我说彼解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纯大苦聚。”

佛说此经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色是无常，无常则苦，苦则非我。非我者，彼一切非我、不异我、不相在，如实知，是名正观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弟子于此五受阴非我、非我所观察，如是观察，于诸世间都无所取，无所取故无所著，无所著故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比丘，于何所不见我、异我、相在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世尊为法根、法眼、法依，惟愿为说！诸比丘闻已，如说奉行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于色不见有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于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比丘，色为是常、无常耶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无常，世尊。”

佛言：“比丘，若无常者，是苦不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是苦，世尊。”

“比丘，若无常、苦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是故，比丘，诸所有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异我、不相在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比丘，多闻圣弟子观察五受阴非我、非我所，如是观察者，于诸世间都无所取，无所取者无所著，无所著故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无常色有常者，彼色不应有病、有苦，亦不应于色有所求，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；以色无常故，于色有病、有苦生，亦得不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比丘，于意云何？色为常、为无常耶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无常，世尊。”

“比丘，无常为是苦不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是苦，世尊。”

“比丘，若无常、苦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于中宁见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是故，比丘，诸所有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非我所如实知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弟子正观于色，正观已，于色生厌、离欲、不乐、解脱，受、想、行、识，生厌、离欲、不乐、解脱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色是苦。若色非是苦者，不应于色有病、有苦生，亦不欲令如是，亦不令不如是。以色是苦，以色是苦故，于色病生，亦得于色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比丘，色为常、无常耶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无常，世尊。”

“比丘，无常者是苦不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是苦，世尊。”

“比丘，若无常、苦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是故，比丘，诸所有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异我、不相在，如实观察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弟子于色得解脱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得解脱，我说彼解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纯大苦聚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杂阿含经卷第四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年少婆罗门名郁多罗，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常如法行乞，持用供养父母，令得乐离苦。世尊，我作如是，为多福不？”

佛告郁多罗：“实有多福。所以者何？若有如法乞求，供养父母，令其安乐，除苦恼者，实有大福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如法于父母，恭敬修供养，

现世名称流，命终生天上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年少郁多罗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年少婆罗门名优波迦，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诸婆罗门常称叹邪盛大会，沙门瞿昙亦复称叹邪盛大会不？”

佛告优波迦：“我不一向称叹，或有邪盛大会可称叹，或有邪盛大会不可称叹。”

优波迦白佛：“何等邪盛大会可称叹？何等邪盛大会不可称叹？”

佛告优波迦：“若邪盛大会系群少特牛、水特、水牸，及诸羊犊小小众生悉皆伤杀，逼迫苦切，仆使作人，鞭笞恐怛，悲泣号呼，不喜不乐，众苦作役，如是等邪盛大会，我不称叹，以造大难故。若复大会不系缚群牛，乃至不令众生辛苦作役者，如是邪盛大会，我所称叹，以不造大难故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马祀等大会，造诸大难事，

如是等邪盛，大仙不称叹。

系缚诸众生，杀害微细虫，

是非为正会，大仙不随顺。

若不害众生，造作众难者，

是等名正会，大仙随称叹！

惠施修供养，为应法邪盛，

施者清净心，梵行良福田。

如是大会者，是则罗汉会，

是会得大果，诸天皆欢喜。

自行恭敬请，自手而施与，

彼我悉清净，是施得大果！

慧者如是施，信心应解脱，

无罪乐世间，智者往生彼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优波迦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广说如上。差别者，谓随说异偈言：

“无为无诸难，邪盛时清净，

如法随顺行，摄护诸梵行。

馨香归世界，超过诸凡鄙，

佛于邪盛善，称叹此邪盛。

惠施修供养，邪盛随所应，

净信平等施，梵行良福田。

彼作如是施，是施罗汉田，

如是广大施，诸天所称叹！

自行恭敬请，自手而供养，

等摄自他故，邪盛得大果。

慧者如是施，净信心解脱，

于无罪世界，智者往生彼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优波迦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年少婆罗门名郁阇迦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俗人在家当行几法，得现法安及现法乐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有四法，俗人在家得现法安、现法乐。何等为四？谓方便具足、守护具足、善知识具足、正命具足。

“何等为方便具足？谓善男子种种工巧业处以自营生，谓种田、商贾，或以王事，或以书疏算画，于彼彼工巧业处精勤修行，是名方便具足。

“何等为守护具足？谓善男子所有钱谷，方便所得，自手执作，如法而得，能极守护，不令王、贼、水、火劫夺漂没令失，不善守护者亡失，不爱念者辄取，及诸灾患所坏，是名善男子善守护。

“何等为善知识具足？若有善男子不落度、不放逸、不虚妄、不凶险，如是知识能善安慰，未生忧苦能令不生，已生忧苦能令开觉，未生喜乐能令速生，已生喜乐护令不失，是名善男子善知识具足。

“云何为正命具足？谓善男子所有钱财出内称量，周圆掌护，不令多入少出也、多出少入也。如执秤者，少则增之，多则减之，知平而舍；如是，善男子称量财物，等入等出，莫令入多出少，出多入少。若善男子无有钱财而广散用，以此生活，人皆名为优昙钵果，无有种子，愚痴贪欲，不顾其后。或有善男子财物丰多，不能食用，傍人皆言是愚痴人如饿死狗。是故，善男子所有钱财能自称量，等入等出，是名正命具足。

“如是，婆罗门，四法成就，现法安、现法乐。”

婆罗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在家之人有几法，能令后世安、后世乐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在家之人有四法，能令后世安、后世乐。何等为四？谓信具足、戒具足、施具足、慧具足。

“何等为信具足？谓善男子于如来所，得信敬心，建立信本，非诸天、魔、梵及余世人同法所坏，是名善男子信具足。

“何等戒具足？谓善男子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是名戒具足。

“云何施具足？谓善男子离悭垢心，在于居家，行解脱施，常自手与，乐修行舍，等心行施，是名善男子施具足。

“云何为慧具足？谓善男子苦圣谛如实知，习、灭、道圣谛如实知，是名善男子慧具足。

“若善男子在家行此四法者，能得后世安、后世乐。”

尔时，世尊复说偈言：

“方便建诸业，积集能守护，

知识善男子，正命以自活。

净信戒具足，惠施离悭垢，

净除于迷道，得后世安乐！

若处于居家，成就于八法，

审谛尊所说，等正觉所知，

现法得安隐，现法喜乐住，

后世喜乐住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郁阇迦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舍卫国有憍慢婆罗门止住，父母种姓俱净，无瑕点能说者，七世相承悉皆清净；为婆罗门师，言论通达，诸论记典悉了万名，解法优劣，分别诸字，悉知万事久远本末因缘，句句记说；容貌端正。或生志高、族姓志高、容色志高、聪明志高、财富志高，不敬父母、诸尊、师长。闻沙门瞿昙在拘萨罗国人间游行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闻已，作是念：“我当往彼沙门瞿昙所。若有所说，我当共论；无所说者，默然而还。”

时，憍慢婆罗门乘白马车，诸年少婆罗门前后导从，持金柄伞盖，手执金瓶，往见世尊；至于园门，下车步进。

尔时，世尊与诸大众围绕说法，不时顾念憍慢婆罗门。

时，憍慢婆罗门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不顾念我，且当还去。”

尔时，世尊知憍慢婆罗门心念而说偈言：

“憍慢既来此，不善更增慢，

向以义故来，应转增其义。”

时，憍慢婆罗门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”欲修敬礼。

尔时，世尊告憍慢婆罗门：“止！止！不须作礼，心净已足。”

时，诸大众咸各高声唱言：“奇哉！世尊，大德大力。今此憍慢婆罗门恃生憍慢、族姓骄慢、容色骄慢、聪明骄慢、财富骄慢，不敬父母、诸尊、师长，今于沙门瞿昙所

谦卑下下，欲接足礼。”

时，憍慢婆罗门于大众前唱令静默，而说偈言：

“云何不起慢？云何起恭敬？

云何善慰谕？云何善供养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父母及长兄，和尚诸师长，

及诸尊重者，所不应生慢。

应当善恭敬，谦下而问讯，

尽心而奉事，兼设诸供养。

离贪恚痴心，漏尽阿罗汉，

正智善解脱，伏诸骄慢心，

于此贤圣等，合掌稽首礼！”

尔时，世尊为憍慢婆罗门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。如佛世尊次第说法，说布施、持戒、生天功德，爱、欲、味、患，烦恼清净，出要、远离诸清净分，如是广说。如白净衣无诸黑恶，速受染色；憍慢婆罗门即于座上解四圣谛苦集灭道，得无间等。

时，憍慢婆罗门见法、得法、知法、入法，度诸疑惑，不由他度，于正法中得无所畏；即从座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：“我今可得于正法中出家、受具足不？”

佛告憍慢婆罗门：“汝今可得于正法中出家、受具足。”

彼即出家，独静思惟，所以善男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、非家、出家学道，得阿罗汉，心善解脱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长身婆罗门，作如是邪盛大会：以七百特牛行列系柱，特、牸、水牛及诸羊犊、种种小虫悉皆系缚，办诸饮食、广行布施，种种外道从诸国国皆悉来集邪盛会所。

时，长身婆罗门闻沙门瞿昙从拘萨罗人间游行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作是念：“我今办邪盛大会，所以七百特牛行列系柱，乃至小小诸虫皆悉系缚。为邪盛大会故，种种异道从诸国国来至会所。我今当往沙门瞿昙所问邪盛法，莫令我作邪盛大会分数中

有所短少。”作是念已，乘白马车，诸年少婆罗门前后导从，持金柄伞盖，执金澡瓶，出舍卫城，诣世尊所，恭敬承事；至精舍门，下车步进，至于佛前，面相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我今欲作邪盛大会，以七百特牛行列系柱，乃至小小诸虫皆悉系缚。为邪盛大会故，种种异道从诸国国皆悉来至邪盛会所。又闻瞿昙从拘萨罗人间游行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我今故来请问瞿昙邪盛大会法诸物分数，莫令我所作邪盛大会诸分数之中有所短少。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或有一邪盛大会主行施作福而生于罪，为三刀剑之所刻削，得不善果报。何等三？谓身刀剑、口刀剑、意刀剑。

“何等为意刀剑生诸苦报？如一会主造作大会，作是思惟：‘我作邪盛大会，当杀尔所少壮特牛，尔所水特、水牸，尔所羊犊及种种诸虫。’是名意刀剑生诸苦报。如是施主虽念作种种布施、种种供养，实生于罪！

“云何为口刀剑生诸苦报？有一会主造作大会，作如是教：‘我今作邪盛大会，汝等当杀尔所少壮特牛，乃至杀害尔所微细虫。’是名口刀剑生诸苦报。大会主虽作是布施、供养，实生于罪！

“云何为身刀剑生诸苦报？谓有一大会主造作大会，自手伤杀尔所特牛，乃至杀害种种细虫，是名身刀剑生诸苦报。彼大会主虽作是念种种布施、种种供养，实生于罪！

“然婆罗门当勤供养三火，随时恭敬，礼拜奉事，施其安乐。何等为三？一者、根本，二者、居家，三者、福田。

“何者为根本火，随时恭敬，奉事供养，施其安乐？谓善男子方便得财，手足勤苦，如法所得，供养父母，令得安乐，是名根本火。何故名为根本？若善男子从彼而生，所谓父母，故名根本。善男子以崇本故，随时恭敬，奉事供养，施以安乐。

“何等为居家火，善男子随时育养，施以安乐？谓善男子方便得财，手足勤苦，如法所得，供给妻子、宗亲、眷属、仆使、佣客，随时给与，恭敬施安，是名家火。何故名家？其善男子处于居家，乐则同乐，苦则同苦，在所为作皆相顺从，故名为家。是故善男子随时供给，施与安乐。

“何等名福田火，善男子随时恭敬，尊重供养，施其安乐？谓善男子方便得财，手足勤劳，如法所得，奉事供养诸沙门、婆罗门——善能调伏贪、恚、痴者，如是等沙门、婆罗门，建立福田，崇向增进，乐分乐报，未来生天，是名福田火。何故名田？为世福田，谓为应供，是故名田。是善男子随时恭敬，奉事供养，施其安乐。”

尔时，世尊复说偈言：

“根本及居家，应供福田火，

是火增供养，充足安隐乐。

无罪乐世间，慧者往生彼，

如法财复会，供养所应养，

供养应养故，生天得名称。

“然，婆罗门，今善男子先所供养三火应断令灭。何等为三？谓贪欲火、瞋恚火、愚痴火。所以者何？若贪火不断不灭者，自害害他，自他俱害，现法得罪，后世得罪，现法后世得罪，缘彼而生心法忧苦；恚火、痴火亦复如是。婆罗门，若善男子事积薪火，随时辛苦，随时燃，随时灭火因缘受苦。”

尔时，长身婆罗门默然而住。时，有婆罗门子名郁多罗，于会中坐。

长身婆罗门须臾默然，思惟已，告郁多罗：“汝能往至邪盛会所，放彼系柱特牛及诸众生受系缚者，悉皆放不？而告之言：‘长身婆罗门语汝：随意自在，山泽旷野，食不断草，饮净流水，四方风中受诸快乐。’”

郁多罗白言：“随大师教！”即往彼邪盛会所放诸众生，而告之言：“长身婆罗门语汝：随其所乐，山泽旷野，饮水食草，四风自适。”

尔时，世尊知郁多罗，知已，为长身婆罗门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。如律，世尊说法先后，说戒、说施及生天功德，爱、欲、味、患，出要清净，烦恼清净，开示显现。譬如鲜净白氎易受染色；长身婆罗门亦复如是，即于座上见四真谛，得无间等。

时，长身婆罗门见法、得法、知法、入法，度诸疑惑，不由他度，于正法中得无所畏；即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白佛：“已度，世尊，我从今日尽其寿命，归佛、归法、归比丘僧，为优婆塞，证知我！惟愿世尊与诸大众受我饭食！”尔时，世尊默然而许。

时，长身婆罗门知佛受请已，为佛作礼，右绕三匝而去。长身婆罗门还邪盛处，作诸供办净美好者，布置床座，遣使请佛，白言：“时到，惟圣知时。”

尔时，世尊著衣持钵，大众围绕，往到长身婆罗门会所，大众前坐。

时，长身婆罗门知世尊坐定已，手自供养种种饮食；食已，澡漱洗钵毕，别敷卑床，于大众前端坐听法。

尔时，世尊为长身婆罗门说种种法，示教照喜已，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年少婆罗门名僧迦罗，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不善男子云何可知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譬犹如月。”

婆罗门复问：“善男子云何可知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譬犹如月。”

婆罗门白佛：“云何不善男子如月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如月黑分，光明亦失，色亦失，所系亦失，日夜消减，乃至不现。如是，有人于如来所，得信寂心，受持净戒，善学多闻，损己布施，正见真实。于如来所净信、持戒、惠施、多闻、正见真直已，然后退失，于戒、闻、施、正见悉皆忘失，日夜消减，乃至须臾，一切忘失。复次，婆罗门，若善男子不习近善知识，不数闻法，不正思惟，身行恶行，口行恶行，意行恶行；行恶因缘故，身坏命终，堕恶趣泥梨中。如是，婆罗门，不善男子其譬如月。”

婆罗门白佛：“云何善男子其譬如月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譬如明月净分光明，色泽日夜增明，乃至月满，一切圆净。如是，善男子于如来法、律得净信心，乃至正见真净增明，戒增、施增、闻增、慧增，日夜增长；复于余时亲近善知识，闻说正法，内正思惟，行身善行，行口善行，行意善行故，以是因缘，身坏命终，化生天上。婆罗门，是故善男子譬如月。”

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
“譬如月无垢，周行于虚空，

一切诸星中，其光最盛明。

净信亦如是，戒闻离悭施，

于诸悭世间，其施特明显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僧迦罗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生闻婆罗门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我闻瞿昙说言：‘唯应施我，不应施余人；施我得大果，非施余人而得大果。应施我弟子，不应施余弟子；施我弟子得大果报，非施余弟子得大果报。’云何，瞿昙，作是

语者，为实说耶？非为谤毁瞿昙乎？为如说说、如法说、法次法说，不为余人以同法来诃责耶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彼如是说者，谤毁我耳！非如说说、如法说、法次法说，不致他人来以同法呵责。所以者何？我不如是说：‘应施于我，不应施余；施我得大果报，非施余人得大果报。应施我弟子，施我弟子得大果报，非施余弟子得大果报。’然，婆罗门，我作如是说者，作二种障——障施者施、障受者利。婆罗门乃至士夫，以洗器余食著于净地，令彼处众生即得利乐。我说斯等亦入福门，况复施人！婆罗门，然我复说：‘施持戒者得果报，不同犯戒。’”

生闻婆罗门白佛言：“如是，瞿昙，我亦如是说：‘施持戒者得大果报，非施犯戒。’”

尔时，世尊复说偈言：

“若黑若有白，若赤若有色，

犁杂及金色，纯黄及鸽色；

如是等牸牛，牛犊姝好者，

丁壮力具足，调善行捷疾，

但使堪运重，不问本生色。

人亦复如是，各随彼彼生，

刹利婆罗门，毗舍首陀罗，

旃陀罗下贱，所生悉不同。

但使持净戒，离重担烦恼，

纯一修梵行，漏尽阿罗汉，

于世间善逝，施彼得大果。

愚者无智慧，未尝闻正法，

施彼无大果，不近善友故。

若习善知识，如来及声闻，

清净信善逝，根生坚固力，

所住之善趣，及生大姓家，

究竟般涅槃，大仙如是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生闻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时，有异婆罗门，年耆根熟，执杖持钵，家家乞食。

尔时，世尊告婆罗门：“汝今云何年耆根熟，拄杖持钵，家家乞食？”

婆罗门白佛：“瞿昙，我家中所有财物悉付其子，为子娶妻，然后舍家，是故拄杖持钵，家家乞食。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汝能于我所受诵一偈，还归于众中，为儿说耶？”

婆罗门白佛：“能受，瞿昙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生子心欢喜，为子聚财物，

亦为娉其妻，而自舍出家。

边鄙田舍儿，违负于其父，

人形罗刹心，弃舍于尊老。

老马无复用，则夺其麩麦，

儿少而父老，家家行乞食。

曲杖为最胜，非子为恩爱，

为我防恶牛，免险地得安，

能却凶暴狗，扶我暗处行，

避深坑空井，草木棘刺林，

凭杖威力故，峙立不堕落。”

时，婆罗门从世尊受斯偈已，还归婆罗门大众中为子而说，先白大众：“听我所说。”然后诵偈，如上广说。其子愧怖，即抱其父还将入家，摩身洗浴，覆以青衣被，立为家主。

时，婆罗门作是念：“我今得胜族姓，是沙门瞿昙恩。我经所说：‘为师者如师供养，为和尚者如和尚供养。’我今所得，皆沙门瞿昙力，即是我师，我今当以上妙好衣以奉瞿昙。”

时，婆罗门持上妙衣，至世尊所，面前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我今居家成就，是瞿昙力。我经记说：‘为师者以师供养，为和尚者以和尚供养。’今日瞿昙即为我师，愿受此衣，哀愍故！”世尊即受，为哀愍故。

尔时，世尊为婆罗门说种种法，示教照喜。

时，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

时，有异婆罗门年耆根熟，摄杖持钵，家家乞食。彼婆罗门遥见世尊而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摄杖持钵，家家乞食；我亦摄杖持钵，家家乞食。我与瞿昙俱是比丘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曰：

“所谓比丘者，非但以乞食，

受持在家法，是何名比丘？

于功德过恶，俱离修正行，

其心无所畏，是则名比丘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彼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，至一那罗聚落，住一那罗林中。

尔时，世尊著衣持钵，入一那罗聚落乞食，而作是念：“今日太早，今且可过耕田婆罗豆婆遮婆罗门作饮食处。”

尔时，耕田婆罗豆婆遮婆罗门五百具犁耕田，为作饮食。时，耕田婆罗豆婆遮婆罗门遥见世尊，白言：“瞿昙，我今耕田下种，以供饮食。沙门瞿昙亦应耕田下种，以供饮食。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我亦耕田下种，以供饮食。”

婆罗门白佛：“我都不见沙门瞿昙若犁、若轭、若鞅、若縻、若镬、若鞭，而今瞿昙说言：‘我亦耕田下种，以供饮食。’”

尔时，耕田婆罗豆婆遮婆罗门即说偈言：

“自说耕田者，而不见其耕，

为我说耕田，令我知耕法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信心为种子，苦行为时雨，

智慧为犁轭，惭愧心为辕。

正念自守护，是则善御者，

包藏身口业，知食处内藏。

真实为真乘，乐住无懈怠，

精进无废荒，安隐而速进，

直往不转还，得到无忧处。

如是耕田者，逮得甘露果；

如是耕田者，不还受诸有。”

时，耕田婆罗豆婆遮婆罗门白佛言：“善耕田！瞿昙。极善耕田！瞿昙。”于是耕田婆罗豆婆遮婆罗门闻世尊说偈，心转增信，以满钵香美饮食以奉世尊。世尊不受，以因说偈得故，即说偈言：

“不因说法故，受彼食而食。”

如是广说，如前为火与婆罗门广说。

时，耕田婆罗豆婆遮婆罗门白佛言：“瞿昙，今以此食安著何处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我不见诸天、魔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、天神、世人堪食此食而得安身。婆罗门，汝持此食著无虫水中，及少生草地。”

时，婆罗门即持此食著无虫水中，水即烟起涌沸，啾啾作声。如热铁丸投于冷水，啾啾作声；如是彼食投著无虫水中，烟起涌沸，啾啾作声。

时，婆罗门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实为奇特！大德大力，乃令饮食神变如是。”

时，彼婆罗门见食瑞应，信心转增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我今可得于正法中出家、受具足不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汝今可得于正法中出家、受具足，得比丘分。”

彼即出家已，独静思惟，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、非家、出家学道，乃至得阿罗汉，心善解脱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。

时，有尊者名曰净天，在鞞提诃国人间游行，至弥絺罗城庵罗园中。时，尊者净天晨朝著衣持钵，入弥絺罗城乞食，次第乞食，到自本家。时，净天母年老，在中堂持食祀火，求生梵天，不觉尊者净天在门外立。

时，毗沙门天王于尊者净天所极生敬信。时，毗沙门天王，诸夜叉导从，乘虚而行，见尊者净天在门外立。又见其母手擎饮食，在中堂上供养祀火，不见其子在外门立；见已，从空中下，至净天母前，而说偈言：

“此婆罗门尼，梵天极辽远，

为求彼生故，于此祠祀火，

此非梵天道，何为徒祀此？

汝婆罗门尼，净天住门外，

垢秽永无余，是则天中天，

萧然无所有，独一不兼资，

为乞食入舍，所应供养者。

净天善修身，人天良福田，

远离一切恶，不为染所染，

德同于梵天，形在人间住。

不著一切法，如彼淳熟龙，

比丘正念住，其心善解脱，

应奉以初揣，是则上福田。

应以正信心，及时速施与，

当预建立洲，令未来安乐。

汝观此牟尼，已渡苦海流，

是故当信心，及时速施与，

当预建立洲，令未来安乐。

毗沙门天王，开发彼令舍。”

时，尊者净天即为其母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已，复道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异婆罗门来诣佛所，面前问讯，相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所谓佛者，云何为佛？为是父母制名？为是婆罗门制名？”时，婆罗门即说偈言：

“佛者是世间，超渡之胜名？

为是父母制，名之为佛耶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佛见过去世，如是见未来，

亦见现在世，一切行起灭。

明智所了知，所应修已修，

应断悉已断，是故名为佛。

历劫求选择，纯苦无暂乐，

生者悉磨灭，远离息尘垢，

拔诸使刺本，等觉故名佛。”

佛说偈已，彼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，有从迦帝聚落、堕鸠罗聚落二村中间，一树下坐，入昼正受。

时，有豆磨种姓婆罗门随彼道行，寻佛后来，见佛脚迹千辐轮相，印文显现，齐辐圆辋，众好满足；见已，作是念：“我未曾见人间有如是足迹，今当随迹以求其人。”即寻脚迹至于佛所，见世尊坐一树下，入昼正受，严容绝世，诸根澄静，其心寂定，第一调伏，正观成就，光相巍巍，犹若金山；见已，白言：“为是天耶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我非天也。”

“为龙、夜叉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、人、非人等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我非龙乃至人、非人也。”

婆罗门白佛：“若言非天、非龙乃至非人、非非人，为是何等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天龙乾闼婆，紧那罗夜叉，

无善阿修罗，诸摩睺罗伽，

人与非人等，悉由烦恼生。

如是烦恼漏，一切我已舍，

已破已磨灭，如芬陀利生。

虽生于水中，而未曾著水，

我虽生世间，不为世间著。

历劫常选择，纯苦无暂乐，

一切有为行，悉皆生灭故。

离垢不倾动，已拔诸剑刺，

究竟生死际，故名为佛陀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豆摩种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路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王舍城乞食；次第乞食，至婆罗豆婆遮婆罗门舍。

时，婆罗门手执木杓，盛诸饮食，供养火具，住于门边，遥见佛来；见已，白佛作是言：“住！住！领群特！慎勿近我门！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汝知领群特、领群特法耶？”

婆罗门言：“我不知领群特，亦不知领群特法。沙门瞿昙知领群特及领群特法不？”

佛言：“我善知是领群特及领群特法。”

是时，婆罗门即放事火具，疾敷床座，请佛令坐，白言：“瞿昙，为我说领群特及领群特法。”

佛即就座为说偈言：

“瞋恚心怀恨，隐覆诸过恶，

犯戒起恶见，虚伪不真实，

如是等士夫，当知领群特。

憋暴贪吝惜，恶欲悭谄伪，

无惭无愧心，当知领群特。

一生二生者，一切皆杀害，

无有慈愍心，是为领群特。

若杀缚椎打，聚落及城邑，

无道以切责，当知领群特。

住止及行路，为众之导首，

苦切诸群下，恐恒相迫懔，

取利以供己，当知领群特。

聚落及空地，有主无主物，

掠护为己有，当知领群特。

自弃薄其妻，又不入淫舍，

侵陵他所爱，当知领群特。

内外诸亲属，同心善知识，

侵掠彼所受，当知领群特。

妄语欺诳人，诈取无证财，

他索而不还，当知领群特。

为已亦为他，举责及财与，

或复顺他语，妄语为他证，

如是妄语者，当知领群特。

作恶不善业，无有人知者，

隐讳覆藏恶，当知领群特。

若人问其义，而答以非义，

颠倒欺诳人，当知领群特。

实空无所有，而轻毁智者，

愚痴为利故，当知领群特。

高慢自称举，毁坏于他人，

是极卑鄙慢，当知领群特。

自造诸过恶，移过诬他人，

妄语谤清白，当知领群特。

前受他利养，他若来诣己，

无有敬报心，当知领群特。

沙门婆罗门，如法来乞求，

呵责而不与，当知领群特。

若父母年老，少壮气已谢，

不勤加奉养，当知领群特。

父母诸尊长，兄弟亲眷属，

实非阿罗汉，自显罗汉德，

世间之大贼，当知领群特。

初上种姓生，习婆罗门典，

而于其中间，习行诸恶业，

不以胜生故，障呵责恶道，

现法受呵责，后世堕恶道。

生旃陀罗家，世称须陀夷，

名闻遍天下，旃陀罗所无。

婆罗门刹利，大姓所供养，

乘于净天道，平等正直住。

不以生处障，令不生梵天，

现法善名誉，后世生善趣。

二生汝当知，如我所显示，

不以所生故，名为领群特，

不以所生故，名为婆罗门，

业为领群特，业为婆罗门。”

婆罗门白佛言：

“如是大精进，如是大牟尼，

不以所生故，名为领群特，

不以所生故，名为婆罗门，

业故领群特，业故婆罗门。”

时，事火婆罗豆婆遮婆罗门转得信心，以满钵好食奉上世尊。世尊不受，以说偈得故。偈如上说。

时，事火婆罗豆婆遮婆罗门见食瑞应已，增其信心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今可得于正法、律出家、受具足不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汝今可得于正法、律出家、受具足戒。”即得出家，独静思惟，如前说，乃至得阿罗汉，心善解脱。

时，婆罗豆婆遮婆罗门得阿罗汉，心善解脱，自觉喜乐，即说偈言：

“非道求清净，供养祠祀火，

不识清净道，犹如生盲者。

今已得安乐，出家受具足，

逮得于三明，佛所教已作。

先婆罗门难，今为婆罗门，

沐浴离尘垢，度诸天彼岸。”

杂阿含经卷第五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有众多上座比丘住拘舍弥国瞿师罗园。

时，有差摩比丘住拘舍弥国跋陀梨园，身得重病。

时，有陀娑比丘为瞻病者。时，陀娑比丘诣诸上座比丘，礼诸上座比丘足，于一面住。

诸上座比丘告陀娑比丘言：“汝往诣差摩比丘所，语言：‘诸上座问汝，身小差安隐，苦患不增剧耶？’”

时，陀娑比丘受诸上座比丘教，至差摩比丘所，语差摩比丘言：“诸上座比丘问讯汝，苦患渐差不？众苦不至增耶？”

差摩比丘语陀娑比丘言：“我病不差，不安隐身，诸苦转增无救。譬如多力士夫，取羸劣人，以绳缚头，两手急绞，极大苦痛，我今苦痛有过于彼。譬如屠牛，以利刀生割其腹，取其内藏，其牛腹痛当何可堪！我今腹痛甚于彼牛。如二力士捉一劣夫，悬著火上，烧其两足，我今两足热过于彼。”

时，陀娑比丘还至诸上座所，以差摩比丘所说病状，具白诸上座。

时，诸上座还遣陀娑比丘至差摩比丘所，语差摩比丘言：“世尊所说，有五受阴。何等为五？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，汝差摩能少观察此五受阴非我、非我所耶？”

时，陀娑比丘受诸上座比丘教已，往语差摩比丘言：“诸上座语汝，世尊说五受阴，汝少能观察非我、非我所耶？”

差摩比丘语陀娑言：“我于彼五受阴能观察非我、非我所。”

陀娑比丘还白诸上座：“差摩比丘言：‘我于五受阴能观察非我、非我所。’”

诸上座比丘复遣陀娑比丘语差摩比丘言：“汝能于五受阴观察非我、非我所，如漏尽阿罗汉耶？”

时，陀娑比丘受诸上座比丘教，往诣差摩比丘所，语差摩言：“比丘能如是观五受阴者，如漏尽阿罗汉耶？”

差摩比丘语陀娑比丘言：“我观五受阴非我、非我所，非漏尽阿罗汉也。”

时，陀娑比丘还至诸上座所，白诸上座：“差摩比丘言：‘我观五受阴非我、非我所，而非漏尽阿罗汉也。’”

时，诸上座语陀娑比丘：“汝复还语差摩比丘：‘汝言我观五受阴非我、非我所，而非漏尽阿罗汉，前后相违。’”

陀娑比丘受诸上座比丘教，往语差摩比丘：“汝言我观五受阴非我、非我所，而非漏尽阿罗汉，前后相违。”

差摩比丘语陀娑比丘言：“我于五受阴观察非我、非我所，而非阿罗汉者，我于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未断、未知、未离、未吐。”

陀娑比丘还至诸上座所，白诸上座：“差摩比丘言：‘我于五受阴观察非我、非我所，而非漏尽阿罗汉者，于五受阴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未断、未知、未离、未吐。’”

诸上座复遣陀娑比丘语差摩比丘言：“汝言有我，于何所有我？为色是我？为我异色？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？为我异识耶？”

差摩比丘语陀娑比丘言：“我不言色是我，我异色；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，我异识。然于五受阴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未断、未知、未离、未吐。”

差摩比丘语陀娑比丘言：“何烦令汝驱驰往反？汝取杖来，我自扶杖，诣彼上座，愿授以杖。”差摩比丘即自扶杖，诣诸上座。

时，诸上座遥见差摩比丘扶杖而来，自为敷座，安停脚机，自往迎接，为持衣钵，命令就座，共相慰劳；慰劳已，语差摩比丘言：“汝言我慢，何所见我？色是我耶？我异色耶？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耶？我异识耶？”

差摩比丘白言：“非色是我，非我异色；非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，非我异识。能于五受阴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未断、未知、未离、未吐。譬如优钵罗、钵昙摩、拘牟头、分陀利华香，为即根香耶？为香异根耶？为茎叶须精、粗香耶？为香异精、粗耶？为等说不？”

诸上座答言：“不也，差摩比丘，非优钵罗、钵昙摩、拘牟头、分陀利根即是香、非香异根，亦非茎叶须须精、粗是香，亦非香异精、粗也。”

差摩比丘复问：“彼何等香？”

上座答言：“是华香。”

差摩比丘复言：“我亦如是。非色即我，我不离色；非受、想、行、识即我，我不离识。然我于五受阴见非我、非我所，而于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未断、未知、未离、未吐。诸上座听我说譬，凡智者，因譬类得解。譬如乳母衣，付浣衣者，以种种灰汤，浣濯尘垢，犹有余气，要以种种杂香，薰令消灭。如是，多闻圣弟子离于五受阴，正观非我、非我所，能于五受阴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未断、未知、未离、未吐，然后于五受阴增进思惟，观察生灭，此色、此色集、此色灭，此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此识集、此识灭。

于五受阴如是观生灭已，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一切悉除，是名真实正观。”

差摩比丘说此法时，彼诸上座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差摩比丘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，法喜利故，身病悉除。

时，诸上座比丘语差摩比丘言：“我闻仁者初所说，已解已乐，况复重闻！所以问者欲发仁者微妙辩才，非为娆乱汝，便堪能广说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法。”

时，诸上座闻差摩比丘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比丘名焰摩迦，起恶邪见，作如是言：“如我解佛所说法，漏尽阿罗汉身坏命终更无所有。”

时，有众多比丘闻彼所说，往诣其所，语焰摩迦比丘言：“汝实作是说：‘如我解佛所说法，漏尽阿罗汉身坏命终更无所有’耶？”

答言：“实尔，诸尊。”

时，诸比丘语焰摩迦：“勿谤世尊，谤世尊者不善，世尊不作是说，汝当尽舍此恶邪见。”

诸比丘说此语时，焰摩迦比丘犹执恶邪见，作如是言：“诸尊，唯此真实，异则虚妄。”如是三说。

时，诸比丘不能调伏焰摩迦比丘，即便舍去，往诣尊者舍利弗所，语尊者舍利弗言：“尊者，当知彼焰摩迦比丘起如是恶邪见言：‘我解知佛所说法，漏尽阿罗汉身坏命终更无所有。’我等闻彼所说已，故往问焰摩迦比丘：‘汝实作如是知见耶？’彼答我言：‘诸尊，实尔，异则愚说。’我即语言：‘汝勿谤世尊，世尊不作此语，汝当舍此恶邪见。’再三谏彼，犹不舍恶邪见，是故我今诣尊者所，惟愿尊者，当令焰摩迦比丘息恶邪见，怜愍彼故！”

舍利弗言：“如是，我当令彼息恶邪见。”

时，众多比丘闻舍利弗语，欢喜随喜，而还本处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；食已，出城，还精舍举衣钵已，往诣焰摩迦比丘所。时，焰摩迦比丘遥见尊者舍利弗来，即为敷座洗足，安停脚机奉迎，为执衣钵，请令就座。

尊者舍利弗就座、洗足已，语焰摩迦比丘：“汝实作如是语：‘我解知世尊所说法，漏尽阿罗汉身坏命终无所有’耶？”

焰摩迦比丘白舍利弗言：“实尔，尊者舍利弗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云何，焰摩迦，色为常耶？为非常耶？”

答言：“尊者舍利弗，无常。”

复问：“若无常者，是苦不？”

答言：“是苦。”

复问：“若无常、苦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尊者舍利弗。”

“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”复问：“云何，焰摩迦，色是如来耶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尊者舍利弗。”

“受、想、行、识是如来耶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尊者舍利弗。”

复问：“云何，焰摩迦，异色有如来耶？异受、想、行、识有如来耶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尊者舍利弗。”

复问：“色中有如来耶？受、想、行、识中有如来耶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尊者舍利弗。”

复问：“如来中有色耶？如来中有受、想、行、识耶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尊者舍利弗。”

复问：“非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有如来耶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尊者舍利弗。”

“如是，焰摩迦，如来见法真实，如住无所得，无所施设，汝云何言我解知世尊所说，漏尽阿罗汉身坏命终无所有，为时说耶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尊者舍利弗。”

复问：“焰摩迦，先言我解知世尊所说，漏尽阿罗汉身坏命终无所有，云何今复言非耶？”

焰摩迦比丘言：“尊者舍利弗，我先不解、无明故，作如是恶邪见说，闻尊者舍利弗说已，不解、无明，一切悉断。”

复问：“焰摩迦，若复问：‘比丘，如先恶邪见所说，今何所知见一切悉得远离？’汝当云何答？”

焰摩迦答言：“尊者舍利弗，若有来问者，我当如是答：‘漏尽阿罗汉色无常，无常者是苦，苦者寂静、清凉、永没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’有来问者，作如是答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焰摩迦比丘，汝应如是答。所以者何？漏尽阿罗汉色无常，无常者是苦，若无常、苦者，是生灭法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”

尊者舍利弗说是法时，焰摩迦比丘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

尊者舍利弗语焰摩迦比丘：“今当说譬，夫智者以譬得解。如长者子，长者子大富多财，广求仆从，善守护财物。时，有怨家恶人，诈来亲附，为作仆从，常伺其便，晚眠早起，侍息左右，谨敬其事，逊其言辞，令主意悦，作亲友想、子想，极信不疑，不自防护，然后手执利刀，以断其命。焰摩迦比丘，于意云何？彼恶怨家，为长者亲友，非为初始方便，害心常伺其便，至其终耶？而彼长者，不能觉知，至今受害。”

答言：“实尔，尊者。”

舍利弗语焰摩迦比丘：“于意云何？彼长者本知彼人诈亲欲害，善自防护，不受害耶？”

答言：“如是，尊者舍利弗。”

“如是，焰摩迦比丘，愚痴无闻凡夫于五受阴作常想、安隐想、不病想、我想、我所想，于此五受阴保持护惜，终为此五受阴怨家所害。如彼长者，为诈亲怨家所害而不觉知。焰摩迦，多闻圣弟子于此五受阴，观察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，无常、苦、空，非我、非我所，于此五受阴不著、不受，不受故不著，不著故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尊者舍利弗说是法时，焰摩迦比丘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，尊者舍利弗为焰摩迦比丘说法，示教照喜已，从座起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有外道出家名仙尼，来诣佛所，恭敬问讯，于一面坐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先一日时，若沙门、若婆罗门、若遮罗迦、若出家，集于希有讲堂，如是义称：富兰那迦

葉为大众主，五百弟子前后围绕；其中有极聪慧者、有钝根者，及其命终，悉不记说其所往生处。复有末迦梨瞿舍利子为大众主，五百弟子前后围绕；其诸弟子有聪慧者、有钝根者，及其命终，悉不记说所往生处。如是先阇那毗罗胝子、阿耆多翅舍钦婆罗、迦罗拘陀迦旃延、尼揵陀若提子等，各与五百弟子前后围绕，亦如前者。沙门瞿昙尔时亦在彼论中言：沙门瞿昙为大众主，其诸弟子，有命终者，即记说言：‘某生彼处、某生此处。’我先生疑，云何沙门瞿昙得如此法？”

佛告仙尼：“汝莫生疑！以有惑故，彼则生疑。仙尼当知，有三种师。何等为三？有一师，见现在世真实是我，如所知说，而无能知命终后事，是名第一师出于世间。复次，仙尼，有一师，见现在世真实是我，命终之后亦见是我，如所知说。复次，仙尼，有一师，不见现在世真实是我，亦复不见命终之后真实是我。仙尼，其第一师见现在世真实是我，如所知说者，名曰断见；彼第二师，见今世后世真实是我，如所知说者，则是常见；彼第三师不见现在世真实是我，命终之后，亦不见我，是则如来、应、等正觉说，现法爱断、离欲、灭尽、涅槃。”

仙尼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闻世尊所说，遂更增疑。”

佛告仙尼：“正应增疑。所以者何？此甚深处，难见难知，应须甚深照微妙至到，聪慧所了。凡众生类，未能辩知。所以者何？众生长夜异见、异忍、异求、异欲故。”

仙尼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于世尊所，心得净信。惟愿世尊为我说法，令我即于此座，慧眼清净！”

佛告仙尼：“今当为汝随所乐说。”

佛告仙尼：“色是常耶？为无常耶？”

答言：“无常。”

世尊复问：“仙尼，若无常者，是苦耶？”

答言：“是苦。”

世尊复问仙尼：“若无常、苦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”复问：“云何，仙尼，色是如来耶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受、想、行、识是如来耶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复问：“仙尼，异色有如来耶？异受、想、行、识有如来耶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复问：“仙尼，色中有如来耶？受、想、行、识中有如来耶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复问：“仙尼，如来中有色耶？如来中有受、想、行、识耶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复问：“仙尼，非色，非受、想、行、识有如来耶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仙尼：“我诸弟子闻我所说，不悉解义而起慢无间等；非无间等故，慢则不断；慢不断故，舍此阴已，与阴相续生。是故，仙尼，我则记说，是诸弟子身坏命终，生彼彼处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有余慢故。仙尼，我诸弟子于我所说，能解义者，彼于诸慢得无间等；得无间等故，诸慢则断；诸慢断故，身坏命终，更不相续。仙尼，如是弟子我不说彼舍此阴已，生彼彼处。所以者何？无因缘可记说故。欲令我记说者，当记说：‘彼断诸爱欲，永离有结，正意解脱，究竟苦边。’我从昔来及今现在常说慢过、慢集、慢生、慢起，若于慢无间等观，众苦不生。”

佛说此法时，仙尼出家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仙尼出家见法、得法，断诸疑惑，不由他知，不由他度，于正法中，心得无畏；从座起，合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得于正法中出家修梵行不？”

佛告仙尼：“汝于正法得出家、受具足戒、得比丘分。”

尔时，仙尼得出家已，独一静处修不放逸，作如是思惟，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，正信、非家、出家学道，修行梵行，见法自知得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，得阿罗汉。

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有比丘名阿鸠罗度，住耆阇崛山。

时，有众多外道出家往诣阿鸠罗度所，共相问讯；共相问讯已，于一面住，白阿鸠罗度言：“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为解释不？”

阿鸠罗度语诸外道言：“随所欲问，知者当答。”

诸外道复问：“云何，尊者，如来死后为有耶？”

阿鸠罗度言：“如世尊说，此是无记。”

又问：“如来死后为无耶？”

阿鸠罗度言：“如世尊说，此亦无记。”

又问：“如来死后有无耶？非有非无耶？”

阿鸠罗度言：“如世尊说，此亦无记。”

复问阿鸠罗度言：“云何，尊者，如来死后有耶？说言无记。死后无耶？说言无记。死后有无耶？非有非无耶？说言无记。云何，尊者，沙门瞿昙为不知、不见耶？”

阿鸠罗度言：“世尊非不知、非不见。”

时，诸外道于阿鸠罗度所说，心不喜悦，呵骂已，从座起去。

时，阿鸠罗度知诸外道去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于一面住，以诸外道所问，向佛广说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彼如是问，我如是答，为顺诸法说耶？得无谤世尊耶？为顺法耶？为违法耶？无令他来难诘，堕呵责处耶？”

佛告阿鸠罗度言：“我今问汝，随所问答。阿鸠罗度，色为常耶？为无常耶？”

答言：“无常。”

“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为常、无常耶？”

答言：“无常，世尊。”

“如焰摩迦契经广说，乃至识是如来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佛告阿鸠罗度：“作如是说者，随顺诸说，不谤如来，非为越次；如如来说，诸次法说，无有能来难诘诃责者。所以者何？我于色如实知，色集、色灭、色灭道迹如实知。阿鸠罗度，若舍如来所作，无知无见说者，此非等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阿鸠罗度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婆祇国设首婆罗山鹿野深林中。

尔时，有那拘罗长者，百二十岁，年耆根熟，羸劣苦病，而欲觐见世尊及先所宗重知识比丘；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年衰老，羸劣苦病，自力勉励，觐见世尊及先所宗重知识比丘。惟愿世尊为我说法，令我长夜安乐！”

尔时，世尊告那拘罗长者：“善哉！长者，汝实年老根熟，羸劣苦患，而能自力觐见如来并余宗重知识比丘。长者当知：于苦患身，常当修学不苦患身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为那拘罗长者示教照喜，默然而住。

那拘罗长者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礼佛而去。

时，尊者舍利弗去世尊不远，坐一树下。那拘罗长者往诣尊者舍利弗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时，尊者舍利弗问长者言：“汝今诸根和悦，貌色鲜明，于世尊所得闻深法耶？”

那拘罗长者白舍利弗：“今日世尊为我说法，示教照喜，以甘露法，灌我身心，是故我今诸根和悦，颜貌鲜明。”

尊者舍利弗问长者言：“世尊为汝说何等法，示教照喜，甘露润泽？”

那拘罗长者白舍利弗：“我向诣世尊所，白世尊言：‘我年衰老，羸劣苦患，自力而来，觐见世尊及所宗重知识比丘。’佛告我言：‘善哉！长者，汝实衰老，羸劣苦患，而能自力诣我及见先所宗重比丘。汝今于此苦患之身，常当修学不苦患身。’世尊为我说如是法，示教照喜，甘露润泽。”

尊者舍利弗问长者言：“汝向何不重问世尊：云何苦患身、苦患心？云何苦患身、不苦患心？”

长者答言：“我以是义故，来诣尊者，惟愿为我略说法要。”

尊者舍利弗语长者言：“善哉！长者，汝今谛听！当为汝说。愚痴无闻凡夫于色集、色灭、色患、色味、色离不如实知；不如实知故，爱乐于色，言色是我、是我所，而取摄受。彼色若坏、若异，心识随转，恼苦生；恼苦生已，恐怖、障礙、顾念、忧苦、结恋。于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，是名身心苦患。

“云何身苦患、心不苦患？多闻圣弟子于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如实知；如实知已，不生爱乐见色是我、是我所；彼色若变、若异，心不随转恼苦生；心不随转恼苦生已，得不恐怖、障碍、顾念、结恋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，是名身苦患、心不苦患。”

尊者舍利弗说是法时，那拘罗长者得法眼净。尔时，那拘罗长者见法、得法、知法、入法，度诸狐疑，不由于他，于正法中，心得无畏；从座起，整衣服，恭敬合掌，白尊者舍利弗：“我已超、已度，我今归依佛、法、僧宝，为优婆塞，证知我，我今尽寿归依三宝。”

尔时，那拘罗长者闻尊者舍利弗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释氏天现聚落。

尔时，有西方众多比丘欲还西方安居，诣世尊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

尔时，世尊为其说法，示教照喜。种种示教照喜已，时西方众多比丘从座起，合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西方众多比丘欲还西方安居，今请奉辞。”

佛告西方诸比丘：“汝辞舍利弗未？”

答言：“未辞。”

佛告西方诸比丘：“舍利弗淳修梵行，汝当奉辞，能令汝等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！”

时，西方诸比丘辞退欲去。时，尊者舍利弗去佛不远，坐一坚固树下，西方诸比丘往诣尊者舍利弗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尊者舍利弗言：“我等欲还西方安居，故来奉辞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汝等辞世尊未？”

答言：“已辞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汝等还西方，处处异国，种种异众，必当问汝。汝等今于世尊所，闻善说法，当善受、善持、善观、善入，足能为彼具足宣说，不毁佛耶？不令彼众难问、诘责、堕负处耶？”

彼诸比丘白舍利弗：“我等为闻法故，来诣尊者，惟愿尊者具为我说，哀愍故！”

尊者舍利弗告诸比丘：“阎浮提人聪明利根，若刹利、若婆罗门、若长者、若沙门，必当问汝：‘汝彼大师云何说法？以何教授汝？’当答言：‘大师唯说调伏欲贪，以此教授。’当复问汝：‘于何法中调伏欲贪？’当复答言：‘大师唯说于彼色阴调伏欲贪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阴调伏欲贪，我大师如是说法。’彼当复问：‘欲贪有何过患故，大师说于色调伏欲贪，受、想、行、识调伏欲贪？’汝复应答言：‘若于色欲不断、贪不断、爱不断、念不断、渴不断者，彼色若变、若异，则生忧、悲、恼苦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见欲贪有如是过故，于色调伏欲贪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调伏欲贪。’

彼复当问：‘见断欲贪、有何福利故，大师说于色调伏欲贪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调伏欲贪？’当复答言：‘若于色断欲、断贪、断念、断爱、断渴，彼色若变、若异，不起忧、悲、恼苦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’

“诸尊，若受诸不善法因缘故，今得现法乐住，不苦、不碍、不恼、不热，身坏命终生于善处者，世尊终不说言‘当断诸不善法’，亦不教人于佛法中修诸梵行，得尽苦边。以受诸不善法因缘故，今现法苦住，障碍热恼，身坏命终，堕恶道中，是故世尊说言‘当断不善法’，于佛法中修诸梵行，平等尽苦，究竟苦边。若受诸善法因缘，现法苦住，障碍热恼，身坏命终堕恶道中者，世尊终不说受持善法，于佛法中，修诸梵行，平等尽苦，究竟苦边。受持善法，现法乐住，不苦、不碍、不恼、不热，身坏命终，生于善处，是故世尊赞叹、教人受诸善法，于佛法中，修诸梵行，平等尽苦，究竟苦边。”

尊者舍利弗说是法时，西方诸比丘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。尊者舍利弗说是法时，诸比丘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譬如池水方五十由旬，深亦如是，其水盈满。复有士夫，以毛、以草，或以指爪，以涕彼水。诸比丘，于意云何？彼士夫水涕为多，池水为多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彼士夫以毛、以草，或以指爪，所涕之水少，少不足言；池水甚多，百千万倍，不可为比。”

“如是，诸比丘，见谛者所断众苦，如彼池水，于未来世永不复生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是法已，入室坐禅。时，尊者舍利弗于众中坐。世尊入室去后，告诸比丘：“未曾所闻！世尊今日善说池譬。所以者何？圣弟子具足见谛，得无间等果。若凡俗邪见、身见、根本身见、集身见、生身见起，谓忧戚隐覆，庆吉保惜、说我、说众生、说奇特矜举，如是众邪悉皆除灭，断除根本；如折多罗树，于未来世更不复生。

“诸比丘，何等为见谛圣弟子断上众邪，于未来世永不复起？愚痴无闻凡夫见色是我、异我、我在色、色在我；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是我、异我、我在识、识在我。

“云何见色是我？得地一切入处正受，观已，作是念：‘地即是我，我即是地，我及地唯一无二，不异不别。’如是水、火、风、青、黄、赤、白一切入处正受，观已，作是念：‘行即是我，我即是行，唯一无二，不异不别。’如是于一切入处，一一计我，是名色即是我。云何见色异我？若彼见受是我，见受是我已，见色是我所，或见想、

行、识即是我，见色是我所。云何见我中色？谓见受是我，色在我中；又见想、行、识即是我，色在我中。云何见色中我？谓见受即是我，于色中住，入于色，周遍其四体；见想、行、识是我，于色中住，周遍其四体，是名色中我。

“云何见受即是我？谓六受身：眼触生受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受。此六受身一一见是我，我是受，是名受即是我。云何见受异我？谓见色是我，受是我所；谓想、行、识是我，受是我所，是名受异我。云何见我中受？谓色是我，受在其中；想、行、识是我，受在其中，是谓我中受。云何见受中我？谓色是我，于受中住，周遍其四体；想、行、识是我，于受中住，周遍其四体，是名受中我。

“云何见想即是我？谓六想身：眼触生想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想。此六想身一一见是我，是名想即是我。云何见想异我？谓见色是我，想是我所；受、行、识是我，想是我所，是名想异我。云何见我中想？谓色是我，想在中住；受、行、识是我，想在中住。云何见想中我？谓色是我，于想中住，周遍其四体；受、行、识是我，于想中住，周遍其四体，是名想中我。

“云何见行是我？谓六思身：眼触生思，耳、鼻、舌、身意触生思。于此六思身一一见是我，是名行即是我。云何见行异我？谓色是我，行是我所；受、想、识是我，行是我所，是名行异我。云何见我中行？谓色是我，行在中住；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，行在中住，是谓我中行。云何见行中我？谓色是我，于行中住，周遍其四体；谓受、想、识是我，于行中住，周遍其四体，是名行中我。

“云何见识即是我？谓六识身：眼识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身。于此六识身一一见是我，是名识即是我。云何见识异我？见色是我，识是我所；见受、想、行是我，识是我所，是名识异我。云何见我中识？谓色是我，识在中住；受、想、行是我，识在中住，是名我中识。云何识中我？谓色是我，于识中住，周遍其四体；受、想、行是我，于识中住，周遍其四体，是名识中我。

“如是圣弟子见四真谛，得无间等果，断诸邪见，于未来世永不复起。所有诸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一向积聚，作如是观：一切无常、一切苦、一切空、一切非我，不应爱乐、摄受、保持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，不应爱乐、摄受、保持，如是观。善系心住，不愚于法，复观精进，离诸懈怠，心得喜乐，身心猗息，寂静舍住。具诸道品，修行满足，永离诸恶，非不消炀、非不寂灭，灭而不起、减而不增、断而不生，不生、不取、不著，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舍利弗说是法时，六十比丘不受诸漏，心得解脱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毗舍离猕猴池侧。

毗舍离国有尼揵子，聪慧明哲，善解诸论，有聪明慢；所广集诸论，妙智入微，为众说法，超诸论师，每作是念：“诸沙门、婆罗门无敌我者，乃至如来亦能共论。诸论师辈，闻我名者，头额津腋下汗，毛孔流水。我论议风，能偃草折树，摧破金石，伏诸龙象，何况人间诸论师辈，能当我者？”

时，有比丘名阿湿波誓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威仪详序，端视平涉，入城乞食。尔时，萨遮尼揵子，有少缘事，诣诸聚落，从城门出，遥见比丘阿湿波誓，即诣其所，问言：“沙门瞿昙为诸弟子云何说法？以何等法教诸弟子，令其修习？”

阿湿波誓言：“火种居士，世尊如是说法教诸弟子，令随修学，言：‘诸比丘，于色当观无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当观无我。此五受阴勤方便观，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，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’”

萨遮尼揵子闻此语心不喜，作是言：“阿湿波誓，汝必误听，沙门瞿昙终不作是说。若沙门瞿昙作是说者，则是邪见，我当诣彼难诘令止。”

尔时，萨遮尼揵子往诣聚落——诸离车等集会之处，语诸离车言：“我今日见沙门瞿昙第一弟子，名阿湿波誓，薄共论议，若如其所说者，我当诣彼沙门瞿昙，与共论议，进却回转，必随我意。譬如士夫刈拔茭草，手执其茎，空中抖擻，除诸乱秽；我亦如是，与沙门瞿昙论议难诘，执其要领，进却回转，随其所欲，去其邪说。如沽酒家执其酒囊，压取清醇，去其糟滓；我亦如是，诣法门瞿昙论议难诘，进却回转，取其清真，去诸邪说。如织席师，以席盛诸秽物，欲市卖时，以水洗泽，去诸臭秽；我亦如是，诣沙门瞿昙所，与共论议，进却回转，执其纲领，去诸秽说。譬如王家调象之师，牵大醉象，入深水中，洗其身体、四支、耳、鼻，周遍沐浴，去诸粗秽；我亦如是，诣沙门瞿昙所，论议难诘，进却回转，随意自在，执其要领，去诸秽说。如诸离车，亦应共往观其得失。”

中有离车作如是言：“若萨遮尼揵子能与沙门瞿昙共论议者，无有是处！”复有说言：“萨遮尼揵子聪慧利根，能共论议。”时，有五百离车与萨遮尼揵子共诣佛所，为论议故。

尔时，世尊于大林中，坐一树下，住于天住。时，有众多比丘出房外林中经行，遥见萨遮尼揵子来，渐渐诣诸比丘所，问诸比丘言：“沙门瞿昙住在何所？”

比丘答言：“在大林中，依一树下，住于天住。”

萨遮尼揵子即诣佛所，恭敬问讯，于一面坐。诸离车长者亦诣佛所，有恭敬者，有合掌问讯者，问讯已，于一面住。

时，萨遮尼揵子白佛言：“我闻瞿昙作如是说法，作如是教授诸弟子：教诸弟子于色观察无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识观察无我。此五受阴勤方便观察，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，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为是瞿昙有如是教，为是传者毁瞿昙耶？如说说耶？不如说说耶？如法说耶？法次法说耶？无有异忍来相难诘，令堕负处耶？”

佛告萨遮尼揵子：“如汝所闻，彼如说说、如法说、法次法说，非为谤毁，亦无难问令堕负处。所以者何？我实为诸弟子如是说法。我实常教诸弟子，令随顺法教，令观色无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无我，观此五受阴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，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”

萨遮尼揵子白佛言：“瞿昙，我今当说譬。”

佛告萨遮尼揵子：“宜知是时。”

“譬如世间一切所作皆依于地，如是色是我人，善恶从生；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人，善恶从生。又复譬如人界、神界、药草、树木，皆依于地而得生长；如是色是我人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人。”

佛告火种居士：“汝言色是我人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人耶？”

答言：“如是，瞿昙，色是我人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人，此等诸众悉作是说。”

佛告火种居士：“且立汝论，本用引众人为？”

萨遮尼揵子白佛言：“色实是我人。”

佛告火种居士：“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譬如国王，于自国土有罪过者，若杀、若缚、苦摈、若鞭，断绝手足；若有功者，赐其象马、车乘、城邑、财宝，悉能尔不？”

答言：“能尔，瞿昙。”

佛告火种居士：“凡是主者，悉得自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如是，瞿昙。”

佛告火种居士：“汝言色是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即是我，得随意自在，令彼如是，不令如是耶？”

时，萨遮尼揵子默然而住。

佛告火种居士：“速说！速说！何故默然？”

如是再三，萨遮尼揵子犹故默然。

时，有金刚力士鬼神持金刚杵，猛火炽然，在虚空中临萨遮尼揵子头上，作是言：“世尊再三问，汝何故不答？我当以金刚杵碎破汝头，令作七分。”

佛神力故，唯令萨遮尼揵子见金刚神，余众不见。萨遮尼揵子得大恐怖，白佛言：“不尔，瞿昙。”

佛告萨遮尼揵子：“徐徐思惟，然后解说。汝先于众中说色是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，而今言不，前后相违。汝先常说言：‘色是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。’火种居士，我今问汝，色为常耶？为无常耶？”

答言：“无常，瞿昙。”

复问：“无常者，是苦耶？”

答言：“是苦，瞿昙。”

复问：“无常、苦者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，瞿昙。”

“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如是说。”佛告火种居士：“汝好思而后说。”

复问火种居士：“若于色未离贪、未离欲、未离念、未离爱、未离渴，彼色若变、若异，当生忧、悲、恼苦不？”

答曰：“如是，瞿昙。”

“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如是说。”复问：“火种居士，于色离贪、离欲、离念、离爱、离渴，彼色若变、若异，则不生忧、悲、恼苦耶？”

答曰：“如是，瞿昙，如实无异。”

“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如是说。火种居士，譬如士夫身婴众苦，常与苦俱，彼苦不断不舍，当得乐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瞿昙。”

“如是，火种居士，身婴众苦，常与苦俱，彼苦不断、不舍，不得乐也。火种居士，譬如士夫持斧入山，求坚实材，见芭蕉树洪大臃直，即断其根叶，剽剥其皮，乃至穷尽，都无坚实。火种居士，汝亦如是，自立论端，我今善求真实之义，都无坚实，如芭

蕉树也。而于此众中敢有所说：‘我不见沙门、婆罗门中，所知、所见能与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、所见共论议，不摧伏者。’而便自说：‘我论议风，偃草折树，能破金石，调伏龙象，要能令彼额津腋汗，毛孔水流。’汝今自论己义而不自立，先所夸说能伏彼相，今尽自取，而不能动如来一毛。”

尔时，世尊于大众中，被郁多罗僧，现胸而示：“汝等试看，能动如来一毛以不？”

尔时，萨遮尼揵子默然低头，惭愧失色。尔时，众中有一离车，名突目佉，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合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听我说譬。”

佛告突目佉：“宜知是时。”

突目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譬如有人执持斗斛，于大聚谷中，取二三斛，今此萨遮尼揵子亦复如是。世尊，譬如长者巨富多财，忽有罪过，一切财物悉入王家；萨遮尼揵遮子亦复如是，所有才辩悉为如来之所摄受。譬如城邑聚落边有大水，男女大小悉入水戏，取水中蟹，截断其足，置于陆地，以无足故，不能还复入于大水；萨遮尼揵子亦复如是，诸有才辩悉为如来之所断截，终不复敢重诣如来命敌论议。”

尔时，萨遮尼揵子忿怒炽盛，骂唾突目佉离车言：“汝粗疏物！不审谛何为其鸣？吾自与沙门瞿昙论，何豫汝事？”

萨遮尼揵子呵骂突目佉已，复白佛言：“置彼凡辈鄙贱之说，我今别有所问。”

佛告萨遮尼揵子：“恣汝所问，当随问答。”

“云何，瞿昙，为弟子说法，令离疑惑？”

佛告火种居士：“我为诸弟子说诸所有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如实观察非我、非异我、不相在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彼学必见迹不断坏，堪任成就，厌离知见，守甘露门，虽非一切悉得究竟，具向涅槃。如是弟子从我教法，得离疑惑。”

复问瞿昙：“复云何教诸弟子，于佛法得尽诸漏、无漏，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？”

佛告火种居士：“正以此法，诸所有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如实知非我、非异我、不相在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彼于尔时成就三种无上：智无上、解脱无上、解脱知见无上。成就三种无上已，于大师所恭敬、尊重、供养如佛。世尊觉一切法，即以此法调伏弟子，令得安隐、令得

无畏、调伏寂静、究竟涅槃。世尊为涅槃故，为弟子说法。火种居士，我诸弟子于此法中，得尽诸漏，得心解脱，得慧解脱，于现法中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萨遮尼揵子白佛言：“瞿昙，犹如壮夫，锋刃乱下，犹可得免；瞿昙论手，难可得脱。如盛毒蛇，犹可得避；旷泽猛火，犹可得避；凶恶醉象，亦可得免；狂饿师子，悉可得免；沙门瞿昙论议手中，难可得脱。非我凡品，轻躁鄙夫，论具不备，以论议故，来诣瞿昙。沙门瞿昙，此毗舍离丰乐国土，有遮波梨支提、漆庵罗树支提、多子支提、瞿昙在拘楼陀支提、婆罗受持支提、舍重担支提、力士宝冠支提。世尊，当安乐于此毗舍离国，诸天、魔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，及诸世间，于世尊所，常得恭敬、奉事、供养，令此诸天、魔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，长夜安乐！惟愿止此，明朝与诸大众，受我薄食。”

尔时，世尊默然而许。时，萨遮尼揵子知佛世尊默然受请已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尔时，萨遮尼揵子于彼道中，语诸离车：“我已请沙门瞿昙及诸大众，供设饭食。汝等人各办一釜食，送至我所。”

诸离车各还其家，星夜供办，晨朝送至萨遮尼揵子所。萨遮尼揵子晨朝洒扫敷座，供办净水，遣使诣佛，白言：“时到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与诸大众，著衣持钵，往萨遮尼揵子所，大众前坐。萨遮尼揵子自手奉施清净饮食，充足大众；食已，洗钵竟。萨遮尼揵子知佛食竟，洗钵已，取一卑床于佛前坐。尔时，世尊为萨遮尼揵子说随喜偈言：

“于诸大会中，奉火为其最；

闻陀经典中，婆毗谛为最；

人中王为最，诸河海为最；

诸星月为最，诸明日为最；

十方天人中，等正觉为最！”

尔时，世尊为萨遮尼揵子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已，还归本处。

时，诸比丘于彼道中众共论议：“五百离车各为萨遮尼揵子供办饮食，彼诸离车于何得福？萨遮尼揵子于何得福？”

尔时，诸比丘还自住处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向于路中自共论议：‘五百离车为萨遮尼揵子供办饮食，供养世尊、诸大众。彼诸离车于何得福？萨遮尼揵子于何得福？’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彼诸离车供办饮食，为萨遮尼揵子，于萨遮尼揵子所因缘得福；萨遮尼揵子得福佛功德。彼诸离车得施有贪、恚、痴因缘果报，萨遮尼揵子得施无贪、恚、痴因缘果报。”

彼多罗十问，差摩焰仙尼，

阿鸠罗长者，西毛端萨遮。

杂阿含经卷第六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

时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，晡时从禅觉，往诣佛所，礼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如世尊说有流，云何名有流？云何名有流灭？”

佛告罗陀：“善哉所问！当为汝说。所谓有流者，愚痴无闻凡夫于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不如实知；不如实知故，于色爱乐、赞叹、摄受、染著。缘爱乐色故取，缘取故有，缘有故生，缘生故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增，如是纯大苦聚斯集起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，是名有流。

“多闻圣弟子于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如实知；如实如故，于彼色不起爱乐、赞叹、摄受、染著；不爱乐、赞叹、摄受、染著故，色爱则灭，爱灭则取灭，取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苦恼灭，如是纯大苦聚灭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，是名如来所说有流、有流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

时，有侍者比丘名罗陀，晡时从禅觉，往诣佛所，礼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世尊说色断知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断知。世尊，云何色断知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断知？”

佛告罗陀：“善哉所问！当为汝说。于色忧、悲、苦恼尽，离欲、灭、息没，是名色断知；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忧、悲、恼苦尽，离欲、灭、息没，是名受、想、行、识断知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在摩拘罗山。时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。

时，有众多外道出家诣尊者罗陀所，共相问讯已，退坐一面，问尊者罗陀言：“汝何故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？”

尊者罗陀答言：“我为断苦故，于世尊所出家修梵行。”

复问：“汝为断何等苦故，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？”

罗陀答言：“为断色苦故，于世尊所出家修梵行；断受、想、行、识苦故，于世尊所出家修梵行。”

时，诸外道出家闻尊者罗陀所说，心不喜，从座起，呵骂而去。

尔时，尊者罗陀知诸外道出家去已，作是念：“我向如是说，将不毁谤世尊耶？如说说耶？如法说、法次法说耶？将不为他难问诘责堕负处耶？”

尔时，尊者罗陀晡时从禅觉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，以其上事具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向所说，得无过耶？将不毁谤世尊耶？不为他人难问诘责堕负处耶？如说说耶？如法说、法次法说耶？”

佛告罗陀：“汝成实说，不毁如来，如说说、如法说、法次法说。所以者何？罗陀，色苦，为断彼苦故，出家修梵行；受、想、行、识苦，为断彼苦故，出家修梵行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时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。

时，有众多外道出家至尊者罗陀所，共相问讯已，退坐一面，问罗陀言：“汝为何等故，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？”

罗陀答言：“我为知苦故，于世尊所出家修梵行。”

时，诸外道闻罗陀所说，心不喜，从座起，呵骂而去。

尔时，罗陀晡时从禅觉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以其上事具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向所说，得无毁谤世尊耶？将不令他难问诘责堕负处耶？不如说说、非如法说、非法次法说耶？”

佛告罗陀：“汝真实说，不毁如来，不令他人难问诘责堕负处也，是如说说、如法说、法次法说。所以者何？色是苦，为知彼苦故，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；受、想、行、识是苦，为知彼苦故，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时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。

时，有众多外道出家至尊者罗陀所，共相问讯已，退坐一面，问罗陀言：“汝为何等故，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？”

罗陀答言：“为于色忧、悲、恼苦尽、离欲、灭、寂没故，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；为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忧、悲、恼苦尽、离欲、灭、寂没故，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。”

尔时，众多外道出家闻是已，心不喜，从座起，呵骂而去。

尔时，罗陀晡时从禅觉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以其上事具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得无谤世尊耶？不令他人来难问诘责堕负处耶？不如说说、非如法说、非法次法说耶？”

佛告罗陀：“汝真实说，不谤如来，不令他人难问诘责堕负处也，如说说、如法说、法次法说。所以者何？罗陀，色忧、悲、恼苦，为断彼故，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；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忧、悲、恼苦，为断彼故，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时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。

时，有众多外道出家至罗陀所，共相问讯已，退坐一面，问罗陀言：“汝何故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？”

罗陀答言：“于色见我、我所、我慢使系著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没；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见我、我所、我慢使系著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没故，于世尊所出家修梵行。”

诸外道出家闻是语，心不喜，从座起，呵骂而去。

罗陀比丘晡时从禅觉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以其上事具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之所说，得无毁谤世尊耶？不令他人难问诘责堕负处耶？不如说说、不如法说、非法次法说耶？”

佛告罗陀：“汝真实说，不谤如来，不令他人难问诘责堕负处也，是如说说、如法说、法次法说。所以者何？于色见我、我所、我慢使系著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没故；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见我、我所、我慢使系著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没故，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时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。

时，有众多外道出家至罗陀所，共相问讯已，退坐一面，问罗陀言：“汝何故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？”

罗陀答言：“于色有漏，障礙、热恼、忧悲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没；受、想、行、识有漏，障礙、热恼、忧悲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没故，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。”

时，众多外道出家闻是已，心不喜，从座起，呵骂而去。

尔时，罗陀晡时从禅觉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以其上事具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之所说，将无谤世尊耶？不令他人难问诘责堕负处耶？不如说说、不如法说、非法次法说耶？”

佛告罗陀：“汝真实说，不谤如来。所以者何？色有漏，有障礙、热恼、忧悲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没；受、想、行、识有漏，障礙、热恼、忧悲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没故，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时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。

时，有外道出家至罗陀所，共相问讯已，退坐一面，问罗陀言：“汝何故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？”

罗陀答言：“于色贪、恚、痴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没；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贪、恚、痴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没，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。”

诸外道闻是语已，心不喜，从座起，呵责而去。

罗陀比丘晡时从禅觉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以其上事具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之所说，将无谤世尊耶？不令他人难问诘责堕负处耶？不如说说、不如法说、非法次法说耶？”

佛告罗陀：“汝真实说，不谤如来，不令他人难问诘责堕负处也，如说说、如法说、法次法说。所以者何？于色贪、恚、痴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没；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贪、恚、痴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没故，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时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。

时，有众多外道出家至罗陀所，共相问讯已，退坐一面，问罗陀言：“汝何故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？”

罗陀答言：“于色欲、爱、喜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没；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欲、爱、喜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没故，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。”

时，诸外道闻是语已，心不喜，从座起，呵骂而去。

罗陀比丘晡时从禅觉，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以其上说具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之所说，不谤如来耶？不令他人难问诘责堕负处耶？不如说说、不如法说、非法次法说耶？”

佛告罗陀：“汝真实说，不谤如来，不令他人难问呵责堕负处也，如说说、如法说、如法次法说。所以者何？于色欲、爱、喜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没；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欲、爱、喜，彼若尽、离欲、灭、寂没故，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时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。

尔时，世尊告罗陀言：“诸所有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当观皆是魔所作；诸所有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当观皆是魔所作。”

佛告罗陀：“色为常耶？为无常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常，世尊。”

复问：“若无常者，是苦耶？”

答曰：“是苦，世尊。”

“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”复问：“罗陀，若无常、苦者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色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”佛告罗陀：“若多闻圣弟子于此五受阴不见是我、是我所故，于诸世间都无所取，无所取故无所著，无所著故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时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。

尔时，世尊告罗陀比丘言：“诸所有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皆是死法；所有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皆是死法。”

佛告罗陀：“色为常耶？为无常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常，世尊。”

复问：“若无常者是苦耶？”

答曰：“是苦，世尊。”

“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为常、为无常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常，世尊。”

复问：“若无常者是苦耶？”

答曰：“是苦，世尊。”

复问：“若无常、苦者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罗陀：“若多闻圣弟子于此五受阴如实观察非我、非我所者，于诸世间都无所取，无所取者无所著，无所著故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

时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所谓众生者，云何名为众生？”

佛告罗陀：“于色染著缠绵，名曰众生；于受、想、行、识染著缠绵，名曰众生。”

佛告罗陀：“我说于色境界当散坏消灭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境界当散坏消灭，断除爱欲，爱尽则苦尽，苦尽者我说作苦边。譬如聚落中诸小男小女嬉戏，聚土作城郭宅舍，心爱乐著，爱未尽、欲未尽、念未尽、渴未尽，心常爱乐、守护，言：‘我城郭，我舍宅。’若于彼土聚爱尽、欲尽、念尽、渴尽，则以手拨足蹴，令其消散。如是，罗陀，于色散坏消灭爱尽，爱尽故苦尽，苦尽故我说作苦边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

时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善哉！世尊，为我略说法要。我闻法已，我当独一静处，专心思惟，不放逸住，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，身著染衣，正信、非家、出家学道，增加精进，修诸梵行，见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罗陀曰：“善哉！罗陀，能于佛前问如是义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罗陀，当知有身、有身集、有身灭、有身灭道迹。何等为有身？谓五受阴：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。云何有身集？谓当来有爱、贪、喜俱，于彼彼爱乐，是名有身集。云何有身灭？谓当有爱、喜、贪俱，彼彼爱乐，无余断舍、吐尽、离欲、寂没，是名有身尽。云何有身灭道迹？谓八正道——正见、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是名有身灭道迹。有身当知，有身集当断，有身灭当证，有身灭道迹当修。罗陀，若多闻圣弟子于有身若知、若断，有身集若知、若断，有身灭若知、若证，有身灭道迹若知、若修已，罗陀，名断爱、离爱、转结、止慢无间等，究竟苦边。”

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，从座起，作礼而去。世尊如是教授已，罗陀比丘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所以善男子剃除须发，著染色衣，正信、非家、出家学道，增益精进，修诸梵行，见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，成阿罗汉，心善解脱。

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时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。

尔时，世尊告罗陀比丘言：“比丘，诸有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当观皆是魔；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当观皆是魔。罗陀，于意云何？色为常耶？为无常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常，世尊。”

“若无常者，是苦耶？”

答曰：“是苦，世尊。”

“若无常、苦者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我不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是故，罗陀，多闻圣弟子于色生厌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生厌，厌故不乐，不乐故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时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。

尔时，世尊告罗陀比丘言：“诸所有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皆是魔所作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”

佛告罗陀：“于意云何？色是常耶？为非常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常，世尊。”

复问：“若无常者，是苦耶？”

答曰：“是苦，世尊。”

复问：“受、想、行、识为是常耶？为无常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常，世尊。”

复问：“若无常者，是苦耶？”

答曰：“是苦，世尊。”

佛告罗陀：“若无常、苦者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是故，罗陀，多闻圣弟子于色生厌，厌故不乐；于受、想、行、识生厌，厌故不乐，不乐故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第三经亦如是。所异者，佛告罗陀：“多闻圣弟子于此五受阴，阴阴观察非我、非我所。观察已，于诸世间都无所取，不取故不著，不著故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时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。

尔时，世尊告罗陀言：“诸所有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当观彼一切皆是死法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”

余如前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时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。

尔时，世尊告罗陀言：“诸所有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当观皆是断法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于色生厌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生厌，厌故不乐，不乐故解脱，解脱知见，自知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观察断法，如是观察灭法，观察弃舍法，观察无常法，观察苦法，观察空法，观察非我法，观察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法，观察病法，观察痈法，观察刺法，观察杀法，观察杀根本法，观察病、痈、刺、杀、杀根本法，如是诸经，皆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时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。

尔时，世尊告罗陀言：“诸所有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当观皆是断法。观察已，于色欲贪断，欲贪断已，我说心善解脱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比十四经亦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。时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。

尔时，世尊告罗陀言：“诸所有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当观皆是断法。观察断法已，于色欲贪断，欲贪断已，我说心善解脱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欲断五受阴者，当求大师。何等为五？谓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。欲断此五受阴，当求大师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当断，如是当知、当吐、当息、当舍，亦复如是。如求大师，如是胜师者、顺次师者、教诫者、胜教诫者、顺次教诫者、通者、广通者、圆通者、导者、广导者、究竟导者、说者、广说者、顺次说者、正者、伴者、真知识者、亲者、愍者、悲者、崇义者

、安慰者、崇乐者、崇触者、崇安慰者、欲者、精进者、方便者、勤者、勇猛者、固者、强者、堪能者、专者、心不退者、坚执持者、常习者、不放逸者、和合者、思量者、忆念者、觉者、知者、明者、慧者、受者、思惟者、梵行者、念处者、正勤者、如意足者、根者、力者、觉分者、道分者、止者、观者、念身者、正忆念者，亦复如是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沙门、婆罗门习于色者，随魔自在，入于魔手，随魔所欲，为魔所缚，不脱魔系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若沙门、婆罗门不习色，如是沙门、婆罗门不随魔自在，不入魔手，不随魔所欲，解脱魔缚，解脱魔系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习近者、习著者、味者、决定著者、止者、使者、往者、撰择者、不舍者、不吐者，如是等沙门、婆罗门随魔自在，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沙门、婆罗门于色不习近者，不随魔自在，不入魔手，不随魔所欲，非魔缚所缚，解脱魔系；不习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乃至吐色亦复如是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系著，何所见我？令众生无明所盖，爱系我首，长道驱驰，生死轮回，生死流转，不去本际？”

诸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善哉！世尊，惟愿哀愍，广说其义，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诸比丘，色有故，色事起，色系著，色见我，令众生无明所盖，爱系其首，长道驱驰，生死轮回，生死流转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诸比丘，色为常耶？为非常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常，世尊。”

复问：“若无常者，是苦耶？”

答曰：“是苦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，比丘，若无常者是苦，是苦有故，是事起、系著、见我，令众生无明所盖，爱系其头，长道驱驰，生死轮回，生死流转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是故，诸比丘，诸所有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非异我、不相在，是名正慧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

“如是见、闻、觉、识，求得随忆、随觉、随观，彼一切非我、非异我、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若有见言：有我、有世间、有此世、常、恒、不变易法，彼一切非我、非异我、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若复有见：非此我、非此我所、非当来我、非当来我所，彼一切非我、非异我、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

“若多闻圣弟子于此六见处观察非我、非我所，如是观者，于佛所狐疑断，于法、于僧狐疑断，是名比丘。多闻圣弟子不复堪任作身、口、意业，趣三恶道。正使放逸，圣弟子决定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来，作苦边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多闻圣弟子于此六见处观察非我、非我所，如是观者，于苦狐疑断，于集、灭、道狐疑断，是名比丘。多闻圣弟子不复堪任作身、口、意业，趣三恶道。”如是广说，乃至作苦边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广说如上，差别者：“若多闻圣弟子于此六见处观察非我、非我所，如是观者，于佛狐疑断，于法、僧、苦、集、灭、道狐疑断。”如是广说，乃至作苦边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于何所是事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系著，何所见我？诸比丘，令彼众生无明所盖，爱系其首，长道驱驰，生死轮回，生死流转，不知本际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善哉！世尊，惟愿哀愍，广说其义，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诸比丘，色有故，是色事起，于色系著，于色见我，令众生无明所盖，爱系其首，长道驱驰，生死轮回，生死流转；受、想、行

、识亦复如是。诸比丘，色是常耶？为非常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常，世尊。”

复问：“若无常者，是苦耶？”

答曰：“是苦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，比丘，若无常者是苦，是苦有故，是事起、系著、见我，令彼众生无明所盖，爱系其首，长道驱驰，生死轮回，生死流转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是故，诸比丘，诸所有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非异我、不相在，如是观者，是名正慧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

“如是见、闻、觉、识，求得随忆、随觉、随观，彼一切非我、非异我、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若有见言：有我、有此世、有他世、有常、有恒、不变易，彼一切非我、非异我、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若复有见：非此我、非此我所、非当来我、非当来我所，彼一切非我、非异我、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

“若多闻圣弟子于此六见处观察非我、非我所，如是观者，于佛狐疑断，于法、僧狐疑断，是名比丘。不复堪任作身、口、意业，趣三恶道。正使放逸，诸圣弟子皆悉决定向于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作苦后边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第二经亦如是。差别者：于苦、集、灭、道狐疑断。

第三经亦如是。差别者：于佛、法、僧狐疑断，于苦、集、灭、道狐疑断。

杂阿含经卷第七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系，何所著，何所见我，若未起忧、悲、恼苦令起，已起忧、悲、恼苦重令增广？”

诸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，惟愿广说！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色有故，色起，色系、著故，于色见我，未起忧、悲、恼苦令起，已起忧、悲、恼苦重令增广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诸比丘，于意云何？色为常耶？为非常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常，世尊。”

复问：“若无常者，是苦耶？”

答曰：“是苦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，比丘，若无常者是苦，是苦有故，是事起、系、著、见我，若未起忧、悲、恼苦令起，已起忧、悲、恼苦重令增广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是故，诸比丘，诸所有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非异我、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

“若复见、闻、觉、识，起求忆、随觉、随观，彼一切非我、非异我、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若见有我、有世间、有此世、有他世，常、恒、不变易，彼一切非我、非异我、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若复有见：非此世我、非此世我所、非当来我、非当来我所，彼一切非我、不异我、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

“若多闻圣弟子于此六见处观察非我、非我所，如是观者，于佛狐疑断，于法、僧狐疑断，是名比丘。多闻圣弟子不复堪任作身、口、意业，趣三恶道，正使放逸。圣弟子决定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来，作苦边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次经亦如是，差别者：苦、集、灭、道狐疑断。

次经亦如是，差别者：佛、法、僧、苦、集、灭、道狐疑断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系著，何所见我，未起我、我所、我慢系著使起，已起我、我所、我慢系著使重令增广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”如是广说，乃至……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第二、第三经亦复如上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系著，何所见我，若未起有漏、障碍、烧燃、忧、悲、恼苦生，已起有漏、障碍、烧燃、忧、悲、恼苦重令增广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”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系著，何所见我，令三受于世间转？”

诸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”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系著，何所见我，令三苦世间转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”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系著，何所见我，令世八法世间转？”

诸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”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系著，何所见我，令诸众生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我胜、我等、我卑？”

诸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”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系著，何所见我，令诸众生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有胜我者、有等我者、有卑我者？”

诸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”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系著，何所见我，令诸众生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无胜我者、无等我者、无卑我者？”

诸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”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系著，何所见我，令诸众生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有我、有此世、有他世，常、恒、不变易法，如尔安住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”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系著，何所见我，令诸众生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如是我、彼，一切不二、不异、不灭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”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系著，何所见我，令诸众生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无施、无会、无说，无善趣、恶趣业报，无此世、他世，无母、无父、无众生、无世间阿罗汉正到正趣，若此世、他世见法自知身作证具足住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”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系著，何所见我，令诸众生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无力、无精进、无力精进、无士夫方便、无士夫精勤、无士夫方便精勤、无自作、无他作、无自他作；一切人、一切众生、一切神，无方便、无力、无势、无精进、无堪能，定分、相续、转变，受苦乐六趣？”

诸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”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系著，何所见我，令诸众生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诸众生此世活，死后断坏无所有。四大和合士夫，身命终时，地归地、水归水、火归火、风归风，根随空转，舆床第五，四人持死人往冢间，乃至未烧可知烧燃已，骨白鸽色立，高慢者知施，黠慧者知受，若说有者，彼一切虚诳妄说，若愚若智，死后他世，俱断坏无所有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”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系著，何所见我，令诸众生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众生烦恼，无因无缘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”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系著，何所见我，令诸众生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众生清净，无因无缘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”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系著，何所见我，令诸众生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众生无知无见、无因无缘？”

时，诸比丘白佛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”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系著，何所见我，令诸众生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？”

时，诸比丘白佛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”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系著，何所见我，令诸众生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谓七身非作、非作所作，非化、非化所化，不杀、不动、坚实。何等为七？所谓地身、水身、火身、风身、乐、苦、命。此七种身非作、非作所作，非化、非化所化，不杀、不动、坚实、不转、不变、不相逼迫，若福、若恶、若福恶，若苦、若乐、若苦乐、若士枭、士首，亦不逼迫世间。若命、若身，七身间间容刀往返，亦不害命，于彼无杀、无杀者，无系、无系者，无念、无念者，无教、无教者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”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系著，何所见我，令诸众生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作、教作，断、教断，煮、教煮，杀、教杀，害众生、盗他财、行邪淫、知言妄语、饮酒、穿墙、断锁、偷夺，复道害村、害城、害人民，以极利剑轮鈆割斫，截作大肉聚，作如是学，彼非恶因缘，亦非招恶。于恒水南杀害而去，恒水北作大会而来，彼非因缘福恶，亦非招福恶。惠施、调伏、护持、行利、同利，于此所作，亦非作福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”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系著，何所见我，令诸众生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于此十四百千生门、六十千六百五业、三业、二业、一业、半业、六十二道迹、六十二内劫、百二十泥犁、百三十根、三十六贪界、四十九千龙家、四十九千金翅鸟家、四十九千邪命外道、四十九千外道出家、七想劫、七无想劫、七阿修罗、七毗舍遮、七天、七人、七百海、七梦、七百梦、七险、七百险、七觉、七百觉、六生、十增进、八大士地，于此八万四千大劫，若愚若智，往来经历，究竟苦边。彼无有沙门、婆罗门作如是说：我常持戒，受诸苦行，修诸梵行，不熟业者令熟，已熟业者弃舍，进退不可知。此苦乐常住，生死定量；譬如缕丸掷著空中，渐渐来下，至地自住。如是八万四千大劫生死定量，亦复如是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”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系著，何所见我，令诸众生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风不吹、火不燃、水不流、箭不射、怀妊不产、乳不构、日月若出若没、若明若暗不可知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”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系著，何所见我，令诸众生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此大梵自在，造作自然，为众生父？”

诸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”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系著，何所见我，令诸众生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色是我，余则虚名；无色是我，余则虚名；色非色是我，余则虚名；非色非无色是我，余则虚名；我有边，余则虚名；我无边，余则虚名；我有边无边，余则虚名；我非有边非无边，余则虚名。一想、种种想、多想、无量想，我一向乐、一向苦，若苦、乐、不苦不乐，余则虚名？”

诸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”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系著，何所见我，令诸众生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色是我，余则妄想；非色、非非色是我，余则妄想。我有边，余则妄想

；我无边，余则妄想；我非有边非无边，余则妄想。我一想、种种想、少想、无量想，我一向乐、一向苦，若苦、乐、不苦不乐？”

诸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”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系著，何所见我，令诸众生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我世间常、世间无常、世间常无常、世间非常非无常；世有边、世无边、世有边无边、世非有边非无边；命即是身、命异身异；如来死后有、如来死后无、如来死后有无、如来死后非有非无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”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系著，何所见我，令诸众生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世间我常、世间我无常、世间我常无常、世间我非常非无常；我苦常、我苦无常、我苦常无常、我苦非常非无常；世间我自作、世间我他作、世间我自作他作、世间我非自作非他作非自非他无因作；世间我苦自作、世间我苦他作、世间我苦自他作、世间我苦非自非他无因作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”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系著，何所见我，令诸众生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若无五欲娱乐，是则见法般涅槃；若离欲、恶不善法、有觉有观，离生喜乐，入初禅乃至第四禅，是第一义般涅槃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”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系著，何所见我，令诸众生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若粗四大色断坏、无所有，是名我正断；若复我欲界断坏、死后无所有，是名我正断；若复我色界死后断坏、无所有，是名我正断；若得空入处、识入处、无所有入处、非想非非想入处，我死后断坏、无所有，是名我正断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”如是广说，次第如上三经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法无常者当断，断彼法已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。何法无常？色无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过去无常法当断，断彼法已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。云何过去无常法？过去色是无常法，过去欲是无常法，彼法当断。断彼法已，以义饶益，长夜安乐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未来、现在、过去现在、未来现在、过去未来、过去未来现在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为断无常法故，当求大师。云何是无常法？谓色是无常法；为断彼法，当求大师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过去未来、过去现在、未来现在、过去未来现在当求大师，八种经如是。种种教随顺、安、广安、周普安、导、广导、究竟导、说、广说、随顺说、第二伴、真知识、同意、愍、悲、崇义、崇安慰、乐、崇触、崇安隐、欲、精进、方便、广方便、堪能方便、坚固、强健、勇猛身心、勇猛难伏、摄受常学、不放逸修、思惟、念、觉、知、明、慧、辩、思量、梵行、如意、念处、正勤、根、力、觉、道、止、观、念身、正忆念，一一八经亦如上说。如断义，如是知义、尽义、吐义、止义、舍义亦如是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犹如有人火烧头衣，当云何救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当起增上欲，殷勤方便时救令灭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头衣烧燃尚可暂忘，无常盛火应尽除断灭；为断无常火故，勤求大师。断何等无常故勤求大师？谓断色无常故勤求大师；断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故勤求大师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断无常，如是过去无常、未来无常、现在无常、过去未来无常、过去现在无常、未来现在无常、过去未来现在无常，如是八种救头燃譬经如上广说。如求大师，如是求种种教、随顺教，如上广说。如断义，如是知义、尽义、吐义、止义、舍义、灭义、没义亦复如是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为断无常故，当随修内身身观住。何等法无常？谓色无常；为断彼故，当随修内身身观住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；为断彼故，当随修内身身观住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无常，如是过去色无常，未来色、现在色、过去未来色、过去现在色、未来现在色、过去未来现在色无常，断彼故，当随修内身身观住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

如随修内身身观住八种，如是外身身观、内外身身观、内受受观、外受受观、内外受受观、内心心观、外心心观、内外心心观、内法法观、外法法观、内外法法观住，一一八经亦如上说。

如断无常义，修四念处，如是知义、尽义、吐义、止义、舍义、灭义、没义故，随修四念处，亦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犹如有人火烧头衣，当云何救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当起增上欲，殷勤方便时救令灭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头衣烧燃尚可暂忘，无常盛火应尽断。为断无常火故，随修内身身观住。云何为断无常火故，随修内身身观住？谓色无常，为断彼故，随修内身身观住；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为断彼故，随修内身身观住。”广说……乃至……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无常，如是过去无常、未来无常、现在无常、过去未来无常、过去现在无常、未来现在无常、过去未来现在无常，如内身身观住八经。如是外身身观八经、内外身身观八经如上说。

如身念处二十四经，如是受念处、心念处、法念处二十四经如上说。

如当断无常九十六经，如是当知、当吐、当尽、当止、当舍、当灭、当没，一一九十六经亦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犹如有人火烧头衣，当云何救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起增上欲，殷勤方便时救令灭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头衣烧燃尚可暂忘，无常盛火应尽断。为断无常火故，已生恶不善法当断，起欲、精勤、摄心令增长。断何等无常法故，已生恶不善法为断故，起欲、方便、摄心增进？谓色无常故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当断故，已生恶不善法令断，起欲、方便、摄心增进。”广说……乃至……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无常经，如是过去无常、未来无常、现在无常、过去未来无常、过去现在无常、未来现在无常、过去未来现在无常八经，亦如上说。

如已生恶不善法当断故，如是未生恶不善法令不生、未生善法令生、已生善法令增广故，起欲、方便、摄心增进八经，亦如上说。

如当断无常三十二经，如是当知、当吐、当尽、当止、当舍、当灭、当没，一一三十二经广说如上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犹如有人火烧头衣，当云何救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当起增上欲，殷勤方便时救令灭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头衣烧燃尚可暂忘，无常盛火当尽断。为断无常火故，当修欲定断行成就如意足。当断何等法无常？谓当断色无常，当断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故，修欲定断行成就如意足。”如经广说，乃至……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无常，如是过去无常、未来无常、现在无常、过去未来无常、过去现在无常、未来现在无常、过去未来现在无常八经，亦如上说。

如修欲定，如是精进定、意定、思惟定亦如是。如当断三十二经，如是当知、当吐、当尽、当止、当舍、当灭、当没，一一三十二经亦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犹如有人火烧头衣，当云何救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当起增上欲，殷勤方便时救令灭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头衣烧燃尚可暂忘，无常盛火当尽断。为断无常火故，当修信根。断何等无常法？谓当断色无常，当断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故，修信根。”如是广说，乃至……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无常，如是过去无常、未来无常、现在无常、过去未来无常、过去现在无常、未来现在无常、过去未来现在无常，亦如上说。

如信根八经，如是修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八经，亦如上说。

如当断四十经，如是当知、当吐、当尽、当止、当舍、当灭、当没，四十经亦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犹如有人火烧头衣，当云何救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当起增上欲，殷勤方便时救令灭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头衣烧燃尚可暂忘，无常盛火当尽断。为断无常火故，当修信力。断何等无常故，当修信力？谓断色无常故，当修信力；断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故，当修信力。”如是广说，乃至……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无常，如是过去无常、未来无常、现在无常、过去未来无常、过去现在无常、未来现在无常、过去未来现在无常八经，亦如上说。

如信力，如是精进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，八经亦如上说。

如当断四十经，如是当知、当吐、当尽、当止、当舍、当灭、当没，一一四十经亦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犹如有人火烧头衣，当云何救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当起增上欲，殷勤方便时救令灭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头衣烧燃尚可暂忘，无常盛火当尽断。为断无常火故，修念觉分。断何等法无常故，修念觉分？谓断色无常，修念觉分；当断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修念觉分。”如是广说，乃至……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无常，如是过去无常、未来无常、现在无常、过去未来无常、过去现在无常、未来现在无常、过去未来现在无常八经如上说。

如念觉分八经，如是择法觉分、精进觉分、喜觉分、除觉分、舍觉分、定觉分，一一八经亦如上说。

如当断五十六经，如是当知、当吐、当尽、当止、当舍、当灭、当没，一一五十六经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犹如有人火烧头衣，当云何救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当起增上欲，殷勤方便时救令灭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头衣烧燃尚可暂忘，无常盛火当尽断。为断无常火故，当修正见。断何等无常法火故，当修正见？断色无常故，当修正见；断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故，当修正见。”如是广说，乃至……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无常，如是过去无常、未来无常、现在无常、过去未来无常、过去现在无常、未来现在无常、过去未来现在无常，亦如上说。

如正见八经，如是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一一八经亦如上说。

如当断六十四经，如是当知、当吐、当尽、当止、当舍、当灭、当没，一一六十四经亦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犹如有人火烧头衣，当云何救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当起增上欲，殷勤方便时救令灭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头衣烧燃尚可暂忘，无常盛火当尽断无余。为断无常火故，当修苦习尽道。断何等无常法故，当修苦习尽道？谓断色无常故，当修苦习尽道；断受、想、行

、识无常故，当修苦习尽道。”如是广说，乃至……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无常，如是过去无常、未来无常、现在无常、过去未来无常、过去现在无常、未来现在无常、过去未来现在无常，亦如上说。

如苦习尽道八经，如是苦尽道、乐非尽道、乐尽道，一一八经亦如上说。

如当断三十二经，如是当知、当吐、当尽、当止、当舍、当灭、当没，一一三十二经亦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犹如有人火烧头衣，当云何救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当起增上欲，殷勤方便时救令灭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头衣烧燃尚可暂忘，无常盛火当尽断无余。为断无常火故，当修无贪法句。断何等法无常故，当修无贪法句？谓当断色无常故，修无贪法句；断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故，修无贪法句。”如是广说，乃至……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无常，如是过去无常、未来无常、现在无常、过去未来无常、过去现在无常、未来现在无常、过去未来现在无常，亦如上说。

如当修无贪法句八经，如是无恚、无痴诸句正句法句，一一八经如上说。

如当断二十四经，如是当知、当吐、当尽、当止、当舍、当灭、当没，一一二十四经亦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犹如有人火烧头衣，当云何救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当起增上欲，殷勤方便时救令灭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头衣烧燃尚可暂忘，无常盛火当尽断。为断无常火故，当修止。断何等法无常故，当修止？谓断色无常故，当修止；断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故，当修止。”如是广说，乃至……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无常，如是过去无常、未来无常、现在无常、过去未来无常、过去现在无常、未来现在无常、过去未来现在无常，亦如上说。

如修止八经，如是修观八经，亦如上说。

如当断十六经，如是当知、当吐、当尽、当止、当舍、当灭、当没，一一十六经亦如上说。

“诸所有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非异我、不相在如实知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如是。多闻圣弟子如是正观者，于色生厌，受、想、行、识生厌；厌已不乐，不乐故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“如无常，如是动摇、旋转、厄瘵、破坏、飘疾、朽败、危顿、不恒、不安、变易、恼苦、灾患、魔邪、魔势、魔器，如沫、如泡、如芭蕉、如幻。微劣、贪嗜、杀摽、刀剑、嫉妒、相残、损减、衰耗、系缚、捶打、恶疮、痈疽、利刺、烦恼、谪罚、阴盖、过患、处愁、戚、恶知识，苦、空、非我、非我所，怨家连锁，非义、非安慰，热恼、无荫、无洲、无覆、无依、无护，生法、老法、病法、死法、忧悲法、恼苦法、无力法、羸劣法、不可欲法、诱引法、将养法、有苦法、有杀法、有恼法、有热法、有相法、有吹法、有取法、深险法、难涩法、不正法、凶暴法、有贪法、有恚法、有痴法、不住法、烧燃法、挂礙法、灾法、集法、灭法、骨聚法、肉段法、执炬法、火坑法，如毒蛇、如梦假借、如树果、如屠牛者、如杀人者、如触露、如淹水、如驶流、如织缕、如轮涉水、如跳杖、如毒瓶、如毒身、如毒华、如毒果、烦恼动。如是，比丘，乃至断过去、未来、现在无常，乃至灭没，当修止观。

“断何等法过去、未来、现在无常，乃至灭没，修止观？谓断色过去、未来、现在无常，乃至灭没，故修止观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是故诸所有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非异我、不相在如实知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于色生厌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生厌；厌故不乐，不乐故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以成就一法故，不复堪任知色无常，知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。何等为一法成就？谓贪欲一法成就；不堪能知色无常，知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。何等一法成就？谓无贪欲成就；无贪欲法者，堪能知色无常，堪能知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“如成就不成就，如是知不知、亲不亲、明不明、识不识、察不察、量不量、覆不覆、种不种、掩不掩、映翳不映翳亦如是。如是知，如是识解，受、求、辩、独证，亦复如是。如贪，如是恚、痴、瞋、恨、訾、执、嫉、悭、幻、谄、无惭、无愧、慢、慢慢、增慢、我慢、增上慢、邪慢、卑慢、骄慢、放逸、矜高、曲伪相规、利诱、利恶、欲多、欲常、欲不敬、恶口、恶知识、不忍贪、嗜下贪、恶贪，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取、戒取、欲爱、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、昏悴、蹁躚、赑屃、懒、乱想、不正忆、身浊、不直、不软、不异、欲觉、恚觉、害觉、亲觉、国土觉、轻易觉、爱他家觉、愁忧恼苦，于此等一一法，乃至映翳，不堪任灭色作证。

“何等为一法？所谓恼苦；以恼苦映翳故，不堪任于色灭尽作证，不堪任于受、想、行、识灭尽作证。一法不映翳故，堪任于色灭尽作证，堪任于受、想、行、识灭尽作证。何等一法？谓恼苦；此一法不映翳故，堪任于色灭尽作证，堪任于受、想、行、识灭尽作证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杂阿含经卷第八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正观察眼无常，如是观者，是名正见。正观故生厌，生厌故离喜、离贪，离喜、贪故，我说心正解脱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离喜、离贪，离喜、贪故，比丘，我说心正解脱。心正解脱者，能自记说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无常，如是苦、空、非我，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于眼当正思惟、观察无常。所以者何？于眼正思惟、观察无常故，于眼欲贪断；欲贪断故，我说心正解脱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正思惟、观察

故，欲贪断；欲贪断者，我说心正解脱。如是，比丘，心正解脱者，能自记说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于眼不识、不知、不断、不离欲者，不堪任正尽苦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诸比丘，于眼若识、若知、若断、若离欲者，堪任正尽苦；于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若识、若知、若断、若离欲者，堪任正尽苦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于眼若不识、不知、不断、不离欲者，不堪任越生、老、病、死苦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不识、不知、不断、不离欲者，不堪任越生、老、病、死苦。诸比丘，于色若识、若知、若断、若离欲者，堪任越生、老、病、死苦；于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若识、若知、若断、若离欲，堪任越生、老、病、死苦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于眼不离欲，心不解脱者，不堪任正尽苦；于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不离欲，心不解脱者，不堪任正尽苦。诸比丘，若于眼色离欲，心解脱者，彼堪任正尽苦；于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离欲，心解脱者，堪任正尽苦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于眼、色不离欲，心不解脱者，不堪任越生、老、病、死苦；于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不离欲，心不解脱者，不堪任越生、老、病、死苦。诸比丘，若于眼、色离欲，心解脱者，堪任越生、老、病、死苦；于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离欲，心解脱者，堪任越生、老、病、死苦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于眼生喜者，则于苦生喜；若于苦生喜者，我说彼不解脱于苦。于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生喜者，则于苦生喜；于苦生喜者，我说彼不解脱于苦

。

“诸比丘，若于眼不生喜者，则于苦不生喜；于苦不生喜者，我说彼解脱于苦。于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不生喜者，则于苦不生喜；于苦不生喜者，我说彼解脱于苦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一切无常。云何一切无常？谓眼无常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，若眼触因缘生受——苦觉、乐觉、不苦不乐觉，彼亦无常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于眼生厌；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，苦觉、乐觉、不苦不乐觉，于彼生厌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、意识、意触，意触因缘生受，苦觉、乐觉、不苦不乐觉，彼亦生厌；厌故不乐，不乐故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无常经，如是苦、空、无我，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一切无常。云何一切？谓眼无常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——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无常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，若法、意识、意触、意触因缘生受，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无常。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于眼解脱。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，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解脱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法、意识、意触、意触因缘生受，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解脱，我说彼解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说一切无常，如是一切苦、一切空、一切非我、一切虚业法、一切破坏法、一切生法、一切老法、一切病法、一切死法、一切愁忧法、一切烦恼法、一切集法、一切灭法、一切知法、一切识法、一切断法、一切觉法、一切作证、一切魔、一切魔势、一切魔器、一切然、一切炽然、一切烧，皆如上二经广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伽阇尸利沙支提，与千比丘俱，皆是旧萦发婆罗门。

尔时，世尊为千比丘作三种示现教化。云何为三？神足变化示现、他心示现、教诫示现。

神足示现者，世尊随其所应，而示现入禅定正受。陵虚至东方，作四威仪，行、住、坐、卧；入火三昧，出种种火光，青、黄、赤、白、红、颇梨色；水火俱现，或身下出火，身上出水；身上出火，身下出水，周圆四方亦复如是。尔时，世尊作种种神变已，于众中坐，是名神足示现。

他心示现者，如彼心、如彼意、如彼识，彼应作如是念、不应作如是念、彼应作如是舍、彼应作如是身证住，是名他心示现。

教诫示现者，如世尊说：“诸比丘，一切烧燃。云何一切烧燃？谓眼烧燃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，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烧燃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烧燃，若法、意识、意触、意触因缘生受，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烧燃。以何烧燃？贪火烧燃、恚火烧燃、痴火烧燃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火烧燃。”

尔时，千比丘闻佛所说，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。

尔时，尊者罗睺罗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知、云何见我内识身及外一切相，令我、我所、我慢使系著不生？”

尔时，世尊告罗睺罗：“善哉！罗睺罗，能问如来甚深之义。”

佛告罗睺罗：“眼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非异我、不相在如实知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罗睺罗，作如是知、如是见我此识身及外一切相，令我、我所、我慢使系著不生。罗睺罗，如是我、我所、我慢使紧著不生者，罗睺罗，是名断爱浊见，正无间等，究竟苦边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罗睺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内入处，如是外入处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；眼识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；眼触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；眼触生受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受；眼触生想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想；眼触生思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思，眼触生爱，耳鼻舌身意触生爱，亦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罗睺罗：“云何知、云何见于此识身及外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、我慢使系著？”

罗睺罗白佛言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善哉！世尊，当为诸比丘广说此义，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。”

佛告罗睺罗：“善哉！谛听！当为汝说。诸所有眼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非异我、不相在如实正观。罗睺罗，耳、鼻、舌、身意亦复如是。罗睺罗，如是知、如是见我此识身及外一切相，我、我所、我慢使系著不生。罗睺罗，如是比丘越于二，离诸相，寂灭解脱。罗睺罗，如是比丘断诸爱欲，转去诸结，究竟苦边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罗睺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内入，如是外入乃至意触因缘生受，亦如是广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罗睺罗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善哉！世尊，为我说法。我闻法已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；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已，如是思惟，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，正信、非家、出家学道，修持梵行，见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尔时，世尊观察罗睺罗心解脱慧未熟，未堪任受增上法，问罗睺罗言：“汝以授人五受阴未？”

罗睺罗白佛：“未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罗睺罗：“汝当为人演说五受阴。”

尔时，罗睺罗受佛教已，于异时为人演说五受阴；说已，还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已为人说五受阴，惟愿世尊为我说法！我闻法已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尔时，世尊复观察罗睺罗心解脱智未熟，不堪任受增上法，问罗睺罗言：“汝为人说六入处未？”

罗睺罗白佛：“未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罗睺罗：“汝当为人演说六入处。”

尔时，罗睺罗于异时为人演说六入处，说六入处已，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已为人演说六入处，惟愿世尊为我说法！我闻法已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尔时，世尊观察罗睺罗心解脱智未熟，不堪任受增上法，问罗睺罗言：“汝已为人说尼陀那法未？”

罗睺罗白佛言：“未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罗睺罗：“汝当为人演说尼陀那法。”

尔时，罗睺罗于异时为人广说尼陀那法已，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为我说法！我闻法已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尔时，世尊复观察罗睺罗心解脱智未熟，广说乃至告罗睺罗言：“汝当于上所说诸法，独于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观察其义。”

尔时，罗睺罗受佛教敕，如上所闻法、所说法思惟称量，观察其义，作是念：“此诸法一切皆顺趣涅槃、流注涅槃、后住涅槃。”尔时，罗睺罗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已于如上所闻法、所说法独一静处，思惟称量，观察其义，知此诸法皆顺趣涅槃、流注涅槃、后住涅槃。”

尔时，世尊观察罗睺罗心解脱智熟，堪任受增上法，告罗睺罗言：“罗睺罗，一切无常。何等法无常？谓眼无常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，如上无常广说。”

尔时，罗睺罗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礼佛而退。

尔时，罗睺罗受佛教已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、非家、出家学道，纯修梵行，乃至见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，成阿罗汉，心善解脱。

佛说此经已，罗睺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异比丘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知、云何见次第疾得漏尽？”

尔时，世尊告彼比丘：“当正观无常。何等法无常？谓眼无常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，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当观无常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当观无常，若法、意识、意触、意触因缘生受，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无常。比丘，如是知、如是见次第尽有漏。”

时，彼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作礼而去！

如是比丘所说经，若差别者：“云何知、云何见次第尽一切结？断一切缚、断一切使、断一切上烦恼、断一切结、断诸流、断诸轭、断诸取、断诸触、断诸盖、断诸缠、断诸垢、断诸爱、断诸意、断邪见生正见、断无明生明？比丘，如是观眼无常，乃至如是知、如是见次第无明断，明生。”

时，彼比丘闻佛所说欢喜，欢喜已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异比丘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知、云何见次第我见断，无我见生？”

佛告彼比丘：“于眼正观无常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，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正观无我；如是乃至意触因缘生受，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正观无我。比丘，如是知、如是见次第我见断，无我见生。”

时，彼比丘闻佛所说欢喜，欢喜已，作礼而去！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毗舍离耆婆拘摩罗药师庵罗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有比丘能断一法者，则得正智，能自记说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诸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，惟愿演说！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诸比丘，云何一法断故，乃至不受后有？所谓无明，离欲明生，得正智，能自记说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时，有异比丘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为佛作礼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知、云何见无明，离欲明生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当正观察眼无常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，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正观无常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比丘，如是知、如是见无明，离欲明生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毗舍离耆婆拘摩罗药师庵罗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尊者阿难：“于眼当如实知、如实见，若眼、眼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，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如实知、如实见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彼如实知、如实见已，于眼生厌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，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生厌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厌已不乐、不乐已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毗舍离耆婆拘摩罗药师庵罗园。

尔时，世尊说一切优陀那偈已，告尊者阿难：“眼无常、苦、变易、异分法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，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无常苦、变易、异分法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于眼得解脱；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，彼亦解脱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、意识、意触、意触因缘生受，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解脱，我说彼解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毗舍离城耆婆拘摩罗药师庵罗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勤方便禅思，内寂其心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，方便禅思，内寂其心，如是如实知显现。于何如实知显现？于眼如实知显现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，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如实知显现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此诸法无常有为，亦如是如实知显现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毗舍离耆婆拘摩罗药师庵罗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修无量三摩提，精勤系念。所以者何？修无量三摩提，精勤系念已，则如实显现。于何如实显现？于眼如实显现。如是广说，乃至此诸法无常有为，此如实显现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毗舍离耆婆拘摩罗药师庵罗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过去、未来眼无常，况现在眼！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、不顾过去眼，不欣未来眼，于现在眼厌、不乐、离欲、向厌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无常，苦、空、无我，亦如是说。

如内入处四经，如是外入处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四经、内外入处四经，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毗舍离耆婆拘摩罗药师庵罗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六触入处。云何为六？眼触入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入处。沙门、婆罗门于此六触入处集、灭、味、患、离不如实知，当知是沙门、婆罗门去我法、律远，如虚空与地。”

时，有异比丘从座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言：“我具足如实知此六触入处集、灭、味、患、离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我今问汝，汝随问答我。比丘，汝见眼触入处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于此眼触入处非我、非异我、不相在，如实知见者，不起诸漏、心不染著、心得解脱，是名初触入处已断、已知，断其根本，如截多罗树头，于未来法永不复起，所谓眼识及色。汝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入处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于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入处非我、非异我、不相在，作如是如实知见者，不起诸漏、心不染著、心得解脱，是名比丘六触入处已断、已知，断其根本，如截多罗树头，于未来世欲不复生，谓意识法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毗舍离耆婆拘摩罗药师庵罗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莫乐莫苦！所以者何？有六触入处地狱，众生生彼地狱中者，眼所见不可爱色、不见可爱色，见不可念色、不见可念色，见不善色、不见善色，以是因缘故，一向受忧苦；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识法，见不可爱、不见可爱，见不可念、不见可念，见不善法、不见善法，以是因缘故，长受忧苦。

“诸比丘，有六触入处天，有众生生彼处者，眼见可爱、不见不可爱，见可念色、非不可念色，见善色、非不善色，以是因缘故，一向长受喜乐；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所识法，可爱非不可爱、可念非不可念、善非不善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毗舍离耆婆拘摩罗药师庵罗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昔未成正觉时，独一静处，禅思思惟：‘自心多向何处观察？自心多逐过去五欲功德，少逐现在五欲功德，逐未来世转复微少。’我观多逐过去五欲心已，极生方便，精勤自护，不复令随过去五欲功德。我以是精勤自护故，渐渐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汝等诸比丘亦复多逐过去五欲功德，现在、未来亦复微少；汝今亦当以心多逐过去五欲功德故，增加自护，亦当不久得尽诸漏，无漏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所以者何？眼见色因缘生内受，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因缘生内受，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。是故，比丘，于彼入处当觉知，若眼灭，色想则离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灭，法想则离。”

佛说当觉六入处，言已，入室坐禅。时，有众多比丘，世尊去后，作此论议：“世尊为我等略说法要，不广分别，而入室坐禅。世尊说言：‘当觉六入处，若彼眼灭，色想则离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灭，法想则离。’我等今日于世尊略说法中犹故不解，今此众中，谁有慧力，能为我等于世尊略说法中，广为我等演说其义？”

复作是念：“唯有尊者阿难，常侍世尊，常为大师之所赞叹，聪慧梵行。唯有尊者阿难堪能为我等于世尊略说法中演说其义，我等今日皆共往诣尊者阿难所，问其要义，如阿难所说，悉当奉持。”

尔时，众多比丘往诣尊者阿难所，共相问讯已，于一面坐，白尊者阿难言：“尊者，当知世尊为我等略说法要。”如上所说，具问阿难：“当为我等广说其义！”

尊者阿难语诸比丘：“谛听！善思！于世尊略说法中，当为汝等广说其义。世尊略说者，即是灭六入处，有余当说故。言眼处灭，色想则离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入处灭，法想则离。世尊略说此法已，入室坐禅，我今已为汝等分别说义。”

尊者阿难说此义已，诸比丘闻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不为一切比丘说不放逸行，亦非不为一切比丘说不放逸行。

“不向何等像类比丘说不放逸行？若比丘得阿罗汉，尽诸有漏，离诸重担，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，心正解脱，如是像类比丘，我不为说不放逸行。所以者何？彼诸比丘已

作不放逸故，不复堪能作放逸事；我今见彼诸尊者得不放逸果，是故不为彼说不放逸行。

“为何等像类比丘说不放逸行？若诸比丘在学地者，未得心意增上安隐，向涅槃住，如是像类比丘，我为其说不放逸行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比丘习学诸根，心乐随顺资生之具，亲近善友，不久当得尽诸有漏，无漏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所以者何？彼眼识所可爱乐、染著之色，彼比丘见已，不喜、不赞叹、不染、不系著住；以不喜、不赞叹、不染、不著住故，专精胜进，身心止息，心安极住不忘，常定一心，无量法喜，但逮得第一三昧正受，终不退减随于眼色；于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法亦复如是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为汝等演说二法。谛听！善思！何等为二？眼、色为二，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法为二，是名二法。

“若有沙门、婆罗门作如是说，是非二者，沙门瞿昙所说二法，此非为二。彼自以意说二法者，但有言说，闻已不知，增其疑惑，以非其境界故。所以者何？缘眼、色、眼识生，三事和合触，缘触生受，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。若于此受集、受灭、受味、受患、受离不如实知者，种贪欲身触、种瞋恚身触、种戒取身触、种我见身触，亦种植增长诸恶不善法，如是纯大苦聚皆从集生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法，缘生意识，三事和合触，广说如上。

“复次，眼缘色，生眼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缘受，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于此诸受集、灭、味、患、离如是知；如是知已，不种贪欲身触，不种瞋恚身触、不种戒取身触、不种我见身触、不种诸恶不善法，如是诸恶不善法灭，纯大苦聚灭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亦复如是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二因缘生识。何等为二？谓眼色、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法。如是广说乃至非其境界故。所以者何？眼、色因缘生眼识，彼无常、有为、心缘生；若色、眼、识，无常、有为、心缘生，此三法和合触，触已受，受已思，思已想，此等诸法无常、有为、心缘生，所谓触、想、思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富留那比丘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说现法、说灭炽然、说不待时、说正向、说即此见、说缘自觉。世尊，云何为现法乃至缘自觉？”

佛告富留那：“善哉！富留那，能作此问。富留那，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富留那比丘，眼见色已，觉知色、觉知色贪——我此内有眼识色贪，我此内有眼识色贪如实知。富留那，若眼见色已，觉知色、觉知色贪——我此内有眼识色贪如实知者，是名现见法。

“云何灭炽然？云何不待时？云何正向？云何即此见？云何缘自觉？富留那比丘，眼见色已，觉知色，不起色贪觉，我有内眼识色贪，不起色贪觉如实知。若富留那比丘，眼见色已，觉知色、不起色贪觉；如实知色，不起色贪觉如实知，是名灭炽然、不待时、正向、即此见、缘自觉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富留那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言大海者，愚夫所说，非圣所说，此大海小水耳！云何圣所说海？谓眼识色已，爱念、染著，贪乐身、口、意业，是名为海。一切世间阿修罗众乃至天、人，悉于其中贪乐沉没，如狗肚藏，如乱草蕴，此世、他世绞结缠锁，亦复如是。耳识声、鼻识香、舌识味、身识触，此世、他世绞结缠锁，亦复如是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身、口、意业，如是贪、恚、痴、老、病、死，亦如是说。如五根三经、六根三经，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所谓海者，世间愚夫所说，非圣所说，大海小水耳！眼是人大海，彼色为涛波，若能堪忍色涛波者，得度眼大海竟，于涛波回澓诸水、恶虫、罗刹女鬼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是人大海，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为涛波，若堪忍彼法涛波，得度于意海竟，于涛波回澓恶虫、罗刹女鬼。”

尔时，世尊以偈颂曰：

“大海巨涛波，恶虫罗刹怖，

难度而能度，集离永无余。

能断一切苦，不复受余有，

永之般涅槃，不复还放逸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为汝等说苦集道迹、苦灭道迹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

“云何苦集道迹？缘眼、色，生眼识，三事和合触；缘触受，缘受爱，缘爱取，缘取有，缘有生，缘生，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集。如是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，是名苦集道迹。

“云何苦灭道迹？缘眼、色，生眼识，三事和合触；触灭则受灭，受灭则爱灭，爱灭则取灭，取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灭，如是纯大苦聚灭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说，是名苦灭道迹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涅槃道迹。云何为涅槃道迹？谓观察眼无常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无常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，是名涅槃道迹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似趣涅槃道迹。云何为似趣涅槃道迹？观察眼非我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观察无常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，是名似趣涅槃道迹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趣一切取道迹。云何为趣一切取道迹？缘眼、色，生眼识，三事和合触；触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所取故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，取所取故，是名趣一切取道迹。

“云何断一切取道迹？缘眼、色，生眼识，三事和合触；触灭则受灭，受灭则爱灭，爱灭则取灭；如是知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知一切知法、一切识法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云何一切知法、一切识法？诸比丘，眼是知法、识法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一切是知法、识法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不说一法不知、不识而得究竟苦边。云何不说一法不知、不识而得究竟苦边？谓不说于眼不知、不识而得究竟苦边。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亦复不说，不知不见而得究竟苦边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一切欲法应当断。云何一切欲法应当断？谓眼是一切欲法应当断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一切欲法应当断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不说一法不知、不断而究竟苦边。云何不说一法不知、不断而究竟苦边？谓不说眼不知、不断而究竟苦边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一切不说不知、不断而究竟苦边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断一切计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云何不计？谓不计我见色，不计眼我所，不计相属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

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不计乐我、我所，不计乐、相乐；不计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如是不计者，于诸世间常无所取；无所取故，无所著；无所著故，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上所说，眼等不计，一切事不计亦如是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计者是病，计者是痈，计者是刺，如来以不计住故，离病、离痈、离刺。是故，比丘欲求不计住，离病、离痈、离刺者，彼比丘莫计眼我、我所，莫计眼相属，莫计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莫计是我、我所、相在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比丘，如是不计者，眼无所取；无所取故，无所著；无所著故，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眼等所说，余一一事亦如是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增长法、损灭法。

“云何增长法？谓缘眼、色，生眼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缘受，广说乃至纯大苦聚集，是名增长法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，是名增长法。

“云何损灭法？缘眼、色，生眼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灭则受灭，广说乃至纯大苦聚灭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，是名损灭法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增长、损灭，如是起法、处变易法、集法、灭法，亦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有漏、无漏法。

“云何有漏法？谓眼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、意识、意触、意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世俗者，是名有漏法。

“云何无漏法？谓出世间意，若法、若意识、意触、意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出世间者，是名无漏法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杂阿含经卷第九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比丘名三弥离提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所谓世间者，云何名世间？”

佛告三弥离提：“谓眼、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法、意识、意触、意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是名世间。所以者何？六入处集则触集，如是乃至纯大苦聚集。

“三弥离提，若无彼眼、无色、无眼识、无眼触、无眼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；无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法、意识、意触、意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若不苦不乐者，则无世间，亦不施设世间。所以者何？六入处灭则触灭，如是乃至纯大苦聚灭故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世间，如是众生、如是魔，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比丘名三弥离提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所谓世间者，云何名世间？”

佛告三弥离提：“危脆败坏，是名世间。云何危脆败坏？三弥离提，眼是危脆败坏法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一切亦是危脆败坏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是说危脆败坏法，名为世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三弥离提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比丘名三弥离提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所谓世间空，云何名为世间空？”

佛告三弥离提：“眼空，常、恒、不变易法空，我所空。所以者何？此性自尔。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，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空，常、恒、不变易法

空，我所空。所以者何？此性自尔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是名空世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三弥离提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世间、世间集、世间灭、世间灭道迹。谛听！善思！

“云何为世间？谓六内入处。云何六？眼内入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内入处。

“云何世间集？谓当来有爱、喜、贪俱，彼彼集著。

“云何世间灭？谓当来有爱、喜、贪俱，彼彼集著无余断，已舍、已吐、已尽、离欲、灭、止、没。

“云何世间灭道迹？谓八圣道正见、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不说有人行到世界边者，我亦不说不行到世界边而究竟苦边者。”如是说已，入室坐禅。

时，众多比丘，世尊去后，即共议言：“世尊向者略说法言：‘我不说有人行到世界边者，我亦不说不行到世界边而得究竟苦边者。’如是说已，入室坐禅。我等今于世尊略说法中未解其义，是中诸尊，谁有堪能于世尊略说法中，广为我等说其义者？”

复作是言：“唯有尊者阿难，聪慧总持，而常给侍世尊左右，世尊赞叹多闻梵行，堪为我等于世尊略说法中广说其义。今当往诣尊者阿难所，请求令说。”

时，众多比丘往诣尊者阿难所，共相问讯已，于一面坐，具以上事广问阿难。

尔时，阿难告诸比丘：“谛听！善思！今当为说。若世间、世间名、世间觉、世间言辞、世间语说，此等皆入世间数。诸尊，谓眼是世间、世间名、世间觉、世间言辞、世间语说，是等悉入世间数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弟子于六入处集、灭、味、患、离如实知，是名圣弟子到世界边、知世间、世间所重、度世间。”

尔时，尊者阿难复说偈言：

“非是游步者，能到世界边，

不到世界边，不能免众苦。

是故牟尼尊，名知世间者，

能到世界边，诸梵行已立。

世界边唯有，正智能谛了，

觉慧达世间，故说度彼岸。

“如是，诸尊，向者世尊略说法已，入室坐禅，我今为汝分别广说。”

尊者阿难说是法已，众多比丘闻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师、有近住弟子，则苦独住；无师、无近住弟子，则乐独住。

“云何有师、有近住弟子，则苦独住？缘眼、色，生恶不善觉，贪恚痴俱，若彼比丘行此法者，是名有师。若于此边住者，是名近住弟子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如是有师、有近住弟子，常苦独住。

“云何无师、无近住弟子，常乐独住？缘眼、色，生恶不善觉，贪恚痴俱，彼比丘不行，是名无师；不依彼住，是名无近住弟子；是名无师、无近住弟子，常乐独住。若彼比丘无师、无近住弟子者，我说彼得梵行福。所以者何？无师、无近住弟子，比丘于我建立梵行，能正尽苦，究竟苦集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，乞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持尼师檀，入林中，昼日坐禅。时，舍利弗从禅觉，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

尔时，佛告舍利弗：“汝从何来？”

舍利弗答言：“世尊，从林中昼日坐禅来。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今入何等禅住？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今于林中入空三昧禅住。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舍利弗，汝今入上座禅住而坐禅。若诸比丘欲入上座禅者，当如是学。若入城时、若行乞食时、若出城时，当作是思惟：‘我今眼见色，颇起欲、恩爱、爱念著不？’舍利弗，比丘作如是观时，若眼识于色有爱念染著者，彼比丘为断恶不善故，当勤欲方便，堪能系念修学。譬如有人，火烧头衣，为尽灭故，当起增上方便，勤教令灭；彼比丘亦复如是，当起增上勤欲方便，系念修学。若比丘观察时，若于道路、若聚落中行乞食、若出聚落，于其中间，眼识于色，无有爱念染著者，彼比丘愿以此喜乐善根，日夜精勤，系念修习，是名比丘于行、住、坐、卧净除乞食。是故此经名清净乞食住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舍利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毗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

时，有长者名郁瞿娄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故有一比丘见法般涅槃？何故比丘不得见法般涅槃？”

佛告长者：“若有比丘眼识于色，爱念染著；以爱念染著故，常依于识；为彼缚故，若彼取故，不得见法般涅槃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法亦复如是。若比丘眼识于色，不爱乐染著；不爱乐染著者，不依于识；不触、不著、不取故，此诸比丘得见法般涅槃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法亦复如是。是故，长者，有比丘得见法般涅槃者，有不得见法般涅槃者。”

如长者所问经，如是阿难所问经及佛自为诸比丘所说经，亦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毗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

时，有异比丘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因何缘眼识生？何因何缘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生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眼因缘色，眼识生。所以者何？若眼识生，一切眼色因缘故；耳声因缘、鼻香因缘、舌味因缘、身触因缘、意法因缘意识生。所以者何？诸所有意识，彼一切皆意法因缘生故，是名比丘眼识因缘生，乃至意识因缘生。”

时，彼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毗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结所系法及结法。云何结所系法？眼色、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法，是名结所系法。云何结法？谓欲贪，是名结法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毗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所取法及取法。云何所取法？眼色、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法，是名所取法。云何取法？谓欲贪，是名取法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毗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愚痴无闻凡夫，比丘，宁以火烧热铜筹，以烧其目，令其炽燃，不以眼识取于色相，取随形好。所以者何？取于色相，取随形好故，堕恶趣中，如沉铁丸。愚痴无闻凡夫宁烧铁锥，以钻其耳，不以耳识取其声相，取随声好。所以者何？耳识取声相，取随声好者，身坏命终，堕恶趣中，如沉铁丸。愚痴无闻凡夫宁以利刀断截其鼻，不以鼻识取于香相，取随香好。所以者何？以取香相，取随香好故，身坏命终，堕恶趣中，如沉铁丸。愚痴无闻凡夫宁以利刀断截其舌，不以舌识取于味相，取随味好。所以者何？以取味相，随味好故，身坏命终，堕恶趣中，如沉铁丸。愚痴无闻凡夫宁以刚铁利枪以刺其身，不以身识取于触相及随触好。所以者何？以取触相及随触好故，身坏命终，堕恶趣中，如沉铁丸。

“诸比丘，睡眠者是愚痴活、是痴命，无利、无福。然诸比丘宁当睡眠，不于彼色而起觉想；若起觉想者，必生缠缚诤讼，能令多众起于非义，不能饶益安乐天人。彼多闻圣弟子作如是学：‘我今宁以炽然铁枪以贯其目，不以眼识取于色相，堕三恶趣，长夜受苦。我从今日当正思惟：观眼无常、有为、心缘生法；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无常、有为、心缘生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入处当如是学：宁以铁枪贯其身体，不以身识取于触相及随触好故，堕三恶道。我从今日当正思惟：观身无常、有为、心缘生法，若触、身识、身触、身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无常、有为、心缘生法。’

“多闻圣弟子作如是学：‘睡眠者是愚痴活、痴命，无果、无利、无福，我当不眠，亦不起觉想；起想者生于缠缚诤讼，令多人非义饶益，不得安乐。’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于眼生厌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生厌，厌故不乐，不乐故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毗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眼不知、不识、不断、不离欲，不堪能正尽苦；于眼若知、若识、若断、若离欲，堪能正尽苦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眼四经，如是乃至意二十四经，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毗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诸比丘于眼味者，当知是沙门、婆罗门不得自在脱于魔手，魔缚所缚，入于魔系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若沙门、婆罗门于眼不味者，当知是沙门、婆罗门不随于魔，脱于魔手，不入魔系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味，如是欢喜、赞叹、染著、坚住、爱乐、憎嫉，亦如是说。

如内入处七经、外入处七经，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毗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六魔钩。云何为六？眼味著色，是则魔钩；耳味著声，是则魔钩；鼻味著香，是则魔钩；舌味著味，是则魔钩；身味著触，是则魔钩；意味著法，是则魔钩。若沙门、婆罗门眼味著色者，当知是沙门、婆罗门魔钩钩其咽，于魔不得自在。”

秽说净说，广说如上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留搜调伏駮牛聚落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为汝等说法，初语亦善，中语亦善，后语亦善，善义善味，纯一满净，清白梵行，谓四品法经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

“何等为四品法经？有眼识色可爱、可念、可乐、可著，比丘见已，欢喜、赞叹、乐著、坚住；有眼识色不可爱、不可念、不可乐著、苦厌，比丘见已，瞋恚、嫌薄。如是比丘于魔不得自在，乃至不得解脱魔系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有眼识色可爱、可念、可乐、可著，比丘见已，知喜不赞叹、不乐著坚实；有眼识色不可爱念乐著，比丘见已，不瞋恚、嫌薄。如是比丘不随魔，自在，乃至解脱魔系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是名比丘四品法经。”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。

尔时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王舍城乞食。

尔时，天魔波旬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晨朝著衣持钵，入王舍城乞食，我今当往乱其道意。”

时，魔波旬化作御车象类，执杖觅牛，著弊衣，蓬头乱发，手脚剥裂，手执牛杖，至世尊前问言：“瞿昙，见我牛不？”

世尊作是念：“此是恶魔，欲来乱我。”即告魔言：“恶魔！何处有牛？何用牛为？”

魔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知我是魔。”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眼触入处，是我所乘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入处，是我所乘。”

复问：“瞿昙，欲何所之？”

佛告恶魔：“汝有眼触入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入处；若彼无眼触入处，无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入处，汝所不到，我往到彼。”

尔时，天魔波旬即说偈言：

“若常有我者，彼悉是我所，

一切悉属我，瞿昙何所之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若言有我者，彼说我则非，

是故知波旬，即自堕负处。”

魔复说偈言：

“若说言知道，安隐向涅槃，

汝自独游往，何烦教他为？”

世尊复说偈答言：

“若有离魔者，问度彼岸道，

为彼平等说，真实永无余，

时习不放逸，永离魔自在。”

魔复说偈言：

“有石似段肉，饿乌来欲食，

彼作软美想，欲以补饥虚，

竟不得其味，折嘴而腾虚。

我今犹如乌，瞿昙如石生，

不入愧而去，犹乌陵虚逝，

内心怀愁毒，即彼没不现。”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沙门、婆罗门眼习近于色，则随魔所自在乃至不得解脱魔系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若沙门、婆罗门眼不习近于色，不随魔自在乃至得解脱魔系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习近，如是系著、如是味、如是邻聚；若使受持系著，我所求欲，淳浓不舍，亦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吒利弗多罗国鸡林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往诣尊者大纯陀所，共相问讯已，于一面坐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语尊者纯陀言：“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见答与不？”

尊者纯陀语尊者阿难言：“随仁所问，知者当答。”

尊者阿难问尊者纯陀：“如世尊、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说四大造色，施设显露，此四大色非我。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亦复说识非我耶？”

尊者纯陀语尊者阿难言：“仁者最为多闻，我从远来诣尊者所，为问此法故。今日，尊者，惟愿为说此义。”

尊者阿难语纯陀言：“我今问尊者，随意见答。尊者纯陀，为有眼、有色、有眼识不？”

答言：“有。”

尊者阿难复问：“为缘眼及色，生眼识不？”

答言：“如是。”

尊者阿难复问：“缘眼及色，生眼识，彼因、彼缘为常、为无常？”

答言：“无常。”

尊者阿难又问：“彼因、彼缘生眼识，彼因、彼缘无常变易时，彼识住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，尊者阿难。”

尊者阿难复问：“于意云何？彼法若生、若灭可知，多闻圣弟子于中宁见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，尊者阿难。”

“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法于意云何？有意、有法、有意识不？”

答曰：“有，尊者阿难。”

复问：“为缘意及法，生意识不？”

答曰：“如是，尊者阿难。”

复问：“若意缘法，生意识，彼因彼缘为常、为无常？”

答曰：“无常，尊者阿难。”

复问：“若因、若缘生意识，彼因、彼缘无常变易时，意识住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，尊者阿难。”

复问：“于意云何？彼法若生、若灭可知，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尊者阿难。”

尊者阿难语纯陀言：“是故，尊者，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说识亦无常。譬如士夫持斧入山，见芭蕉树，谓堪材用，断根、截叶、斫枝、剥皮，求其坚实，剥至于尽，都无坚处。如是多闻圣弟子正观眼识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；当正观时，都无可取；无可取故，无所著；无所著故，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彼二正士说是法时，展转随喜，各还其所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诣尊者舍利弗所，语尊者舍利弗：“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为解说不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随仁所问，知者当答。”

尊者阿难问尊者舍利弗：“六触入处尽，离欲、灭、息没已，更有余不？”

尊者舍利弗语阿难言：“莫作此问：六触入处尽，离欲、灭、息没已，更有余不？”

阿难又问尊者舍利弗：“六触入处尽，离欲、灭、息没已，无有余耶？”

尊者舍利弗答阿难言：“亦复不应作如是问：六触入处尽，离欲、灭、息没已，无有余耶？”

阿难复问尊者舍利弗：“六触入处尽，离欲、灭、息没已，有余无余、非有余非无余耶？”

尊者舍利弗答阿难言：“此亦不应作如此问：六触入处尽，离欲、灭、息没已，有余无余、非有余非无余耶？”

尊者阿难又问舍利弗：“如尊者所说，六触入处尽，离欲、灭、息没已，有亦不应说，无亦不应说，有无亦不应说，非有非无亦不应说，此语有何义？”

尊者舍利弗语尊者阿难：“六触入处尽，离欲、灭、息没已，有余耶？此则虚言。无余耶？此则虚言。有余无余耶？此则虚言。非有余非无余耶？此则虚言。若言六触入处尽，离欲、灭、息没已，离诸虚伪，得般涅槃，此则佛说。”

时，二正士展转随喜，各还本处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尊者舍利弗、尊者摩诃拘絺罗俱在耆阇崛山。

尊者摩诃拘絺罗晡时从禅觉，诣尊者舍利弗所，共相问讯已，退坐一面，语舍利弗言：“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见答已不？”

尊者舍利弗语摩诃拘絺罗：“随仁所问，知者当答。”

尊者摩诃拘絺罗问尊者舍利弗言：“云何，尊者舍利弗，眼系色耶？色系眼耶？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法，意系法耶？法系意耶？”

尊者舍利弗答尊者摩诃拘絺罗言：“非眼系色，非色系眼。乃至非意系法，非法系意。尊者摩诃拘絺罗，于其中间，若彼欲贪，是其系也。尊者摩诃拘絺罗，譬如二牛，一黑一白，共一轭鞅缚系，人问言：为黑牛系白牛？为白牛系黑牛？为等问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尊者舍利弗，非黑牛系白牛，亦非白牛系黑牛，然于中间，若轭、若系鞅者，是彼系缚。”

“如是，尊者摩诃拘絺罗，非眼系色，非色系眼，乃至非意系法，非法系意；中间欲贪，是其系也。尊者摩诃拘絺罗，若眼系色，若色系眼，乃至若意系法，若法系意，世尊不教人建立梵行，得尽苦边。以非眼系色，非色系眼，乃至非意系法，非法系意，故世尊教人建立梵行，得尽苦边。尊者摩诃拘絺罗，世尊眼见色若好、若恶，不起欲贪；其余众生眼若见色若好、若恶，则起欲贪。是故世尊说当断欲贪，则心解脱。乃至意、法亦复如是。”

时，二正士展转随喜，各还本处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，尊者摩诃拘絺罗俱在耆阇崛山中。

尊者摩诃拘絺罗晡时从禅觉，诣尊者舍利弗所，共相问讯已，退坐一面，语尊者舍利弗：“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见答已不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随仁所问，知者当答。”

尊者摩诃拘絺罗问尊者舍利弗言：“谓无明者，云何为无明？”

尊者舍利弗言：“所谓无知，无知者是为无明。云何无知？谓眼无常不如实知，是名无知；眼生灭法不如实知，是名无知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如是，尊者摩诃拘絺罗，于此六触入处如实不知、不见、不无间等、愚暗、无明、大冥，是名无明。”

尊者摩诃拘絺罗又问尊者舍利弗：“所谓明者，云何为明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所谓为知，知者是明。为何所知？谓眼无常、眼无常如实知，眼生灭法、眼生灭法如实知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尊者摩诃拘絺罗，于此六触入处如实知、见、明、觉、悟、慧、无间等，是名为明。”

时，二正士各闻所说，展转随喜，各还其所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有比丘名优波先那，住王舍城寒林中冢间蛇头岩下迦陵伽行处。

时，尊者优波先那独一于内坐禅。时，有恶毒蛇长尺许，于上石间堕优波先那身上。优波先那唤舍利弗语诸比丘：“毒蛇堕我身上，我身中毒。汝等驶来，扶持我身，出置于外，莫令于内身坏碎，如糠糟聚。”

时，尊者舍利弗于近处，住一树下，闻优波先那语，即诣优波先那所，语优波先那言：“我今观汝色貌，诸根不异于常，而言：‘中毒，持我身出，莫令散坏，如糠糟聚。’竟为云何？”

优波先那语舍利弗言：“若当有言‘我眼是我、我所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是我、我所；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是我、我所；地界，地界是我、我所；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识界，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识界是我、我所；色阴，色阴是我、我所；受、想、行、识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阴是我、我所’者，面色诸根应有变异。我今不尔，眼非我、我所，乃至识阴非我、我所，是故面色诸根无有变异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如是，优波先那，汝若长夜离我、我所、我慢系著使，断其根本，如截多罗树头，于未来世永不复起，云何面色诸根当有变异？”

时，舍利弗即周匝扶持优波先那身出于窟外，优波先那身中毒碎坏，如聚糠糟。

时，舍利弗即说偈言：

“久植诸梵行，善修八圣道，

欢喜而舍寿，犹如弃毒钵。

久植诸梵行，善修八圣道，

欢喜而舍寿，如人重病愈。

久植诸梵行，善修八圣道，

如出火烧宅，临死无忧悔。

久植诸梵行，善修八圣道，

以慧观世间，犹如秽草木，

不复更求余，余亦不相续。”

时，尊者舍利弗供养优波先那尸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尊者优波先那有小恶毒蛇，如治眼筹，堕其身上，其身即坏，如聚糠糟。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若优波先那诵此偈者，则不中毒，身亦不坏，如聚糠糟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诵何等偈？何等辞句？”

佛即为舍利弗而说偈言：

“常慈念于彼，坚固赖吒罗，

慈伊罗槃那，尸婆弗多罗，

钦婆罗上马，亦慈迦拘吒，

及彼黑瞿昙，难徒跋难陀。

慈悲于无足，及以二足者，

四足与多足，亦悉起慈悲。

慈悲于诸龙，依于水陆者，

慈一切众生，有畏及无畏。

安乐于一切，亦离烦恼生，

欲令一切贤，一切莫生恶。

常住蛇头岩，众恶不来集；

凶害恶毒蛇，能害众生命。

如此真谛言，无上大师说，

我今诵习此，大师真实语，

一切诸恶毒，无能害我身。

贪欲瞋恚痴，世间之三毒，

如此三毒恶，永除名佛宝。

法宝灭众毒，僧宝亦无余，

破坏凶恶毒，摄受护善人，

佛破一切毒，汝蛇毒今破。

“故说是咒术章句，所谓：

“坞耽婆隶　毓婆隶　毓陆　婆罗毓陆　柰涕　肃柰涕　枳跋涕　文那移　三摩移　檀谛　尼罗枳施婆罗拘罔坞隶　坞娱隶　悉波诃

“舍利弗，优波先那善男子尔时说此偈，说此章句者，毒蛇不能中其身，身亦不坏如糠糟聚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优波先那未曾闻此偈，未曾闻此咒术章句，世尊今日说此，正为当来世耳！”

尊者舍利弗闻佛所说，欢喜作礼而去！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尊者优陀夷往拘萨罗国人间游行，至拘磐茶聚落，到毗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庵罗园中住。

时，毗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有诸年少弟子，游行采樵，至庵罗园中，见尊者优陀夷坐一树下，容貌端正，诸根寂静，心意安谛，成就第一调伏；见已，往诣其所，共相问讯已，退坐一面。时，优陀夷为诸年少种种说法，劝励已，默然而住。彼诸年少闻尊者优陀夷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时，诸年少担持束薪，还至毗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所，置薪束于地，诣毗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所，白言：“我和尚尼，当知庵罗园中有沙门优陀夷，姓瞿昙氏，依于彼住，极善说法。”

毗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语诸年少言：“汝可往请沙门优陀夷瞿昙氏，明日于此饭食。”

时，诸年少弟子受毗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教已，往诣尊者优陀夷所，白优陀夷言：“尊者当知，我和尚毗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，请尊者优陀夷明旦饭食。”

时，优陀夷默然受请。时，彼诸年少知优陀夷受请已，还归和尚毗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所，白言：“和尚尼，我以和尚尼语，请尊者优陀夷。尊者优陀夷默然受请，和尚尼自知时。”

尔时，尊者优陀夷夜过晨朝，著衣持钵，往诣毗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舍。时，毗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遥见尊者优陀夷来，疾敷床座，请令就坐，设种种饮食，自手供养，丰美满足；食已，澡嗽、洗钵讫，还就本座。

时，毗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知食已讫，著好革屣，以衣覆头，别施高床，现起轻相，傲慢而坐，语优陀夷言：“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见答与不？”

优陀夷答言：“姊妹，今是非时。”作此语已，从座起去。

如是，明日诸弟子复至庵罗园采樵听法，还复白和尚尼；和尚尼复遣诣请食，如前三返，乃至请法，答言：“非时。”不为说法。

诸年少弟子复白和尚尼：“庵罗园中沙门优陀夷极善说法。”

和尚尼答言：“我亦知彼极善说法，再三请来，设食问法，常言非时，不说而去。”

诸弟子言和尚尼：“著好革屣，以衣覆头，不恭敬坐，彼云何说？所以者何？彼尊者优陀夷以敬法故，不说而去。”

和尚尼答言：“若如是者，更为我请彼。”

诸弟子受教，更请供养如前。时，和尚尼知食讫已，脱革屣，整衣服，更坐卑床，恭敬白言：“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见答与不？”

优陀夷答言：“汝今宜问，当为汝说。”

彼即问言：“有沙门、婆罗门说苦乐自作，复有说言苦乐他作，复有说言苦乐自他作，复有说言苦乐非自非他作。尊者，复云何？”

尊者优陀夷答言：“姊妹，阿罗诃说苦乐异生，非如是说。”

婆罗门尼复问：“其义云何？”

优陀夷答言：“阿罗诃说从其因缘，生诸苦乐。”

优陀夷复语婆罗门尼言：“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于意云何？有眼不？”

答言：“有。”

“有色不？”

答言：“有。”

“有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不？”

答言：“如是，尊者优陀夷。”

优陀夷复问：“有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意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不？”

答言：“如是，尊者优陀夷。”

优陀夷言：“此是阿罗诃说：‘从其因缘，生于苦乐。’”

婆罗门尼言：“尊者优陀夷，如是阿罗诃说：‘从其因缘生苦乐’耶？”

优陀夷答言：“如是，婆罗门尼。”

婆罗门尼复问：“沙门，云何阿罗诃说：‘因缘生苦、乐、不苦不乐灭’？”

优陀夷答言：“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婆罗门尼，一切眼、一切时灭无余，犹有眼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耶？”

答言：“无也，沙门。”

“如是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一切时灭永尽无余，犹有意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耶？”

答言：“无也，沙门。”

“如是，婆罗门尼，是为阿罗诃说：‘因缘生苦、乐、不苦不乐灭。’”

尊者优陀夷说是法时，毗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尔时，毗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见法、得法、知法、入法，度疑惑，不由于他入佛教法，于法得无所畏，从座起，整衣服，恭敬合掌，白尊者优陀夷：“我今日超入决定，我从今日归依佛、归依法、归依僧，我从今日尽寿归依三宝。”

尔时，优陀夷为婆罗门尼说法，示教照喜已，从座起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尊者二十亿耳住耆阇崛山，常精勤修习菩提分法。

时，尊者二十亿耳独静禅思，而作是念：“于世尊弟子精勤声闻中，我在其数，然我今日未尽诸漏。我是名族姓子，多饶财宝，我今宁可还受五欲，广行施作福。”

尔时，世尊知二十亿耳心之所念，告一比丘：“汝等今往二十亿耳所，告言：‘世尊呼汝！’”

是一比丘受佛教已，往诣二十亿耳所，语言：“世尊呼汝！”

二十亿耳闻彼比丘称大师命，即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

尔时，世尊告二十亿耳：“汝实独静禅思作是念：‘世尊精勤修学声闻中，我在其数，而今未得漏尽解脱。我是名族姓子，又多钱财，我宁可还俗，受五欲乐，广施作福’耶？”

时，二十亿耳作是念：“世尊已知我心。”惊怖毛竖，白佛言：“实尔，世尊。”

佛告二十亿耳：“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二十亿耳，汝在俗时，善弹琴不？”

答言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复问：“于意云何？汝弹琴时，若急其弦，得作微妙和雅音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复问：“云何？若缓其弦，宁发微妙和雅音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复问：“云何？善调琴弦，不缓不急，然后发妙和雅音不？”

答言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佛告二十亿耳：“精进太急，增其掉悔；精进太缓，令人懈怠。是故汝当平等修习摄受，莫著、莫放逸、莫取相。”

时，尊者二十亿耳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时，尊者二十亿耳常念世尊说弹琴譬，独静禅思，如上所说，乃至漏尽心得解脱，成阿罗汉。

尔时，尊者二十亿耳得阿罗汉，内觉解脱喜乐，作是念：“我今应往问讯世尊。”

尔时，尊者二十亿耳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于世尊法中得阿罗汉，尽诸有漏，所作已作，舍离重担，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，正智心解脱，当于尔时解脱六处。云何为六？离欲解脱、离恚解脱、远离解脱、爱尽解脱、诸取解脱、心不忘念解脱。

“世尊，若有依少信心而言离欲解脱，此非所应；贪恚痴尽，是名真实离欲解脱。若复有人依少持戒而言我得离恚解脱，此亦不应；贪恚痴尽，是名真实解脱。若复有人依于修习利养远离而言远离解脱，是亦不应；贪恚痴尽，是真实远离解脱。贪、恚、痴尽，亦名离爱，亦名离取，亦名离忘念解脱。如是，世尊，若诸比丘未得罗汉，未尽诸漏，于此六处不得解脱。

“若复比丘在于学地，未得增上乐涅槃，习向心住，尔时成就学戒，成就学根，后时当得漏尽，无漏心解脱乃至自知不受后有，当于尔时得无学戒，得无学诸根。譬如婴童愚小仰卧，尔时成就童子诸根，彼于后时渐渐增长，诸根成就，当于尔时成就长者诸根。在学地者亦复如是，未得增上安乐，乃至成就无学戒、无学诸根。

“若眼常识色，终不能妨心解脱、慧解脱；意坚住故，内修无量善解脱，观察生灭，乃至无常。耳识声、鼻识香、舌识味、身识触、意识法，不能妨心解脱、慧解脱；意坚住故，内修无量善解脱，观察生灭。譬如村邑近大石山，不断、不坏、不穿，一向厚密，假使四方风吹，不能动摇、不能穿过。彼无学者亦复如是，眼常识色乃至意常识法，不能妨心解脱、慧解脱；意坚住故，内修无量善解脱，观察生灭。”

尔时，二十亿耳重说偈言：

“离欲心解脱，无恚脱亦然，

远离心解脱，贪爱永无余。

诸取心解脱，及意不忘念，

晓了入处生，于彼心解脱。

彼心解脱者，比丘意止息，

诸所作已作，更不作所作。

犹如大石山，四风不能动，

色声香味触，及法之好恶，

六入处常对，不能动其心，

心常住坚固，谛观法生灭。”

尊者二十亿耳说是法时，大师心悦。诸多闻梵行者闻尊者二十亿耳所说，皆大欢喜。尔时，尊者二十亿耳闻佛说法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尔时，世尊知二十亿耳去不久，告诸比丘：“善心解脱者，应如是记说。如二十亿耳以智记说，亦不自举，亦不下他，正说其义；非如增上慢者，不得其义，而自称叹得过人法，自取损减。”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尊者摩诃迦旃延住阿磐提国湿摩陀江侧。猕猴室阿练若窟有鲁醯遮婆罗门，恭敬承事，如罗汉法。

尔时，尊者摩诃迦旃延晨朝著衣持钵，入猕猴室聚落，次行乞食，乞食还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入室坐禅。

时，鲁醯遮婆罗门有诸年少弟子，游行采薪，至尊者摩诃迦旃延窟边，共戏笑言：“此中剃发沙门住，是黑暗人，非世胜人，而鲁醯遮婆罗门尊重供养，如罗汉法。”

时，尊者摩诃迦旃延语诸年少言：“年少，年少，莫作声！”

诸少年言：“终不敢复言。”如是再三，语犹不止。

于是尊者摩诃迦旃延出户外，语诸年少言：“年少，年少，汝等莫语。我今当为汝等说法，汝等且听。”

诸年少言：“诺，惟愿说法，我当听受。”

尔时，尊者摩诃迦旃延即说偈言：

“古昔婆罗门，修习胜妙戒，

得生宿命智，娱乐真谛禅，

常住于慈悲，关闭诸根门，

调伏于口过，古昔行如是。

舍本真实行，而存虚伪事，

守族姓放逸，从诸根六境，

自饿居冢间，三浴诵三典，

不守护根门，犹如梦得宝。

编发衣皮褐，戒盗灰坌身，

粗衣以蔽形，执杖持水瓶，

假形婆罗门，以求于利养。

善摄护其身，澄净离尘垢，

不恼于众生，是道婆罗门。”

尔时，诸年少婆罗门瞋恚不喜，语尊者摩诃迦旃延：“谤我经典，毁坏所说，骂辱婆罗门。”执持薪束，还鲁醯遮婆罗门所，语鲁醯遮婆罗门言：“和尚知不？彼摩诃迦旃延诽谤经典，毁訾言说，骂辱婆罗门。”

鲁醯遮婆罗门语诸年少：“诸年少，莫作是语。所以者何？摩诃旃延宿重戒德，不应谤毁经典，毁訾言说，骂婆罗门。”

诸年少言：“和尚不信我言，当自往看。”

时，鲁醯遮婆罗门不信诸年少语，往诣摩诃迦旃延，共相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语摩诃迦旃延言：“我诸年少弟子来到此不？”

答言：“到此。”

“少多与共言语不？”

答云：“与共言语。”

鲁醯遮婆罗门言：“汝与诸年少共语，今可为我尽说是。”

摩诃迦旃延即为广说。时，鲁醯遮婆罗门亦复瞋恚，心得不喜，语摩诃迦旃延：“我先不信诸年少语，今摩诃迦旃延真实诽谤经典，毁訾而说，骂辱婆罗门。”作此语已，小默然住；须臾，复语摩诃迦旃延：“仁者所说门，何等为门？”

摩诃迦旃延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婆罗门，所问如法，我今当为汝说门。婆罗门，眼是门，以见色故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是门，以识法故。”

婆罗门言：“奇哉！摩诃迦旃延，我问其门，即说其门。如摩诃迦旃延所说不守护门，云何不守护门？”

摩诃迦旃延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婆罗门，问不守护门，是如法问，今当为汝说不守护门。婆罗门，愚痴无闻凡夫眼见色已，于可念色而起缘著，不可念色而起瞋恚。不住身念处，故于心解脱、慧解脱无如实知，于彼起种种恶不善法，不得无余灭尽，于心解脱、慧解脱妨碍，不得满足；心解脱、慧解脱不满故，身满恶行，不得休息，心不寂静；以不寂静故，于其根门则不调伏、不守护、不修习。如眼色，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法，亦复如是。”

鲁醯遮婆罗门言：“奇哉！奇哉！摩诃迦旃延，我问不守护门，即为我说不守护门。摩诃迦旃延，云何复名善守护门？”

摩诃迦旃延语婆罗门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能问我善守护门义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守护门义。多闻圣弟子眼见色已，于可念色不起缘著，不可念色不起瞋恚；常摄其心住身念处，无量心解脱、慧解脱如实知，于彼所起恶不善法寂灭无余，于心解脱、慧解脱而得满足；解脱满足已，身触恶行悉得休息，心得正念，是名初门善调伏守护修习。如眼及色，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法，亦复如是。”

鲁醯遮婆罗门言：“奇哉！摩诃迦旃延，我问守护门义，即为我说守护门义。譬如士夫求毒药草反得甘露；今我如是，瞋恚而来至此座坐，而摩诃迦旃延以大法雨，雨我身中，如雨甘露。摩诃迦旃延，家中多事，今请还家。”

摩诃迦旃延言：“婆罗门，宜知是时。”

时，鲁醯遮婆罗门闻摩诃迦旃延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杂阿含经卷第十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、尊者摩诃拘絺罗在耆阇崛山。

时，尊者拘絺罗晡时从禅起，诣尊者舍利弗所，共相问讯，种种相娱悦已，却坐一面。

时，尊者摩诃拘絺罗语舍利弗言：“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为我说不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随仁所问，知者当说。”

摩诃拘絺罗问舍利弗言：“所谓无明，云何是无明？谁有此无明？”

舍利弗答言：“无明者谓不知，不知者是无明。”

“何所不知？”

“谓色无常，色无常如实不知；色磨灭法，色磨灭法如实不知；色生灭法，色生灭法如实不知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如实不知；识磨灭法，识磨灭法如实不知；识生灭法，识生灭法如实不知。摩诃拘絺罗，于此五受阴如实不知、不见、无无间等、愚、暗、不明，是名无明；成就此者，名有无明。”

又问：“舍利弗，所谓明者，云何为明？谁有此明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摩诃拘絺罗，所谓明者是知，知者是名为明。”

又问：“何所知？”

“谓知色无常，知色无常如实知；色磨灭法，色磨灭法如实知；色生灭法，色生灭法如实知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如实知；识磨灭法，识磨灭法如实知；识生灭法，识生灭法如实知。拘絺罗，于此五受阴如实知、见、明、觉、慧、无间等，是名为明；成就此法者，是名有明。”

是二正士各闻所说，展转随喜，从座而起，各还本处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，尊者舍利弗、尊者摩诃拘絺罗在耆阇崛山。

时，摩诃拘絺罗晡时从禅起，诣尊者舍利弗所，共相问讯，种种相娱悦已，却坐一面。

一时，尊者摩诃拘絺罗语舍利弗言：“欲有所问，宁有少暇为我说不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仁者且问，知者当说。”

摩诃拘絺罗问舍利弗言：“所谓无明，复云何为无明？谁有此无明？”

舍利弗答言：“无明者谓不知，不知者是无明。”

“何所不知？”

“谓色不如实知，色集、色灭、色灭道迹不如实知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不如实知，识集、识灭、识灭道迹不如实知。摩诃拘絺罗，于此五受阴不如实知、不知、不见、不无间等、愚、暗、不明，是名无明；成就此者，名有无明。”

又问舍利弗：“云何为明？谁有此明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所谓明者是知，知者是明。”

又问：“何所知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色如实知，色集、色灭、色灭道迹如实知；受、想、行、识如实知，识集、识灭、识灭道迹如实知。拘絺罗，于此五受阴如实知、见、明、觉、慧、无间等，是名为明；成就此法者，是名有明。”

是二正士各闻所说，展转随喜，从座而起，各还本处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、尊者摩诃拘絺罗在耆阇崛山。

时，摩诃拘絺罗晡时从禅起，诣舍利弗所，共相问讯，相娱悦已，却坐一面。

时，摩诃拘絺罗语舍利弗：“欲有所问，仁者宁有闲暇见答以不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仁者且问，知者当答。”

时，摩诃拘絺罗语舍利弗言：“所谓无明，无明者为何谓耶？谁有此无明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不知是无明。”

“不知何等？”

“谓色不如实知，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不如实知；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识集、识灭、识味、识患、识离不如实知。摩诃拘絺罗，于此五受阴不如实知、不如实见、不无间等、若暗若愚，是名无明。成就此法者，名有无明。”

又问：“明者，云何为明？谁有此明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知者是明。”

“为何所知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色如实知，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如实知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如实知，识集、识灭、识味、识患、识离如实知。摩诃拘絺罗，于此五受阴如实知

、如实见、明、觉、慧、无间等，是名为明；成就此者，名为有明。”

时，二正士各闻所说，欢喜而去！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共摩诃拘絺罗在耆阇崛山。

摩诃拘絺罗晡时从禅起，诣舍利弗所，共相问讯，相娱悦已，却坐一面。

时，摩诃拘絺罗语舍利弗：“欲有所问，仁者宁有闲暇见答以不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仁者且问，知者当答。”

时，摩诃拘絺罗问舍利弗言：“若比丘未得无间等法，欲求无间等法，云何方便求？思惟何等法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若比丘未得无间等法，欲求无间等法，精勤思惟：五受阴为病、为痈、为刺、为杀、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？是所应处故。若比丘于此五受阴精勤思惟，得须陀洹果证。”

又问：“舍利弗，得须陀洹果证已，欲得斯陀含果证者，当思惟何等法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拘絺罗，已得须陀洹果证已，欲得斯陀含果证者，亦当精勤思惟：此五受阴法为病、为痈、为刺、为杀、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？是所应处故。若比丘于此五受阴精勤思惟，得斯陀含果证。”

摩诃拘絺罗又问舍利弗言：“得斯陀含果证已，欲得阿那含果证者，当思惟何等法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拘絺罗，得斯陀含果证已，欲得阿那含果证者，当复精勤思惟：此五受阴法为病、为痈、为刺、为杀、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？是所应处故。若比丘于此五受阴精勤思惟，得阿那含果证已，欲得阿罗汉果证者，当复精勤思惟：此五受阴法为病、为痈、为刺、为杀、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？是所应处故。若比丘于此五受阴法精勤思惟，得阿罗汉果证。”

摩诃拘絺罗又问舍利弗：“得阿罗汉果证已，复思惟何等法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摩诃拘絺罗，阿罗汉亦复思惟：此五受阴法为病、为痈、为刺、为杀、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？为得未得故，证未证故，见法乐住故。”

时，二正士各闻所说，欢喜而去！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诣尊者阿难所，共相问讯已，却坐一面。

时，尊者舍利弗问尊者阿难言：“欲有所问，仁者宁有闲暇见答以不？”

阿难言：“仁者且问，知者当答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阿难，所谓灭者，云何为灭？谁有此灭？”

阿难言：“舍利弗，五受阴是本行所作、本所思愿，是无常、灭法；彼法灭故，是名为灭。云何为五？所谓色受阴是本行所作、本所思愿，是无常、灭法；彼法灭故，是名为灭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是本行所作、本所思愿，是无常、灭法；彼法灭故，是名为灭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如是！如是！阿难，如汝所说，此五受阴是本行所作、本所思愿，是无常、灭法；彼法灭故，是名为灭。云何为五？所谓色受阴是本行所作、本所思愿，是无常、灭法；彼法灭故，是名为灭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是本行所作、本所思愿，是无常、灭法；彼法灭故，是名为灭。阿难，此五受阴，若非本行所作，本所思愿者，云何可灭？阿难，以五受阴是本行所作、本所思愿，是无常、灭法；彼法灭故，是名为灭。”

时，二正士各闻所说，欢喜而去！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尊者阿难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。

时，尊者阿难告诸比丘：“尊者富留那弥多罗尼子年少初出家时，常说深法，作如是言：‘阿难，生法计是我，非不生。阿难，云何于生法计是我，非不生？色生，生是我，非不生；受、想、行、识生，生是我，非不生。譬如士夫手执明镜及净水镜，自见面生，生故见，非不生。是故，阿难，色生，生故计是我，非不生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生，生故计是我，非不生。云何，阿难，色是常耶？为无常耶？’答曰：‘无常。’又问：‘无常者，是苦耶？’答曰：‘是苦。’又问：‘若无常、苦者，是变易法，圣弟子于中复计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’答曰：‘不也。’‘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为是常耶？为无常耶？’答曰：‘无常。’‘若无常，是苦耶？’答曰：‘是苦。’又问：‘若无常、苦者，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于中宁复计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’答曰：‘不也。’‘阿难，是故，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苦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异我、不相在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异我、不相在如实知，如实观察不？如是观者，圣弟子于色生厌、离欲、解脱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生厌、离欲、解脱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

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’

“诸比丘当知：彼尊者于我有大饶益，我从彼尊者所闻法已，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我从是来，常以此法为四众说，非余外道、沙门、婆罗门出家者说。”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有众多上座比丘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，佛般泥洹未久。

时，长老阐陀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波罗柰城乞食；食已，还摄衣钵，洗足已，持户钩，从林至林，从房至房，从经行处至经行处，处处请诸比丘言：“当教授我，为我说法，令我知法、见法，我当如法知、如法观。”

时，诸比丘语阐陀言：“色无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一切行无常，一切法无我，涅槃寂灭。”

阐陀语诸比丘言：“我已知色无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一切行无常，一切法无我，涅槃寂灭。”

阐陀复言：“然我不喜闻：一切诸行空寂、不可得、爱尽、离欲、涅槃。此中云何有我，而言如是知、如是见是名见法？”第二第三亦如是说。

阐陀复言：“是中谁复有力堪能为我说法，令我知法、见法？”

复作是念：“尊者阿难今在拘睒弥国瞿师罗园，曾供养亲觐世尊，佛所赞叹，诸梵行者皆悉识知。彼必堪能为我说法，令我知法、见法。”

时，阐陀过此夜已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波罗柰城乞食；食已，还摄举卧具；摄卧具已，持衣钵诣拘睒弥国。渐渐游行到拘睒弥国，摄举衣钵，洗足已，诣尊者阿难所，共相问讯已，却坐一面。

时，阐陀语尊者阿难言：“一时，诸上座比丘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时，我晨朝著衣持钵入波罗柰城乞食；食已，还摄衣钵，洗足已，持户钩，从林至林，从房至房，从经行处至经行处，处处见诸比丘，而请之言：‘当教授我，为我说法，令我知法、见法。’时，诸比丘为我说法言：‘色无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一切行无常，一切法无我，涅槃寂灭。’我尔时语诸比丘言：‘我已知色无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一切行无常，一无法无我，涅槃寂灭。然我不喜闻：一切诸行空寂、不可得、爱尽、离欲、涅槃。此中云何有我，而言如是知、如是见是名见法？’我尔时作是念：‘是中谁复有力堪能为我说法，令我知法、见法？’我时复作是念：‘尊者阿难今在拘睒弥国瞿师罗园，曾供养亲觐世尊，佛所赞叹，诸梵行者皆悉知识。彼必堪能为我说法，令我知法、见法。’善哉！尊者阿难今当为我说法，令我知法、见法。”

时，尊者阿难语阐陀言：“善哉！阐陀，我意大喜！我庆仁者能于梵行人前，无所覆藏，破虚伪刺。阐陀，愚痴凡夫所不能解色无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一切诸行无常，一切法无我，涅槃寂灭。汝今堪受胜妙法，汝今谛听！当为汝说！”

时，阐陀作是念：“我今欢喜得胜妙心，得踊悦心，我今堪能受胜妙法。”

尔时，阿难语阐陀言：“我亲从佛闻，教摩诃迦旃延言：‘世人颠倒依于二边，若有、若无；世人取诸境界，心便计著。’迦旃延，若不受、不取、不住、不计于我，此苦生时生、灭时灭。迦旃延，于此不疑、不惑，不由于他而能自知，是名正见，如来所说。所以者何？迦旃延，如实正观世间集者，则不生世间无见；如实正观世间灭，则不生世间有见。迦旃延，如来离于二边，说于中道，所谓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谓缘无明有行，乃至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集；所谓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，谓无明灭则行灭，乃至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灭。”

尊者阿难说是法时，阐陀比丘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尔时，阐陀比丘见法、得法、知法、起法，超越狐疑，不由于他，于大师教法，得无所畏，恭敬合掌白尊者阿难言：“正应如是，如是智慧梵行，善知识教授教诫说法。我今从尊者阿难所，闻如是法，于一切行皆空、皆寂、悉不可得、爱尽、离欲、灭尽、涅槃，心乐正住解脱，不复转还，不复见我，唯见正法。”

时，阿难语阐陀言：“汝今得大善利，于甚深佛法中，得圣慧眼。”

时，二正士展转随喜，从座而起，各还本处。

输屡那三种，无明亦有三，

无间等及灭，富留那阐陀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留国杂色牧牛聚落。

尔时，佛告诸比丘：“我以知见故，得诸漏尽，非不知见。云何以知见故，得诸漏尽，非不知见？谓此色、此色集、此色灭；此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此识集、此识灭，不修方便随顺成就，而用心求，令我诸漏尽，心得解脱。当知彼比丘终不能得漏尽解脱。所以者何？不修习故。不修习何等？谓不修习念处、正勤、如意足、根、力、觉、道。譬如伏鸡，生子众多，不能随时荫馏，消息冷暖，而欲令子以嘴、以爪啄卵自生，安隐出壳。当知彼子无有自力，堪能方便以嘴以爪安隐出壳。所以者何？以彼鸡母不能随时荫馏，冷暖长养子故。

“如是，比丘不勤修习随顺成就，而欲令得漏尽解脱，无有是处！所以者何？不修习故。不修何等？谓不修念处、正勤、如意足、根、力、觉、道。若比丘修习随顺成就者，虽不欲令漏尽解脱，而彼比丘自然漏尽，心得解脱。所以者何？以修习故。何所修习？谓修念处、正勤、如意足、根、力、觉、道。如彼伏鸡善养其子，随时荫馏，冷暖得所，正复不欲令子方便自啄卵出，然其诸子自能方便安隐出壳。所以者何？以彼伏鸡随时荫馏，冷暖得所故。

“如是，比丘善修方便，正复不欲漏尽解脱，而彼比丘自然漏尽，心得解脱。所以者何？以勤修习故。何所修习？谓修念处、正勤、如意足、根、力、觉、道。譬如巧师、巧师弟子，手执斧柯，捉之不已，渐渐微尽手指处现，然彼不觉斧柯微尽而尽处现；如是，比丘精勤修习随顺成就，不自知见今日尔所漏尽，明日尔所漏尽，然彼比丘知有漏尽。所以者何？以修习故。何所修习？谓修习念处、正勤、如意足、根、力、觉、道。譬如大舶，在于海边，经夏六月，风飘日暴，藤缀渐断；如是，比丘精勤修习随顺成就，一切结缚、使、烦恼、缠，渐得解脱。所以者何？善修习故。何所修习？谓修习念处、正勤、如意足、根、力、觉、道。”

说是法时，六十比丘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异比丘于禅中思惟，作是念：“颇有色常、恒、不变易、正住耶？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常、恒、不变易、正住耶？”是比丘晡时从禅起，往诣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于禅中思惟，作是念：‘颇有色常、恒、不变易、正住耶？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常、恒、不变易、正住耶？’今白世尊，颇有色常、恒、不变易、正住耶？颇有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常、恒、不变易、正住耶？”

尔时，世尊手执小土抟，告彼比丘言：“汝见我手中土抟不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已见，世尊。”

“比丘，如是少土，我不可得；若我可得者，则是常、恒、不变易、正住法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我自忆宿命，长夜修福，得诸胜妙可爱果报之事。曾于七年中，修习慈心，经七劫成坏，不还此世。七劫坏时生光音天，七劫成时还生梵世，空宫殿中作大梵王，无胜、无上，领千世界；从是以后，复三十六返，作天帝释；复百千返，作转轮圣王，领四天下，正法治化，七宝具足，所谓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摩尼宝、玉女宝、主藏臣宝、主兵臣宝，千子具足，皆悉勇健。于四海内，其地平正，无诸毒刺，不威、不

迫，以法调伏。灌顶王法有八万四千龙象，皆以众宝庄严而挍饰之，宝网覆上，建立宝幢，布萨象王最为导首，朝晡二时自会殿前。我时念言：‘是大群象，日日再返往来，蹈杀众生无数，愿令四万二千象百年一来。’即如所愿，八万四千象中，四万二千象百年一至。

“灌顶王法复有八万四千匹马，亦以纯金为诸乘具，金网覆上，婆罗马王为其导首。灌顶王法有八万四千四种宝车，所谓金车、银车、琉璃车、颇梨车，师子、虎、豹皮、杂色钦婆罗以为覆衬，跋求毗阇耶难提音声之车为其导首。灌顶王法领八万四千城，安隐丰乐，人民炽盛，拘舍婆提城而为上首。灌顶王法有八万四千四种宫殿，所谓金、银、琉璃、颇梨、摩尼琉璃，由诃而为上首。

“比丘，灌顶王法有八万四千四种宝床，所谓金、银、琉璃、颇梨，种种缯褥、氍毹、毾㲪，迦陵伽卧具以敷其上，安置丹枕。复次，比丘，灌顶王法复有八万四千四种衣服，所谓迦尸细衣、刍摩衣、头鸠罗衣、拘沾婆衣。复次，比丘，灌顶王法有八万四千玉女，所谓刹利女、似刹利女，况复余女。复次，比丘，灌顶王法有八万四千饮食，众味具足。

“比丘，八万四千玉女中，唯以一人以为给侍；八万四千宝衣，唯著一衣；八万四千宝床，唯卧一床；八万四千宫殿，唯处一殿；八万四千城，唯居一城，名拘舍婆提；八万四千宝车，唯乘一车，名毗阇耶难提瞿沙，出城游观；八万四千宝马，唯乘一马，名婆罗诃，毛尾绀色；八万四千龙象，唯乘一象，名布萨陀，出城游观。

“比丘，此是何等业报，得如是威德自在耶？此是三种业报。云何为三？一者、布施，二者、调伏，三者、修道。比丘当知：凡夫染习五欲，无有厌足；圣人智慧成满，而常知足。比丘，一切诸行，过去尽灭、过去变易，彼自然众具及以名称，皆悉磨灭。是故比丘，永息诸行，厌离、断欲、解脱。比丘，色为常？无常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无常，世尊。”

“若无常者，是苦耶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是苦，世尊。”

“比丘，若无常、苦是变易法，圣弟子宁复于中计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为常、为无常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无常，世尊。”

“若无常者，是苦耶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是苦，世尊。”

“比丘，若无常、苦是变易法，圣弟子宁复于中计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诸所有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异我、不相在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异我、不相在。比丘，于色当生厌离、厌、离欲、解脱；如是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当生厌、离欲、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时，彼比丘闻佛所说，踊跃欢喜，作礼而去。常念土抟譬教授，独一静处，精勤思惟，不放逸住；不放逸住已，所以善男子剃除须发，正信、非家、出家学道，为究竟无上梵行，见法自知身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

时，彼尊者亦自知法，心得解脱，成阿罗汉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阿毗陀处恒河侧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譬如恒河大水暴起，随流聚沫，明目士夫谛观分别，谛观分别时：无所有、无牢、无实、无有坚固。所以者何？彼聚沫中无坚实故。如是诸所有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比丘，谛观思惟分别：无所有、无牢、无实、无有坚固，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，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？色无坚实故。

“诸比丘，譬如大雨水泡，一起一灭，明目士夫谛观思惟分别，谛观思惟分别时：无所有、无牢、无实、无有坚固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水泡无坚实故。如是，比丘，诸所有受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比丘，谛观思惟分别，谛观思惟分别时：无所有、无牢、无实、无有坚固，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，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？以受无坚实故。

“诸比丘，譬如春末夏初，无云、无雨，日盛中时，野马流动，明目士夫谛观思惟分别，谛观思惟分别时：无所有、无牢、无实、无有坚固。所以者何？以彼野马无坚实故。如是，比丘，诸所有想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比丘，谛观思惟分别，谛观思惟分别时：无所有、无牢、无实、无有坚固，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，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？以想无坚实故。

“诸比丘，譬如明目士夫求坚固材，执持利斧，入于山林，见大芭蕉树，臃直长大，即伐其根，斩截其峰，叶叶次剥，都无坚实，谛观思惟分别，谛观思惟分别时：无所有、无牢、无实、无有坚固。所以者何？以彼芭蕉无坚实故。如是比丘，诸所有行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比丘，谛观思惟分别，谛观思惟分别时：无所有、无牢、无实、无有坚固，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，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？以彼诸行无坚实故。

“诸比丘，譬如幻师、若幻师弟子，于四衢道头，幻作象兵、马兵、车兵、步兵，有智明目士夫谛观思惟分别，谛观思惟分别时：无所有、无牢、无实、无有坚固。所以者何？以彼幻无坚实故。如是，比丘，诸所有识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比丘，谛观思惟分别，谛观思惟分别时：无所有、无牢、无实、无有坚固，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，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？以识无坚实故。”

尔时，世尊欲重宣此义，而说偈言：

“观色如聚沫，受如水上泡，

想如春时焰，诸行如芭蕉，

诸识法如幻，日种姓尊说。

周匝谛思惟，正念善观察，

无实不坚固，无有我我所。

于此苦阴身，大智分别说，

离于三法者，身为成弃物，

寿暖及诸识，离此余身分，

永弃丘冢间，如木无识想。

此身常如是，幻为诱愚夫，

如杀如毒刺，无有坚固者。

比丘勤修习，观察此阴身，

昼夜常专精，正智系念住，

有为行长息，永得清凉处。”

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佛告诸比丘：“于无始生死，无明所盖，爱结所系，长夜轮回，不知苦之本际。有时长久不雨，地之所生百谷草木，皆悉枯干。诸比丘，若无明所盖，爱结所系，众生生死轮回；爱结不断，不尽苦边。诸比丘，有时长夜不雨，大海水悉皆枯竭。诸比丘，无明所盖，爱结所系，众生生死轮回；爱结不断，不尽苦边。诸比丘，有时长夜须弥山王皆悉崩落。无明所盖，爱结所系，众生长夜生死轮回；爱结不断，不尽苦边。诸比丘，有时长夜此大地悉皆败坏，而众生无明所盖，爱结所系，众生长夜生死轮回；爱结不断，不尽苦边。

“比丘，譬如狗子系柱，彼系不断，长夜绕柱，轮回而转。如是，比丘，愚夫众生不如实知色、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，长夜轮回，顺色而转。如是不如实知受、想、行、识、识集、识灭、识味、识患、识离，长夜轮回，顺识而转。诸比丘，随色转、随受转、随想转、随行转、随识转。随色转故，不脱于色；随受、想、行、识转故，不脱于识。以不脱故，不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。

“多闻圣弟子如实知色、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，如实知受、想、行、识、识集、识灭、识味、识患、识离故，不随识转。不随转故，脱于色，脱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我说脱于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众生于无始生死，无明所盖，爱结所系，长夜轮回生死，不知苦际。诸比丘，譬如狗绳系著柱，结系不断故，顺柱而转，若住、若卧，不离于柱。如是凡愚众生，于色不离贪欲、不离爱、不离念、不离渴，轮回于色，随色转，若住、若卧，不离于色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随受、想、行、识转，若住、若卧，不离于识。

“诸比丘，当善思惟观察于心。所以者何？长夜心为贪欲所染，瞋恚、愚痴所染故。比丘，心恼故众生恼，心净故众生净。比丘，我不见一色种种如斑色鸟，心复过是。所以者何？彼畜生心种种故，色种种。是故，比丘，当善思惟观察于心。诸比丘，长夜心贪欲所染，瞋恚、愚痴所染，心恼故众生恼，心净故众生净。比丘当知，汝见嗟兰那鸟种种杂色不？”

答言：“曾见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如嗟兰那鸟种种杂色，我说彼心种种杂亦复如是。所以者何？彼嗟兰那鸟心种种故其色种种。是故，当善观察思惟于心长夜种种，贪欲、瞋恚、愚痴种种，心恼故众生恼，心净故众生净。譬如画师、画师弟子，善治素地，具众彩色，随意图画种种像类。如是，比丘，凡愚众生不如实知色、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。于色不如实知故，乐著于色；乐著色故，复生未来诸色。如是凡愚不如实知受、想、行、识、识集、识灭、识味、识患、识离。不如实知故，乐著于识；乐著识故，复生未来诸识。当生未来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故，于色不解脱，受、想、行、识不解脱，我说彼不解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、苦。

“有多闻圣弟子如实知色、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。如实知故，不乐著于色；以不乐著故，不生未来色。如实知受、想、行、识、识集、识灭、识味、识患、识离。如实知故，不染著于识；不乐著故，不生未来诸识。不乐著于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故，于色得解脱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得解脱，我说彼等解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譬如河水从山涧出，彼水深驶，其流激注，多所漂没。其河两岸，生杂草木，大水所偃，顺靡水边；众人涉渡，多为水所漂，随流没溺；遇浪近岸，手援草木，草木复断，还随水漂。如是，比丘，若凡愚众生不如实知色、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，不如实知故，乐著于色，言色是我，彼色随断。如是不如实知受、想、行、识、识集、识灭、识味、识患、识离，不如实知故，乐著于识，言识是我，识复随断。

“若多闻圣弟子如实知色、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，如实知故，不乐著于色。如实知受、想、行、识、识集、识灭、识味、识患、识离，如实知故，不乐著识。不乐著故，如是自知，得般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非汝所应法，当尽舍离；舍彼法已，长夜安乐！比丘，何等法非汝所应，当速舍离？如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非汝所应，当尽舍离；断彼法已，长夜安乐！譬如祇桓林中树木，有人斫伐枝条，担持而去，汝等亦不忧戚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树木非我、非我所。如是，比丘，非汝所应者，当尽舍离；舍离已，长夜安乐！

何等非汝所应？色非汝所应，当尽舍离；舍离已，长夜安乐！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非汝所应，当速舍离；舍彼法已，长夜安乐！诸比丘，色为常耶？为无常耶？”

诸比丘白佛言：“无常，世尊？”

“比丘，无常者，为是苦耶？”

答言：“是苦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若无常、苦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有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为是常耶？无常耶？”

答言：“无常，世尊。”

“比丘，若无常者，是苦耶？”

答言：“是苦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若无常、苦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有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比丘，是故诸所有色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异我、不相在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异我、不相在。圣弟子观此五受阴非我、非我所，如是观时，于诸世间无所取著；无所取著者，自得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无常想修习多修习，能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掉慢、无明。譬如田夫，于夏末秋初深耕其地，发荄断草；如是，比丘，无常想修习多修习，能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掉慢、无明。

“譬如，比丘，如人刈草，手揽其端，举而抖擞，萎枯悉落，取其长者；如是，比丘，无常想修习多修习，能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掉慢、无明。譬如庵罗果著树，猛风摇条，果悉堕落；如是，无常想修习多修习，能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掉慢、无明。譬如楼阁，中心坚固，众材所依，摄受不散；如是，无常想修习多修习，能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掉慢、无明。譬如一切众生迹，象迹为大，能摄受故；如

是，无常想修习多修习，能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掉慢、无明。譬如阎浮提一切诸河，悉赴大海，其大海者，最为第一，悉摄受故；如是，无常想修习多修习，能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掉慢、无明。譬如日出，能除一切世间暗冥；如是，无常想修习多修习，能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掉慢、无明。譬如转轮圣王，于诸小王最上、最胜；如是，无常想修习多修习，能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掉慢、无明。

“诸比丘，云何修无常想，修习多修习，能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掉慢、无明？若比丘于空露地、若林树间，善正思惟，观察色无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无常。如是思惟，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掉慢、无明。所以者何？无常想者，能建立无我想。圣弟子住无我想，心离我慢，顺得涅槃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比丘名曰低舍，与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语诸比丘言：“诸尊，我不分别于法，不乐修梵行，多乐睡眠，疑惑于法。”

尔时，众中有一比丘，往诣佛所，礼佛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低舍比丘以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作如是说，唱言：‘我不能分别于法，不乐修梵行，多乐睡眠，疑惑于法。’”

佛告比丘：“是低舍比丘是愚痴人，不守根门，饮食不知量，初夜、后夜，心不觉悟，懈怠懒惰，不勤精进，不善观察思惟善法。彼于分别法，心乐修梵行，离诸睡眠，于正法中离诸疑惑，无有是处！若当比丘守护根门，饮食知量，初夜、后夜，觉悟精进，观察善法，乐分别法，乐修梵行，离于睡眠，心不疑法，斯有是处！”

尔时，世尊告一比丘：“汝往语低舍比丘言：‘大师呼汝。’”

比丘白佛：“唯然，受教！”前礼佛足，诣低舍所，而作是言：“长老低舍，世尊呼汝！”低舍闻命，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却住一面。

尔时，世尊语低舍比丘言：“汝低舍，实与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作是唱言：‘诸长老，我不能分别于法，不乐修梵行，多乐睡眠，疑惑于法’耶？”

低舍白佛：“实尔，世尊。”

佛问低舍：“我今问汝，随汝意答。于意云何？若于色不离贪、不离欲、不离爱、不离念、不离渴，彼色若变、若异。于汝意云何？当起忧、悲、恼苦为不耶？”

低舍白佛：“如是，世尊，若于色不离贪、不离欲、不离爱、不离念、不离渴，彼色若变、若异，实起忧、悲、恼苦。世尊，实尔不异。”

佛告低舍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低舍，正应如是，不离贪欲说法。低舍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不离贪、不离欲、不离爱、不离念、不离渴，彼识若变、若异。于汝意云何？当起忧、悲、恼苦为不耶？”

低舍白佛：“如是，世尊，于识不离贪、不离欲、不离爱、不离念、不离渴，彼识若变、若异，实起忧、悲、恼苦。世尊，实尔不异。”

佛告低舍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正应如是，识不离贪欲说法。”

佛告低舍：“于意云何？若于色离贪、离欲、离爱、离念、离渴，彼色若变、若异时，当生忧、悲、恼苦耶？”

低舍白佛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不异。于意云何？受、想、行、识，离贪、离欲、离爱、离念、离渴，彼识若变、若异，当生忧、悲、恼苦耶？”

低舍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，如是不异。”

佛告低舍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低舍，今当说譬，大智慧者，以譬得解。如二士夫共伴行一路，一善知路，一不知路。其不知者语知路者，作如是言：‘我欲诣某城、某村、某聚落，当示我路。’时知路者即示彼路，语言：‘士夫，从此道去，前见二道，舍左从右前行，复有坑涧渠流，复当舍左从右；复有丛林，复当舍左从右。汝当如是渐渐前行，得至某城。’”

佛告低舍：“其譬如是：不知路者，譬愚痴凡夫；其知路者，譬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。前二路者，谓众生狐疑。左路者，三不善法：贪、恚、害觉；其右路者，谓三善觉：出要离欲觉、不瞋觉、不害觉。前行左路者，谓邪见、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；前行右路者，谓正见、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坑涧渠流者，谓瞋恚、覆障、忧、悲；丛林者，谓五欲功德也；城者，谓般涅槃。”

佛告低舍：“佛为大师，为诸声闻所作已作，如今当作哀愍悲念，以义安乐，皆悉已作。汝等今日，当作所作，当于树下，为空露地，山岩窟宅，敷草为座，善思正念，修不放逸，莫令久后心有悔恨，我今教汝。”

尔时，低舍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众中有少诤事，世尊责诸比丘故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城乞食；食已，出，摄举衣钵，洗足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树下，独静思惟，作是念：“众中有少诤事，我责诸比丘。然彼众中多年少比丘，出家未久，不见大师，或起悔心，愁忧不乐。我已长夜于诸比丘生哀愍心，今当复还，摄取彼众，以哀愍故。”

时，大梵王知佛心念，如力士屈伸臂顷，从梵天没，住于佛前，而白佛言：“如是，世尊。如是，善逝，责诸比丘，以少诤事故。于彼众中多有年少比丘出家未久，不见大师，或起悔心，愁忧不乐。世尊长夜哀愍，摄受众僧。善哉！世尊，愿今当还摄诸比丘。”

尔时，世尊心已垂愍梵天故，默然而许。时，大梵天知佛世尊默然已许，为佛作礼，右绕三匝，忽然不现。

尔时，世尊，大梵天王还去未久，即还祇树给孤独园，敷尼师檀，敛身正坐，表现微相，令诸比丘敢来奉见。时，诸比丘来诣佛所，怀惭愧色，前礼佛足，却坐一面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出家之人，卑下活命，剃发持钵，家家乞食，如被噤咒。所以然者？为求胜盖故，为度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、究竟苦边故。诸善男子，汝不为王贼所使、非负债人、不为恐怖、不为失命而出家，正为解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。汝等不为此而出家耶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实尔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汝等死比丘，为如是胜义而出家，云何于中犹复有一愚痴凡夫，而起贪欲，极生染著，瞋恚凶暴，懈怠下劣，失念不定，诸根迷乱？譬如士夫从暗而入暗，从冥入冥，从粪厕出复堕粪厕，以血洗血，舍离诸恶还复取恶。我说此譬，凡愚比丘亦复如是。又复譬如焚尸火添，捐弃冢间，不为樵伐之所采拾。我说此譬，愚痴凡夫比丘而起贪欲，极生染著，瞋恚凶暴，懈怠下劣，失念不定，诸根散乱，亦复如是。

“比丘，有三不善觉法。何等为三？贪觉、恚觉、害觉，此三觉由想而起。云何想？想有无量种种：贪想、恚想、害想，诸不善觉从此而生。比丘，贪想、恚想、害想、贪觉、恚觉、害觉，及无量种种不善，云何究竟灭尽？于四念处系心，住无相三昧，修习多修习；恶不善法从是而灭，无余永尽，正以此法。

“善男子、善女人信乐出家，修习无相三昧，修习多修习已，住甘露门，乃至究竟甘露涅槃。我不说此甘露涅槃，依三见者。何等为三？有一种见如是如是说：‘命则是

身。’复有如是见：‘命异身异。’又作是说：‘色是我，无二无异，长存不变。’多闻圣弟子作是思惟：‘世间颇有一法可取，而无罪过者？’思惟已，都不见一法可取，而无罪过者。‘我若取色，即有罪过；若取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则有罪过。’作是知已，于诸世间，则无所取；无所取者，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应说小土抟，泡沫二无知，

河流祇林树，低舍责诸想。

本经缺字对照（4 种 / 21 处）

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，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。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，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，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。

原式	显示	处数	依据
[少/兔]	𡿨	18	Unicode 有此字（U+3779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0145）
[穀-禾+卵]	𩰫	1	Unicode 有此字（U+3C89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0592）
[麩-夫+黃]	𪏭	1	Unicode 通用字（异体关系，非原字形）（CB00597）
[毯-炎+登]	𣯛	1	Unicode 有此字（U+23C06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1070）